

温凉盏

《温凉盏》，满汉合璧写本，三十八节，无回目，作者佚名，现仅存于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。国内小说、俗曲等书目，均无著录。这是一部罕见的以满文“单字还音”的珍本。据研究，原作者可能是北方的汉族作家，满文译者是满人，成书可能在乾隆二十年以前。

全书以口语创作，其中大多以说书内容出现。考据本书，要么根据弹词改编，要么是满文作者的一种创作习惯，其本来面目，只是一种猜议，不敢妄加评判。

文中【 】为帖文者加，其版式与其他部分不同，以示区别，在此提醒读者。

温凉盏 佚 名

一

诗：

胜日寻芳泗水滨，无边光景一时新。

等闲识得东风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。

话说大明嘉靖皇帝驾登九五，四海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，这话且讲不着，单说开封府永宁县安乐村一人姓王，名七于，官居御史，夫人张氏，夫妻和顺。年纪五旬，只有一位公子瑞林，年方七岁，生得面如团粉，唇似丹珠，读书聪明，过目成诵，乃是天生一位星君临凡，老爷夫人爱如珍宝。公子五岁上，老爷就与御史云龙结亲。云龙，字行端。夫人陈氏只生一女名秀兰，真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。自与王门结亲以后，云公夫妇每日教训，三从四德，描鸾刺凤。云老爷与王公原是好友，又是同寅，因此两家结亲。这话按下不表。

且说御史王老爷因见严嵩依权仗势，作弊蒙君，杀害贤臣，聚党为恶，一连三次参奏宁党，怎奈天子信宠严嵩，不听忠言，将王七于罢职休官，贬他为民。这老爷正要打点起程，

【王老爷，因参宁党削官职，一腔闷怒气满胸。昏迷不醒躺床上，妙药仙丹也不灵。三日好来二日歹，偷弹珠泪暗伤情。老爷直觉病体重，五内发烧骨头疼。强打精神呼诰命：夫人留神仔细听。想当日，昔年窗下习文字，坐破寒毡苦用功。实指望，光宗耀祖响门户，致君泽民把国清。不想时乖于宁党，天子信宠那奸雄。不听良言将我贬，罢职休官作俗民。携妻带子归故土，蹉跎京中过光阴。谁知疾病缠身体，残生稳丧在京城。我死已后休怠慢，歹，偷弹珠泪暗伤情。老爷直觉病体重，五内发烧骨头疼。强打精神呼诰命：夫人留神仔

细听。想当日，昔年窗下习文字，坐破寒毡苦用功。实指望，光宗耀祖响门户，致君泽民把国清。不想时乖于宁党，天子信宠那奸雄。不听良言将我贬，罢职休官作俗民。携妻带子归故土，蹉跎京中过光阴。谁知疾病缠身体，残生稳丧在京城。我死已后休怠慢，急速带子转开封。保着灵柩还故里，将我埋葬祖坟中。家资田园须紧守，随时守分过光阴。春秋祭扫先人墓，不可忽略要恭诚。老夫人，闻听此言如刀绞，开言有语把夫尊：老爷虽然身有病，不过是，一时气闷在心中，遍请名医容易治，何愁病体不离身。张诰命，正然解劝王御史，使女前来报一声。】

使女报说仪门外成院公传禀，有亲家老爷来看望。老爷闻听，说：“夫人，你且回避。快请进来。”不多时，云公走至中堂。公子在王老爷床前侍立，泪流满面，一见岳丈，连忙作揖请安让坐。云公走至床前说：“仁兄，病体可减轻了些吗？”王老爷挣扎说：“贤弟请坐。”家人献茶，茶罢搁盏。王老爷未从启齿，两泪交流。

【忠良未语先流泪，启齿先把贤弟称，愚兄因为参宁党，触犯龙目圣意嗔。革职为民宽饶恕，圣恩高厚不加刑。我只说，回归故里逍遥乐，也幸悠悠度此生，拙妻幼常相守，荣辱全无免怕惊。是命多乖身染病，搭了忧思病无生。魂灵扮作他乡鬼，此心为谁达宿中。我与贤弟投一契，胜似相交效古人，因此两姓结秦晋，约下百岁两门亲。为的是，彼此照看儿和女，身后无有牵挂心。不料愚兄身染病，存亡只在奄然中。我死之后家无主，岂但只有少亲朋。我儿今年方七岁，令爱六岁甚年轻，意欲完结百年好，岂有个，六七岁儿童把亲成，少不得，令他母子归故土，孩儿长大再完婚。贤弟素日知大道，礼意纲常你最明。想这愚兄在日好，怜他母子苦伶仃。以后瑞林身长大，贤弟斟酌度量行。倘若无才不成器，令爱千金另许人。老爷言词还未尽，云御史，悲恼交加把话云：仁兄不必多忧虑，莫把云龙当畜生。不幸归西兄辞世，尊嫂嫂，只管携眷转开封。以后令郎身长大，我云龙，必要完结这婚姻。王公闻听心欢喜，病床叩头把话云：但愿贤弟能如此，九泉之下也感恩。王瑞林，在旁闻听痛碎心。】

王公言讲多时，云老爷告辞已去。夫人闻听云老爷已去，将药煎好，手拿金杯走至床前，口呼：“夫主汤药已好，请老爷服药。”王公闻听说：“虽有妙药也难治我这冤孽病症。”无奈挣扎抬头，公子在旁扶定，夫人将金杯放在唇上，王公吞在腹内。漱口已毕，眼望夫人公子叫声：“贤妻娇儿，方才亲家来时诸事与他说明，日后孩儿长大，他差人接至京中必然完结婚姻，绝不失亲近至好。”

【夫人闻听呼夫主，老爷留神仔细听：自古说，积善之家天保佑，暗中默

默有神明。老爷为官多清正，诸事公平爱子民，莫说皇天无报应，福善祸淫真对真。祖宗阴德夫主好，自然病退祸离身。夫人解劝还未尽，王御史，忽然一事上心中。】

夫人正然解劝，王公老爷忽然想起一事说：“夫人快去将温凉盏拿来。”夫人走至祖先堂，开门将桌上花梨木的盒儿拿起，送至老爷面前，放在床头。老爷叫夫人用钥匙开开盒儿上的锁头，王公将温凉盏拿在手内，眼望夫人公子开言道：

【王老爷，手内擎定温凉盏，眼望夫人把话云：曾记太老爷临危日，留下遗言记在心，说道是：此宝非比寻常物，祖辈传流到至今。无论茶酒倾杯内，随心变化妙无穷。欲使起温不用火，若要凉时何用冰。价值连城非凡品，原是蓬莱一奇珍。祖辈流传十五代，算来四百有余春。珍重收藏莫轻看，我的遗言要谨遵。王某今日无常到，祖上遗言痛碎心。我儿须当遵父命，着意收藏要小心。说着说着心如醉，公子夫人两泪淋。一家三口悲又惨，父子夫妻箭刺心。说罢就叫收宝贝，仍然送至祖堂中。王老爷，气败神虚无常到，一阵昏迷闭两睛，浩然正气还天地，三魂渺渺影无踪。夫人一见号咷痛，七岁亲郎叫父亲。】

可怜这老爷一命呜呼，身归泉世，夫人公子已哭得死去活来，合家无不伤心落泪。衣衾棺椁早已预备停当，不多一时，将老爷成殓。母子披麻戴孝，众家人身穿白衣。差人望云府报丧，云公夫妇俱来吊孝，更觉悲哀。治丧完毕，不敢停留，将住宅变卖，教院子准备车马，打点行装，装好灵柩，择日出离京城。云公夫妇送至十里长亭，洒泪分别。公子夫人径奔开封府大路而行。

【夫人公子登途路，扶灵归里转开封。院子紧随灵柩后，左右帮扶加小心。安童扶侍老诰命，紧跟驮轿步下行。灵前插定旗一杆，纸课飘扬好惨情。夫人轿中思王氏，暗把儿夫腹内称：你那年，祭祖回家接亲眷，亲身随你进京城。一呼百诺多荣耀，府县迎接送下程。到如今，合家皆是穿重孝，母子扶灵转故城。故道风光依然在，那去了为官受禄人。再不得，衣锦还乡人钦敬；再不得，携妻带子拜先容；再不得，华堂设筵请亲友；再不得，春风得意跳龙门。这夫人，万种愁肠堆方寸，千行血泪染衣襟。正遇残秋八月后，一派凄凉最惨情。回首掩睛暮云烟，极目开封途路穷。诰命悲哀公子痛，彼此伤情滚泪痕。张诰命，看看亲郎思夫主。小公子，望望夫人想父亲。这正是：流泪眼观流泪眼，断肠人伴断肠人。言不尽，受够许多风霜苦，那一日，来到河南安乐村。】

夫人公子扶着老爷的灵柩来到了开封府永宁县安乐村中。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二

话说安乐村中家下仆人闻此凶信，个个惊慌，人人哀痛。夫人将老爷的灵柩停在中堂，一切亲友都来吊孝。公子夫人守孝百日，葬入祖坟。诸事完毕，张夫人叫院公请名师教训公子读书。

【夫人守制家中住，随时安分度光阴。邀请名师教公子，家人努力务庄农。淡薄勤俭随时过，竟读《礼》、《易》旧家风。公子昼夜读书史，寒窗学案授清灯。老诰命，痴守家业疼奴仆，教子读书效古人。平地风波忽然起，大祸临头难脱身。】

这一日，太白金星灵机一动，心血来潮，自言自语说：“下界王瑞林乃是星君转世，当受许多磨难，才能大运亨通，当朝一品。今夜三更当有火灾，从此家业败落，折磨他的心志。”遂命火祖，至夜三更，人俱睡熟，扇动神火引起凡火。一时之间，正房厢房砰砰叭叭一片通红。夫人公子从梦中惊醒起来，各处藏躲逃命。怎奈烈火腾空，烟气薰人。老夫人正跑之间，只见一位神圣手拿火器，带领一条火龙飞奔前来，老夫人吓的哎呀一声，跌倒在地，气绝身亡。那火直烧到天明，幸亏左近村庄乡民人等救灭了。公子叫人搭起一座芦篷，将夫人停在篷内。老院公察点家人，竟自逃去大半。主仆商议要发送安人，手内无钱，将田地典卖了。葬埋诰命诸事已毕，主仆二人无处存身，将剩下的家人卖了几两银子，买了两间草房暂且居住。一日，王瑞林正与院公商议难以度日之事，只见公子哎呀了一声说：“坑死我也！”放声大哭，泪流满面。院公说：“公子何故如此？”瑞林见问，口呼院子：

【这公子，眼含痛泪呼院子，听我细细说原因。老爷临危嘱咐我，温凉盏，乃是传家宝贵珍，珍重收起莫轻用，为父遗言要谨遵。不曾望，前日咱家遭天火，老母吓死命归阴，乃我忙中忘此事，温凉盏一定被火焚。烧坏宝贝不大紧，怎见先人与祖宗。公子说着号！咷痛，跺脚捶胸两泪淋。院公听说尊公子：不必着忙担怕惊，那日咱家遭火难，居家大小尽冒魂，夫人昏迷公子痛，人人忘掉宝贵珍。烈火焰中寻千遍，抢出宝贝谨收存。现在老奴身边带，公子休忧请放心。说罢取出温凉盏，递给时乖命舛人。瑞林一见心欢喜，双手接来叹几声。此宝不亏老院子，早被烈火化灰尘。今日看见传家宝，想起天伦我父亲。老爷在时多清正，忧国忧民直道行。爹爹为谁身先丧，抛下母子苦伶仃。扶柩回乡归故土，母子守坟过光阴。门庭冷落七八载，犹有飞灾横祸临。无情大火穷家业，吓死仁慈老母亲。王瑞林，前生造下什么孽？父亡母死苦伤情。产业精光家人散，只剩亲郎和院公。眼看着，坐吃山空无活计，沦丧沟濠苦不同。老院子，在旁解劝呼公子，不必忧愁且放心。房舍家财虽被火，还有良田几

亩零。到了秋成收个好，可得成银二十金。还可糊口熬岁月，仍够读书奔功名。主仆讲话多一会，收起乡邦宝贵珍。】

公子守孝三年，苦念文章。孝满以后，正逢科考，公子中了头名秀才。真是光阴迅速，不觉又是一年，老院子一病身亡。公子哭了两场，又卖了几亩田地，买了口棺木，成殓院公，葬在祖坟西边。只剩公子一人，更觉孤苦。这话按下不表。

且说本县十里铺有一个监生姓黄，双名大寿，娶妻杨氏。夫妇两个年近三旬，并无子嗣，家中颇有资财，甚是好浮名，依仗着银钱，在京中买了个监生头衔，夸耀乡里。又会吟几首诗句，只是不大神通。每日家只想功名，遍请有名的生员，给他捉刀代文字，意图幸取功名。那日花堂设席，邀请朋友出题作文。座中有一家生员姓王，名唤王七，他就向黄监生开言讲道：

【王七有语开言道，黄兄留神听我言。每日会客求文字，尊敬斯文不惜钱。一心想，名登天榜身荣贵，乐富还须中状元。你既诚心求枪手，小弟举荐一生员。新科秀士王门子，名唤瑞林正青年。胸藏锦绣尊孔孟，诸子百家俱学全。现在安乐村中住，家业凋零甚贫寒。你如能，把他邀请作文字，何愁不得中状元。王七说罢一席话，大寿闻听甚喜欢。感激王兄此推荐，异日腾达必报还。一夜无话东方亮。黄监生，清晨邀请王英贤。】

黄大寿清晨早起，写了柬帖，带领家人坐骑白马径奔安乐村而来。走不多时，来至安乐村庄口。叫家人问明王相公的住处，来到瑞林门首。只听得里面书声琅琅，字句清真。忙叫人上前击户，里面答应：“是谁？”家人回言说：“有本县十里铺临生黄大寿来拜。”公子闻听黄监生三字，心中甚是纳闷，说素不相识，因何前来拜我，其中必有原故。无奈合起文章，走至院内，用手开门，只见一人恭立门旁，身后有一家人牵定坐骑。公子一见，上下打量来人，

只见他：

【万字方巾头上戴，飘带双垂在后边。八股丝绦束腰内，粉底皂靴足下穿。浓眉大眼身形胖，鼻尖腮窄嘴唇翻。看他那，容貌衣袍家必富，举止动作甚俗凡。躬身带笑门旁立，捏弄斯文礼貌谦。公子启齿开言问：何方贵客到门前？黄大寿，一见公子开门户，举目留神仔细观。只见他：头戴方巾多儒雅，身穿半旧素白衫。蓝绒丝条腰间系，皂履一双已破残。面如美玉白又润，唇似丹朱红又鲜。眉清目秀精神满，腹隐珠玑实不凡。气宇轩昂心胸大，一遇凌云上九天。监生看罢忙施礼，贵耳留神听我言。小弟姓黄名大寿，特来拜访到门前。久闻大名如皓月，三生有幸会尊颜。瑞林闻听往里请，黄生迈步进门栏。又只见，草舍两间墙壁坏，旧隔扇，“子缺少挂房檐。鲜草不除迎阶绿，房梁破

损蛛网连。屋内破床席不正，四壁萧条甚惨然。瑶琴横挂锦囊破，帏屏残旧不可观。一张破桌堆书史，尽是先贤古圣篇。公子让坐分宾主，秀才亲身把茶端。黄生有语开言道，先生细耳请听言。】

位分宾主，公子献茶，茶罢搁盏。黄监生满面堆欢，眼望公子开言讲话。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三

话说黄大寿满面堆欢，眼望公子口呼兄长：

【黄生有语呼兄长，先生留神听我言。小弟家住十里铺，原是永宁县内民。祖上三代为官宦，我的父，曾在金陵作县丞。家业不多堪糊口，虽不殷富也不穷。自幼读书习文业，者也之乎囫圇云。连考三场不得中，无奈何，捐那黉门一监生。最爱斯文尊孔孟，广交秀才与名公。不远千里访良友，切磋琢磨到一身。久仰先生学问好，诸子百家尽皆明。诗词歌赋人难比，孔氏门中一俊英。小弟斗胆来贵府，攀高妄想会先生。多蒙不弃容见面，学生有幸会尊容。老先生，不吝珠玉多指教，如蒙教诲感激深。说着欠身忙离坐，低头猫腰打一恭。公子还礼说不敢，先生请坐纳余音。小弟年幼学问浅，侥幸成名如盘弓。粗通文墨不大好，枉得虚名岂可听。先生错爱临寒舍，有劳大驾到柴门。小弟明日必回拜，定去领教老先生。黄生闻听心欢喜，离坐猫腰又打恭。学生成心来领教，怎敢劳，明公贵步拜愚蒙。我明晨，差遣小厮来接请，一杯水酒表心情。咱两人，谈论书史讲道义，吟诗作赋叙温情。公子答应明晨去，来而不往礼不通。叙谈多时黄生走，瑞林相送到街门。大寿乘马回家转，公子抽身进房中。今一日，瑞林错交黄大寿，惹起飞灾祸奔身。】

公子送客回房想黄大寿素不相识，写帖来拜，听他之言无非慕名求教，明日去回拜他。想罢，天色已晚。这一日，乃是七月十三，皓月东升，祥光普照，独坐街前，仰观明月。

【王瑞林，闲步街前无情绪，仰观皓月里冒烟。素魄如精祥光漫，碧落银河一派寒。冷月凄凉风细细，公子对景好凄然。思父想母恋院子，不觉痛泪眼中含。老爷不幸身辞世，母子孤寡转家园。无端大火穷家业。老母吓死赴阴间。仆夫家人皆逃散，房舍家财一火焚。院公他也归阴路，只剩下，亲郎不死受熬煎。小小年纪二十岁，受尽苦恼与烦难。破房怕下连阴雨，更怕秋凉冻雪寒。胸藏珠玑难果腹，腹有诗书是枉然。那一日，鸿钧气转时运至，得随凌云上九天。扬眉吐气光门户，才显男儿志不凡。公子伤心时多会，不觉得，月移花影上栏干。更漏频催交三鼓，金风吹的透衣衫。公子转身进房内，寂寞凄凉独自眠。】

公子一觉睡到东方大亮，起来漱洗已毕，专候黄宅来请。

且说黄大寿回至家中，满心欢喜，直说又得了一把好枪手，分付厨下置办酒席。次日教拿名帖差家人备马去接公子。家人来至王宅，用手击户，公子开门。小厮手拿请帖说：“家主差我请王大爷光临。”公子并不推辞，锁门与家人同行，不多时到了。监生整冠迎接，携手揽腕至中厅，分宾主坐下。安童献茶，茶罢搁盏。公子开言口呼：

【黄兄，公子开言呼兄长，先生留神仔细听，昨日多有劳贵步，光监草舍到寒门。素不相识蒙厚爱，好教小生愧难禁。黄生说：】

【你我皆是读书客，斯文一脉投机缘。同声相应皆朋友，同气相求赛弟兄。说话之间调桌椅，家人斟酒献金尊。上几道，香水梨儿沙糖拌，白花嫩藕与菜根；上几道，银杏黄李甜如蜜，苹果香蕉分外香；上几道，沙果鲜菱与橄榄，贡临笋，葡萄甚是可爱人；上几道，法制榛仁人参果，红杏干，瓜仁松仁配可仁；上几道，桔饼闽姜南瓜钱，红片青梅色色新；上几道，生炒鸭腰螃蟹肉，变蛋乳脯可人心；上几道，虾米海蜇共皮扎，板鸭火肉炒鸡肫。上几道，油炸铁雀风干肉，烧肠排骨配金麟；上几道，乳猪狗肉与熊掌，燕窝鹿尾与驼峰；上几道，异味海参沙鱼翅，鹿筋鸭掌与蟹羹；上几道，水晶馒头直鱼脚，黄白风糕撒果仁。说不尽，八珍海味般般有，真个是，五味烹炸色色新。】

黄监生打开东阁邀请公子，为的是给他作夹带文字，所以如此恭敬。他二人在大厅之上畅饮叙谈。

【他二人，推杯换盏来回让，宾主快乐饮刘伶。黄监生，启齿开言呼兄长，先生留神仔细听，肴馔不美难为情。王兄长，放量开怀饮几盅。公子闻听腮含笑，兄长何必太谦恭。既蒙生设请小弟，王瑞林，怎敢作客假抛情。他二人，畅饮琼浆叙闲话，言讲诗书论古文。黄监生，勉强答应讲文理，王公子，只管高谈不留情。】

公子与黄监生吃酒讲话，饮至半酣，黄生有语开言，口尊兄长：“今蒙不弃，广讲寒门。弟所求这文章事业，万望先生诚心指教，保证愚弟渡迷津。

”公子说：“小弟虽在黄门，也无什么出类超群之才，我还要领教先生，彼此琢磨，自然长进。”黄生说：“先生不必太谦，弟诚心求教并无虚情。”公子说：“老兄既然如此，但小弟学疏才浅，恐怕辜负美意。”黄生又说：“明秋就是乡试之年，先生可进京吗？”公子说：“好容易苦等三年，岂有不去之理。”黄生闻听，说：“明年先生既进京考试，弟陪先生到京师。所有车马人夫俱在，不必先生分心。但场内若遇在一号，望先生帮助一二才好。”公子说：“若果在一号中，无不尽力周全。”说话之间，天色已晚，撤去残席。公子告别。监生仍叫家人送公子回家。

瑞林回到家中，坐在床头，想今日在黄宅赴席听大寿之言，不过说为的是讲题作文挟带传递而已，并无别事，又说明秋还要上京乡试，同我进场。况我正要上京，一则赴考，二则投亲。我何不将田地变卖几两银子与他同行，到也凑巧，免得路上孤单。倘若得中，光宗耀祖；若是落第，我也就不必南归，住在云府再等下科便了。从此以后，黄大寿与公子经常来往，送柴送米，帮助银钱。公子为人忠厚，把黄大寿作为至交，尽力与他讲书作文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觉腊尽春回，又是一载。黄大寿意欲早到京师，还要寻访门路，买通关节，指望侥幸得中，与公子商量就要打点起身。公子也要早进京城投奔岳父。二人事又相合，彼此并无推阻。择定吉期，订四月初八日起身。公子将地亩典卖以作路费，将房屋家资托付邻舍照看。那日已到初八日，监生将车马人夫预备停当，会合公子起身。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四

话说黄大寿会合了王公子，离了河南永宁县径奔京师大路而来。

【公子黄生登故道，径奔幽州大路行。二人同坐一车内，晓行夜住奔京城。这公子，囊内空虚盘费少，惟恐大寿把他轻。黄生要尽公子礼，诸事殷勤甚小心。说说笑笑无拘束，饥食渴饮路途中。行程正遇初夏景，万紫千红竟无心。山明水秀风荡荡，草嫩花香何其闻。玉堆牡丹红拂拂，风泊荷叶碧深深。红白桃李围庄院，青黄载埋村舍东。有水凉厅临户畔，纱窗半卷隐红裙。采莲女子歌声细，青腰纱衫大蜻蜓。田父会姑忙农事，稚子弯钩敲绣针。牧童歪跨横牛背，白头老翁卧林中。惊了些，风雨迷路寻野店；遇了些，阴晴不定找庄村；走了些，河窄河宽崎岖路；遇了些，或高或矮会合峰。即日正走天色晚，红轮西坠日归宫。大寿车中叫小厮，快寻旅店住车轮。】

大寿说：“日已沉西，快寻旅店，早卸车马要紧。”小厮用鞭望北一指说：“前面就是彰德府，二位爷在城外住啊，在城内住呢？”黄生说：“既是彰德府，也是有名的地方，赶进城去寻一个干净店房，我与你王大爷歇息便了。”家人闻听，摇鞭催马，不多时，进了彰德府。只见三街六市，买卖林立，人烟稠密，甚是热闹。家人赶车来至一座客店门首。店小二招呼：“我店里房屋高大，床榻洁净，酒肴茶饭件件鲜明，请车马进店。”黄生说：“既如此，就在这店里歇了罢。”店小二连忙上前同家人将车马赶至店中。对面有五间大房甚是洁净，大寿公子下车进房坐下，家人搬行李。店小二就问：“二位官府要什么酒肴饭菜？”分付小的，好去预备。”黄生在腰内取出白银一块约有二两，递给小二说：“你将上好的酒肴饭食，预备二桌，先拿酒来，我们饮酒。”小二去不多时，将酒肴送至房中。他二人对坐饮酒，叙谈闲话。

【大寿有语开言道，满面堆欢把贤弟尊：咱二人，不远千里来应考，冲风冒雨为功名。倘若是，一举成名身得中，不亚如，宋郊兄弟两同登。公子闻听腮含笑，兄长细耳纳余音。但愿咱二人同谊好，何愁不得跳龙门。愚弟胸中无点墨，也不敢，一同仁兄进都城。他二人，话到投机频饮酒，玉液金波放量吞。黄生量大没曾醉，公子酒够有八分。】

二人饮酒叙话，王公子一时高兴，多恋了几杯酒，竟自醉了。酒后狂放，为要卖弄他的宝贝，眼望黄生说：“兄长，咱二人饮了半日，这酒虽好，但冷热不能随心，叫人不乐。我有一件东西取出来与兄长再饮几杯何如？”黄生说：“不知是什么东西？”公子说：“我取出你看。”解开靠体的衣服，拿出个锦囊，锦囊里取出一个小盒儿。公子用钥匙开锁，揭起盒盖，里边盛着一件东西，棉花包定。公子用手拿起，去了棉花，眼望黄生口呼：“兄长，你看这一个小玉杯，祥光缭绕，子午盘旋。”大寿说：“贤弟，这不过是个羊脂玉的酒杯，有何好处？”公子说：“大略兄长也不晓得这杯的奥妙，听小弟言来。”

【公子醉后弄宝贝，叫声仁兄请听言：此宝并非凡间物，其中奥妙有多端。无论茶酒倾杯内，变化无穷难尽谈。或醒或醉随人用，或凉或温任意餐。名为比玉温凉盏。价值连城品不凡。原是瑶池蓬莱宝，流落王门作古玩。祖孙相传十五代，珍重收藏四百年。今也取出同一乐，与仁兄，再饮几杯才去眠。】

大寿闻听满心欢喜，连忙接在手内仔细观瞧，真乃美玉无瑕，果然好杯。公子趑里趑趄拿起酒壶说：“兄长将杯放下，小弟斟一杯与兄长试试何如？”大寿把酒杯放在桌上，公子未曾斟酒就问说：“兄长，你还是要喝凉的呀，还是要喝热的呢？”大寿说：“我想一杯热的吧！”公子将酒斟上说声：“快热。”端起一饮，果然滚热。公子说：“兄长，你何不再饮一杯凉的。”说着复又斟上说：“快冷！”黄生饮在口内果然冰凉。大寿惊喜交加说：“真正异宝！”公子说：“兄长照样再饮几杯。”大寿又饮二杯，公子醉后狂为，鼓掌大笑。大寿心中暗想：我与王公子进京赶考为的是功名，这一进城文章策论俱各仗赖于他，况场屋之内时时有变，中与不中，实实难保。又闻阁老严嵩恋脏受贿，最爱金银，有才无钱别想官职。我就纵然得中，有多少银钱买通他的门路早早得爵。王公子若肯将此杯送我，献给严府何愁功名富贵。欲待开口要这宝贝，又听他说王门传留十五代，料想不肯给我。黄生见宝起意，恶念忽生心想：“有了。彰德府至京还有一千余里，慢慢图谋有何不可，料他孤身一人飞不出我手心去。”

【恶贼主意安派定，假意堆欢把话云：此物果是无价宝，变化无穷可爱人。只听人言温凉盏，我只说谎言不可听。今日无心逢此宝，黄大寿，三生有幸

会奇珍。劝贤弟，从今休在人前露，谨慎收藏要小心。时逢偷盗人心坏，心腹相结难信真。黄生假意说好话，酒醉亲郎叫老兄：你我亚赛亲兄弟，我才肯，取出异宝饮刘伶。以后再不用此盏，兄长言词我谨遵。】

二人说罢，公子收起宝贝，叫人撤去残席，解衣安寝。公子酒醉，酣睡如雷；黄贼爱惜宝贝，一心想弄到手，反来覆去睡不着，想定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，不如得便结果了他的性命，那时宝贝到我手，况他家内别无一人，还有谁找我不成，是这个主意。恶贼想罢，睡在床上。不多时东方发白，日出扶桑，二人爬起，束发穿衣。家人倒茶，搬运行李，收拾出店，望北而行。

【车马出离彰德府，家人吆喝手扬鞭。公子想起昨夜事，不觉后悔再三番。不该显露奇珍宝，情狂醉后露机关。三十里途来的快，黄河不远咫尺前。车中望前留神看，只见那，九曲风波险又颠。层层雪浪通银汉，苍茫一片水连天。南北荡荡通四海，东西道道灌八川。真是无风三尺浪，恰像那，一条金带锁中原。二人看罢黄河水，黄大寿，下令家人寻渡船。】

小厮闻听去不多时，回来说：“河边的车辆俱是进上的东西，所有船只搬运官物不渡过客，等官物渡完才渡行人咧。”二人闻听此言，只得在河边等候。话不可重叙，他二人直等到日平西，官物方才渡完。黄大寿与公子上船过河，将至北岸就已黄昏时候。公子说：“天晚，快寻店房才好。”话犹未了，霎时间阴云密布，雾锁乾坤，狂风忽起，大雨倾盆，车马人夫踏泥带水往前奔走。黄生说：“不知前面是何镇店，还有多远？”小厮说：“前面乃是慈州，约有三十多里。”恶贼闻听，正中心怀，望公子说：“不如找座庙宇，暂住一夜吧。”公子只得相随。对面影影绰绰果有一座庙宇，二人下车。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五

观音搭救小亲郎，瑞林气转又还阳。

监生进京贼运旺，认父改姓坐亲堂。

话说黄监生与王公子二人下车走进庙中，黑古冬的也不知是何神像。小厮将行李搬入庙中。此时雨虽住了，天气还阴，打着火把灯笼往上一照，原来是座观音庙。望后一看，残破不堪。恶贼暗喜说：“温凉盏可属黄某了。”叫小厮将干粮拿出来大家吃些。公子说：“今晚受了罪了。”黄生说：“走路比不得在家，自然不能随意。”公子因乏，倚着供桌不觉睡着了。恶贼一见，把小厮拉在一边，附耳低言说：“我有事与你商议，你若帮我得了官职，放你管家，给你娶妻。”小厮说：“大爷只管分付，小的一定效劳。”恶贼说：“昨日吃酒，我见王公子的温凉盏乃是奇珍。我若得了拿到京中献给严府，那时咱哥

们几何愁富贵功名。”这小厮闻听，连声喝彩说：“这事交于小的。今夜正遇阴天，四顾无人将他勒死，咱哥儿们上京便了。”大寿满心欢喜。列公，不觉睡着了。恶贼一见，把小厮拉在一边，附耳低言说：“我有事与你商议，你若帮我得了官职，放你管家，给你娶妻。”小厮说：“大爷只管分付，小的一定效劳。”恶贼说：“昨日吃酒，我见王公子的温凉盏乃是奇珍。我若得了拿到京中献给严府，那时咱哥们几何愁富贵功名。”这小厮闻听，连声喝彩说：“这事交于小的。今夜正遇阴天，四顾无人将他勒死，咱哥儿们上京便了。”大寿满心欢喜。列公，迟，动手要紧。”说罢，将捆行李的麻绳解下，拿在手内说：“大爷站在一旁，看小的要他的性命。”蹑步潜踪，走至公子背后，单臂攥紧卡住公子的颈项，用绳套绕在公子脖子上，而后收紧。这时公子惊醒，睁开两目大叫一声。恶奴那里容公子喊叫，一只手掐着颈项，一只脚踩着心窝。王瑞林仰面朝天难以挣扎。恶奴将麻绳用力一拽，公子喷了一口凉气。刁保复又将麻绳收紧，一连几次，公子气绝身亡。恶奴用手一摸，只觉浑身冰冷，抛了绳头，连忙将公子的衣服解开，把温凉盏取出，递给大寿。恶贼在一旁吓的浑身打战，将宝贝接过来来说：“事不宜迟，快些走路要紧。”刁保说：“不必着忙，等我搜一搜他身上还有什么东西。”走至死尸跟前，用手浑身细细的搜取。在腰中又得了一个小包的包儿，开了一看，却是一包银子，约有三十多两。恶奴满心欢喜。大寿说：“银子是你的，我不要。”刁保把银子揣在怀内。主仆二人一齐动手，连忙把行李搬到车上，套上牲口，也顾不的天黑夜路滑泥泞，急急忙忙离了古庙上路而行。

【二贼得宝离古庙，顾不得，道滑泥泞路难行。心慌惟恐人盘问，加鞭催马走如风。按下二贼且不表，再把那，被害亲郎明一明。死尸躺在破庙内，三魂七魄影无踪。那天约有三更后，忽然间，来了千灵万应神。护法韦驮进古庙，神目圆睁看分明，见一个死尸躺在地，项上横勒一条绳，年纪不过二十岁，直挺身躯闭两睛。韦驮一见吓一跳，说道是，何人害死这书生？慧眼相观思死因，认的是临凡东斗星。王瑞林，阳寿未终遭大难，吾神难免失察罪，玷辱佛地罪非轻。须得禀明请法旨，某家怎敢任意行。想罢出离观音院，脚挟祥光起在空。霎时间，瞧见南海朝阳洞，这不就，来到普陀落仙风。一按云头望下落，站住韦驮护法神。】

韦驮来至南海，落下云头，正遇龙女出洞，说：“师姐，通禀吾神有事通报。”龙女去不多时，说：“菩萨有旨，叫你进见。”韦驮随龙女至九品莲台，双膝跪倒，说：“弟子今夜寻查至黄河北岸菩萨庙内，有东斗星王瑞林被黄大寿、刁保图宝害命，尸首躺在庙内。弟子不敢擅专，请法旨定夺。”菩萨听罢说：“善哉，善哉！东斗星今夜被害，须得贫僧降临凡，走上一遭。”欠起

法体，下了九品莲台。龙女手捧净水瓶相随，嘱咐善财童子看守仙山，又说：“韦驮与我同去搭救王瑞林，老僧立时就回。”说罢，照展金光，竟扑黄河北岸。

【观音母，法体金身离南海，龙女相随驾彩云。护法韦驮前引路，降魔杵在掌中擎。祥风普遍三千界，瑞气照满锦乾坤。紫雾缭绕分上下，天花舍利乱飞腾。也有功曹参法驾，接来慈悲神圣僧。大士云端睁慧眼，要观尘世叹连声。苦海茫茫千万载，酒色财气先迷人。金锁玉枷缠身体，妻财子禄乱天真。一旦无常身辞世。还梦空境一样同。慈航难渡红尘客，谁肯回头学念经。菩萨自叹尘世苦，不觉的，来到神堂古庙门。】

菩萨来至古庙，按落祥云，走至庙内，见公子横躺尘埃，说：“善哉，善哉！只惟名利缠身才有此祸。他一时看破红尘，跳出名缰利锁，还不得能够。”说罢，用杨柳枝望公子的身上遍撒甘露，又用圣手一指说：“王瑞林还不回生转世，更待何时。”只见王公子哎哟一蜷腿伸腰，回转阳世。菩萨一见公子回生，抛下一张柬帖，带领韦驮龙女回南海而去。

这话不表，再说王瑞林回阳转世，睁开两目。

【王瑞林，死尸得了甘露水，悠悠气转又还魂。青龙白虎提元气，婴儿食乳长精神。炼丹炉内冲天火，阎王殿上有人赢。哎哟一声睁二目，翻身坐在地埃尘。刁保大寿无踪影，那去行凶动手人。】

公子自言自语说：“我从梦中惊醒，见刁保将我按在地下，麻绳套住脖项，用力一煞，我就昏迷过去，把我勒死，如何有气转还阳？这是真的吗？”摸了摸脉膊在跳，又摸了摸胸前温凉盏没了，腰中银子也无踪影。公子说：“是了，皆因我昨日醉后不妨，卖弄宝贝，恶贼陡起恶念，主仆商议将我害死，拿我的温凉盏上京去了。”公子想罢，放声大哭。

【公子悲哀腮流泪，大骂刁保与黄生。平素与你无仇恨，为什么，无故害我命残生。万恶滔天毒又狠，岂不怕，明有王法暗有神。偷去碧玉温凉盏，主仆得意进京城。神佛保佑我不死，亲郎气转又回生。赶到京中告御状，我把你，碎剐千刀才趁心。】

公子在庙中痛骂了一会，抬头望外一看，只见云开雾散，迎着月光，见一张柬帖落在地上，心中纳闷，往前拾起，拿在手中，借月光一看有八句诗，上写着：

【观音圣母降尘凡，打救亲郎结善缘。大寿爱宝终有报，刁保害命有神天。北去南回皆不可，功名妻子待他年。正东有你安身处，且耐时光免祸缠。】

公子看罢柬帖上的言辞，才知圣母临凡，连忙向南倒身下拜，默默的祝赞说：“弟子日后果然功成名就，夫妇团圆，必将此庙重新翻盖，另塑金身。

”叩头已毕，又把柬帖仔细观看说：“前四句不必再讲，第五句‘北去南回皆不可’，自然是京中也去不得了，家也回不得了。第六句‘功名妻子待他年’，想来日后还能功名成就，夫妇团圆。第七句‘正东有你安身处’，是教我投奔东方寻找安身之处。第八句‘且耐时光免祸缠’，是不教我妄动。我如今少不得投奔东方，寻找安身立命之所，以免再有灾难临头。”

话说王公子拿定主意要奔东方，坐在庙中想后思前，仰天长叹。

【公子痛，泪汪汪，悲声惨切动感情。喊一声，天来又叫一声地；哭一声，天伦又叫一声娘；咒一声，刁保恶奴泪如雨；骂一声，大寿凶徒气满腔。最不该，妄想投亲离故土；最不该，痴心妄想上帝邦；最不该，旅店贪杯甚耽酒；最不该，卖弄宝贝碧玉缸。幸喜菩萨相怜念，瑞林死去又还阳。可怜我，家乡有路难回转，手内无钱谁肯帮。从今后，落魄好似丧家狗，乞食叫化辱宗祖，残生未知丧何方。公子哭了多半夜，不觉红日出扶桑。】

东方大亮这公子立起身来抖了抖衣服上的灰土，迈步出庙。只见大道旁有往东去的一条小路，公子想：“就照菩萨的言语奔东方去便了。”

【这公子，悲悲切切离古庙，直奔东方小路行。孤身流落天涯外，寂寞苍凉好惨情。信步前行往东走，也不知，此去何方与地名。一气走了三十里，这公子，腹内发慌两腿疼。】

王公子从小娇生惯养，几时受过这样苦处，腹内发慌腰酸腿疼，挣扎不来，坐在路旁放声大哭。

抬头望东一看，有一座村庄。走不多时来到庄口，仅是些草舍茅庵，再往里走，也有酒铺饭铺。有待进饭铺吃饭，怎奈腰内空虚，要叫化哀求，脸上又羞愧。公子想：“我原是宦家子弟，祖父三辈作官，何等样的人家，今日到我身上就叫化求食，岂不辱没了先人。情愿饿死，不肯作乞丐，叫爷爷奶奶，挨门求告。”

【公子羞恼变成怒，不觉气愤满胸膛。垂首踉跄往东走，腹内展转自思量。瑞林自幼怀大志，光宗耀祖进庙廊。谁想今日遭大难，饥饿难当奔他乡。腹内发慌缺钱钞，意欲叫化愧难当。怒气满胸往前走，忽然想起事一桩。】

公子想：“且住，我虽然无钱，身上还有衣服，何不脱下一件，当几百钱，买饭充饥，岂不是好。”想罢，走到无人之处，将靠身的一件布衫脱下，到当铺里当了三百文钱，在饭铺饱餐一顿。出了饭铺，天色已晚，一想今晚何处安身？无奈找了一座破庙，推开隔扇走进庙内，坐在地下望外观瞧。不觉明月东升，又听得城内钟声响亮。公子想：“这钟声渺渺，月色溶溶，叫我抛家失业之人好不伤心。”

【王瑞林，单身独坐破庙内，愁肠万种痛伤情。又只见，明月东升清光照

，城内角楼起了更。一更里，月色新，公子凄凉泪沾襟。愁听雨漏来二滴，闷对银河欲断魂。眼望家乡泪如雨，追想双亲气似云。我本名门贵公子，今作抛家舍业人。二更里，月光圆，瑞林长吁眼望天。银河耿耿花荫中，路坏影黑举步艰。伤心自叹真命苦，好事成仇难作冤。三更里，月徘徊，书生愁闷锁双眉。凉夜深沉人寂寞，黑夜魑魅惨且悲。口中咒骂黄大寿，我与你，山海冤仇今世为。他年得遂凌云志，定把凶徒狗命追。四更里，月影稀，亲郎无语把头低。阵阵寒风催人冷，点点湿露透纱衣。怨恨苍天无报应，神天察照总是虚。凶恶有福家门庆，善良无故受凌逼。五更里，月光惨，书生愁虑不能眠。惨星疏落天将晓，旅店鸡声到耳边。公子这才双合眼，阳台一梦到家园。手拉双亲才讲话，猛然惊醒是佛庵。这公子，悲哀惨切想故土，插翅能飞难上难。今日始明真道理，人生长安道路艰。瑞林无奈出古庙，仔细留神四下观。】

公子想：“我也走吧。”欠身离坐，心中又想：“我只顾往东走，走到何日是个了结。昨日一件衣服当了三百钱，吃一顿饭使了四十多钱，还剩了二百多钱，再胡弄五六天，把钱使完了，难道饿死不成。也罢，还是依着菩萨言语且往东走，看是如何。”连忙迈步又奔东方而走。这公子河内洗脸，庙里睡觉，一连又走了几天。忽然看见一座城池。公子说：“我腰中还有几十文钱，何不进城里买些东西充饥。”说着来到城下，举目观瞧。

【公子迈步到城下，举目留神仔细观。但只见，敌楼高耸冲霄汉，三层滴水紫云漫。昆仑顶上祥云绕，微微纹兽吐祥烟。城墙砌砖高又险，鱼鳞密集甚牢坚。箭眼层层列四位，垛口双双紧相连。对对白鹅分绿水，行行紫烟绕河边。护城河边白浪滚，更喜红堂影清澜。一道石桥横水面，两边紧配玉栏干。钉钻铁打门两扇，出入行人人旺欢。公子迈步进城内，又只见，街道宽大广人烟。铺面丛杂买卖盛，各行生意甚周全。绸缎铺，湖绉绫罗细蜀锦；梭布铺，漂白飞花京翠蓝；嫁妆铺，箱柜桌椅楠木案；估衣铺，红裙紫袄绿罗衫；绒线铺，包头手巾针和线；首饰铺，盘龙飞凤并头莲。倾银铺，细丝九七共九三；铁匠铺，刀枪斧钺锤钻错；木匠铺，丫橦门窗裹头棺；粮食店，芝麻料豆各色米；鲜果铺，橘柑佛手和香椽；油盐店，葱姜醋蒜椒料酱；茶叶铺，武夷松罗和六安；干果铺，龙眼乌梅糖炒栗；干菜铺，木耳黄花豆腐干；南烟铺，社塘兰花福建叶；槟榔铺，鸡心糟口与安南；颜料铺，西路银朱分五色；香腊铺，定粉胭脂与麝兰；盒子铺；烧鸭烧鸡风干肉；生药铺，丸散膏丹饮片全；晕饭铺，东坡烧肉炒猪干；茶馆里，南糖细果炸什美；酒肆里，木瓜百花与惠泉。各行生意数不尽，作买作卖闹声喧。三街六市好热闹，县衙盖在正中间。皂衣班头门前站，虎头牌高挂甚威严。书生看罢时多会，要寻饭铺去饱餐。】

公子腹中饥饿，要寻饭铺吃饭。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六

话说公子要买饭吃，腰中钱少不敢往大饭铺里去，找了个小饭铺，要了些东西。一边吃着一边开言讲话，说：“堂倌，我借问一声，此处是什么地方？”堂倌说：“此处是魏县。”公子说：“属那里管，”堂倌说：“大名府所管。”公子闻听，腹内沉吟，说：“我怎么糊里糊涂走到大名府魏县来了。”公子把饭吃完，会了帐，走到街前。公子想：“此乃城里，夜晚有人寻察，还得出城。”想罢，出了北门，又走了三里多地。看看天晚，四面并无村庄。又往东看影影绰绰有一片树木，想有人家。公子只得奔树林而来，不多时，走至跟前，却是一座庄院。

【王瑞林，举目留神看庄院，果然幽雅不非凡。五柳三槐围村舍，翠白苍松影蔽天。庄前一道长流水，牛关困卧在庄前。鸡鸣狗咬汪汪叫，晚鸟归林闹声喧。公子看罢心犯想，腹内沉吟好几番。】

公子想：“看路北这个大门甚是宽敞，里面必有空房，我何不上前去借宿一夜，明日再走。”公子想罢，上前叩门。只见一个安童出来问说：“是谁？”公子说：“烦你通报一声，我是过路之人，寻不着旅店，借宿一宵，明早就行。”安童闻听说：“待我去给你通禀。”说罢反身而去。

且说这个庄叫祥瑞庄，这一家乃是一个员外，姓苗名任，安人梁氏，老两口年纪六旬，只有一子名叫苗栋，年方十四岁，生得仪表堂堂，甚是伶俐，员外安人爱如珍宝。从九岁上，就请了先生教训诗书。这先生并无作兴，是一个溜光锤，掉了把儿，成了溜光滑了。员外见先生无用，便把他辞了。苗栋因此白闲着。这日，员外正与安人商议请先生教书，忽见安童进来禀说：“员外在上，外面有一人是过路的，前来借宿，禀员外知道。”苗任连忙欠身说：“待我去瞧瞧。”迈步出了房门来，到大门外，睁昏花两目观看来人。且说王公子见里面出来一个老者。

【王公子，举目留神看员外，打量年高有寿仙。只见他，头戴一顶新草帽，身穿一件旧罗衫。白袜云鞋登足下，蓝绒丝带系腰间。容貌虽老精神满，鬓发皆白面带欢。目似郎星眉如月，身轻体健立门前。公子看罢忙施礼，口尊长者面堆欢。员外一见抬头看，目视王门白小男。只见他，头戴儒巾多破损，皂履双登甚破残。面目虽然带尘土，可喜他，品格风采正少年。胸藏锦绣通经典，腹隐珠玑志不凡。苗员外，看罢还礼呼贵客，有何见教到茅庵。】

苗任口呼：“贵客来此，有何见教？”公子口呼，“长者，在下要在贵宅借宿一宵，未知尊意如何？”员外说：“这有何难，现成的房屋，若不嫌弃，请进里面待茶。”把公子让进书房。安童献茶，茶罢搁盏。员外口称：“贵

客高姓大名？那里人氏？来到敝处，有何贵干？”公子闻听低头一想：“且住，我若把实话告诉于他，岂不违了圣母言词，待我混他一混。”口呼：“长者，在下姓王名叫瑞林，乃是河南永宁县人氏。”

【公子有语呼长者，贵耳留神仔细听。先父在日作御史，任上得病赴幽冥。我母子扶灵归故土，保宁家园效务农。家门不幸遭天火，我的母，惊吓交加一命坑，万贯家财成灰土，奴仆分散各西东。王瑞林，奋志读书习文业，寒窗十载守清灯。前年在县中秀士，一心要，上京赶考奔功名。不曾望，走至慈州遇强盗，行李盘费一扫净。虽然不曾伤性命，盘费全无难进京。有心奔回原籍去，无脸回见众亲朋。左右两难无去路，信步游行奔正东。几处遍找无旅店，斗胆惊动老太翁。员外听罢将头点，连连赞叹两三声。】

员外说：“宦门公子失敬失敬。”分付家人点灯看饭。家人领命去了。这时王公子问：“长者，贵姓高名，尊庚高寿？”员外回言说：“老汉姓苗名任，虚度六十岁。敢问公子贵庚？”瑞林说：“痴长二十一岁。”二人正然叙谈，只见安童放上桌子，把饭菜摆在面前。员外连忙相让，公子欠身离坐口呼：“长者素不相识，今蒙留宿，已感激不尽，如何又好扰饭？”员外说：“公子不必太谦让，若嫌饭粗老汉就不敢相让。”公子不敢推辞，饱食一顿。家人撤去杯盘，安童献上两盅清茶。漱口已毕，苗员外口呼：“公子，方才闻听公子之言，竟是行踪无定。老汉到有一个主意，未知尊意从也不从？”

【苗员外，眼望书生腮含笑，启齿开言公子称，老汉到有一件事，不知公子可依从。在下膝前有一子，名唤苗栋甚年轻，今年才交十四岁，始读诗书刚启蒙。去年里，先生辞馆归家去，因此上，荒疏文章和五经。贵客若不相嫌弃，将犬子，拜求台下作门生。待等后年中秀士，那时节，进京乡试奔功名。员外说罢一席话，公子闻听喜气生。】

王公子听罢员外之言，心中欢喜，口内不言，腹中暗想说：“果应了菩萨之言。细看此老甚是善良，我何不就在此安身，不但教了人，就是我可以温习经史。遵依菩萨之言，等过了这两年灾难，到后年考试之年再去赴考投亲。倘若一举成名登了金榜，那时再访仇人，报仇不迟，一定是这个主意。”公子想罢，满面堆欢口呼：“长者，虽蒙不弃，如此厚待于我，只恐学生年轻才短有误令郎学业。”员外说：“先生无须过谦，宦门之子，家学渊源，且为黉门秀才，那有才短之理。今日夜已深沉，公子乃走路之人，想来必然乏困，暂且歇息一夜，明日再令犬子拜师不迟。”说罢站起，分付家人伺候公子。“小老儿暂且告辞，请公子自便。”王瑞林欠身相送，苗员外回后院而去。员外去后，公子进房内举目四面观看，原来却是通连的两间正房，甚是干净，床上早已铺设停当，又有两个小厮在旁扶侍。公子看罢，满心欢喜，只说得了安身之处

，闲坐一会，也就脱衣安寝。一宿晚景不提，次日清晨，苗员外带着苗栋进了书房。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七

话说苗员外带着苗栋进书房，宾主见礼已毕，员外叫苗栋拜王公子为师。彼此归坐，叙谈多时，员外告辞回后而去。王公子就给苗栋上书，试探他的学问。原来却也满了篇了，就是不通，却喜生性聪明，是一个读书的气质，一说就能领会，王瑞林满心欢喜。从此以后，王公子就在苗员外家教书。列位须要紧记着这个节目，后面自有接叙。

再说恶贼黄大寿与恶奴刁保，不顾天黑夜晚道路泥泞，奔走如飞。

【恶贼得宝离古庙，顾不得，道滑泥泞路难行。踏泥带水催车辆，加鞭打马走如风。不多时来阴云散，月轮高照满天星。一气走了七十里，来到邯郸一座城。鸡声三唱东方亮，人困马乏腹内空。不敢进城观风景，关厢内，找寻饭铺把饥充。人马俱各饱餐一顿，他二人，心虚胆怯那敢停。大路惟恐人盘问，只找幽僻小道行。担惊受怕登古道，那一日，瞧见神京顺天城。】

二人一路上担惊受怕，来到北京，在正阳门外找店住下。这黄贼改名田子寿。次日，进京城投在年七的门下，拜年七为义父，送了年七一千银子，将温凉盏拿出求他转送阁老门下，希图一官半职。年七受了恶贼的来物，将温凉盏转献阁老。严嵩见温凉盏甚是奇异，满心欢喜，遂将恶贼升为知县。书要简洁为妙。田子寿主仆在京城住了也有一个多月。那一日，在礼部抽签，正抽个河南邯郸县的知县。恶贼心内欢喜，在礼部打点一番，又到严府年府辞行，准备行装去邯郸上任。又叫刁保接取家眷。恶奴到永宁县十里铺家中，将产业尽卖。不多几日卖完，就有那好事的民人访问王公子的下落。刁保说：“过河失足掉进水里淹死了，尸首不知去向。”众人闻听，信以为真，个个叹息不止。又问黄生的下落，刁保说：“我家主人上京不第，遇见一门亲戚，现在京里作官，留下我主人京中居住。因此来接家眷。”众人也不理会，信以为真。这也不在话下。且说刁保变了家资，三下五除二，赚了有百十两银子，治了牲口车辆，将细软东西装了一车。田子寿的妻子杨氏坐在里面，四五个仆夫丫鬟也坐了一辆，刁保与三四个家人骑着骡马，车夫赶着车辆，径奔邯郸而行。这一日来至任上，田子寿夫妻相见甚是欢喜，就把刁保放了管家，给他娶了老婆。黄大寿又将图宝害命，认父得官，更名改姓的缘故告诉了一遍。杨氏闻听，又惊又喜。田子寿自从升任以后，就任意胡行，贪财好色，苦害黎民，信宠刁保，欺压百姓。

【田子寿，小人得志作知县。贪财好色害黎民，有钱得生无钱死，严刑拷

打要金银。再搭这，万恶刁保凶如虎，在外为非胡乱行。欺压良善交恶棍，依仗势力害好人。子寿信宠贼刁保，明知他，任意胡为并不嗔。主仆通同行万恶，这不就，苦死邯郸一县民。】

这话按下不表。且说御史云龙自从送张诰命与王公子回家之后，不觉十数年。这老爷年近六旬，也生了一位公子，名叫治宽，年方三岁，云公夫妇十分疼爱。云老爷只等公子到来，终无消息，叫家人留心访查。谁知过了科场并无音信。云老爷腹内反想：“莫非他这几年还没得秀才，所以不来考试，就不考试也该完娶婚姻。二人现在俱已长成，我夫妇年已见老，不如我差家人迎接他母子前来完婚。”想罢，就把管家云义叫来，将前言告诉一遍，给了他二百银子，到河南由他交给夫人公子作进京盘费，另外又给了他三十两银子作路费。云义领了主人之命，走到外面治办行装，不敢迟延。次日骑上一匹快马，单身独自冒雨冲风径奔河南而走。非只一日，那一日来到永宁县找到安乐村中。抬头观看到见庄前站立一个老者，云义起镫离鞍，手拉嚼环，眼望老者拱手，开言口呼：“长者，借问一声，咱们庄中有个王公子住在何处？烦劳指引一声。”老者见问连忙答礼说：“贵客可问的是已故御史王老爷的公子？”云义说：“正是，我乃御史云老爷的家人。皆因王公子与我家小姐俱已长成，特差我来接公子进京完婚。”老者闻听，不由的长叹说：“可惜！可惜！老汉如要说来，尊驾休得烦恼。”

【老者有话尊贵客，仔细留神听我言。王公子，自从那年回家转，母子守分乐田园，安然度日十几载，母慈子孝一家欢。不幸天灾遭火难，夫人一吓染黄泉。房屋家财全烧尽，只剩下，公子一人受熬煎。无奈将地全典卖，土房两间把身安。奋志读书中秀才，才高八斗不非凡。本县中，有个监生黄大寿，家中豪富广银钱，爱敬公子文学好，时常来往助贫寒。今年四月初八日，与公子，一同赴考去求官。前者黄宅家人到，搬取家眷卖田园。小老儿，也曾访问王公子。他说是，掉在黄河被水淹。尸首无踪无下落，年轻不幸丧黄泉。老者说到这句话，云义闻听吓一蹶。】

云义口尊：“长者，这话可是真吗？”老者说：“难道哄你不成。那人说王公子在船边上站着，不知怎么就掉在河内了，是他亲眼见的。”老儿说罢，云义呆呆的站了半日，无奈何告辞老者，骑上牲口回京而去。不一日，来到家门，走进仪门，打听云公在书房间坐，连忙进去。请安已毕，将二百银子放在桌上。云老爷心内惊异说：“你怎么又把银子拿回，莫非亲家太太与姑爷没来吗？”云义见问，只得将老者之言细细的回了一遍。云老爷不听犹可，听了此言，如同站高楼失脚，扬子江急流崩舟。

【云老爷，听罢家人一席话，肠内着忙惊又惊，大叫一声疼杀我，刀搅柔

肠一样同。忽然想起王御史，仁兄连连尊几声，只惟咱俩投一契，患难相交好弟兄。为此上，两家儿女结秦晋，一言为定无变更。实指望，在京长大成亲事，完却心头事一宗。不想仁兄身染病，呜呼一命赴幽冥。云御史，想念故友疼爱婿，痛泪交流大放声。】

云老爷放声大哭，云公子在旁也落泪。陈氏诰命在上房内听见老爷悲痛声音，连忙出房来到书房门口。侍女掀帘，诰命走进屋内，坐在炕上，口尊老爷因何悲痛，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八

话说陈诰命口呼：“老爷因何悲痛？”云老爷见问就把王公子的情由说了一遍。夫人闻听也觉伤心，老两口儿在书房内彼此流泪，只说女儿的命苦。说书的你这话就说离谱了，云老爷官居御史，岂有过耳之言，并不究情度理，竟至信以为真。列公有所不知，王瑞林的温凉盏乃是王门传家至宝，除他一家别人并不知道。因此，云老爷听见他家遭天火手内无钱，黄监生爱他的学问还时常周济于他，如何知道图宝害命的事呢？故此，信以为真。书里说明，言归正传。且说云小姐。云小姐听说云义回来，就让菊花去探听。这时云老爷和夫人正在书房痛哭，她就走到书房窗户外边，将前后言词听在心里，走到小姐房内说：“小姐，了不得了！”把云义回家告诉老爷的言词从头到尾说了一遍。小姐闻听又忧又痛，不好明哭，眼泪直在眼中乱滚。打发菊花出去以后，珠泪交流长吁短叹。

【小姐的，眼泪直倾心悲痛，长吁短叹似油煎。闷奄奄，低垂粉颈窗前坐。悲切切，玉腕托腮泪涌泉。闻听菊花方才话，他似无非过耳言。又非云公亲眼见，此事好叫我为难。欲要尽节随他死，又恐此话是谎言。小姐想够多一会，忽然一事上心间。】

云小姐对父母说：“此事不见真实，未可深信。”自此夜夜在后花园祷告上苍，保佑公子平安。云公夫妇明知女儿想念王生，夫妇商议说：“女儿已经长大，再无望门守寡之理，不如打听个人家，叫他娶去，也了却你我心事。”说罢，就叫媒婆去打听人家。书要简洁，不多几日，就有花学士之子花举人来求亲。云义见花举人年轻及第，满心欢喜，就将小姐许给花家。择定次年正月二十三日过礼，二月初十日完娶。光阴似箭，不觉得冬尽春回，到了正月二十三日，大厅上结彩悬灯，亲朋庆贺，饮至天晚才散。云公归房安寝。且说云小姐听见将她另许了花家，今日过礼，不由的心内着忙。花云两家人，只说小姐豁臊也都不大理会。云小姐叫仆妇丫鬟各去睡觉，只剩下小丫鬟菊花在旁伺候。这小丫鬟身子困倦，站了一会也就溜在里间屋内睡熟。云小姐一想，如逃脱此难，只有决心走出家门，但又恐怕丫鬟没曾睡熟。正在犹豫之间，不觉一

阵困魔来缠佳人。方才合眼，忽听得脚步乱响，从外面进来了一人。云小姐梦中睁眼观看：

【云小姐，似睡似醒刚合眼，只听脚步响连声。佳人梦中睁醒眼，留神仔细看分明。但只见，从外进来人一个，清奇相貌有威风。面如古月甚光彩，颌下胡须一尺零。头戴像异宝，身穿吉服颜色红。碧玉宝带腰中系，青缎朝靴足下登。小姐看罢才询问，只听得，那人开言叫一声。秀兰不要担惊怕，我试说来你是听。亲郎被害未曾死，菩萨搭救又重生。现今流落在外省，但等科场就进京。那时夫妻双合美，团圆欢乐庆升平。目下无非夫在难，何必着急胡乱行。千万不可寻拙志，醒来快到后院中。一秉虔诚求天地，自有神灵助你功。求你脱身出此地，节孝双全留美名。若问吾神名和姓，我是你公王老翁。十年前，因参严嵩削官职，愤怒成疾一命坑。上帝怜我多直正，敕封我，保家之神护禁城。今日忽然从此过，冤气一股把云冲。二目遥观知就里，前因造定并非轻。故此托梦惊叫你，指引明路救愚蒙。天机不可轻泄漏，我的言词要你听。留神谨记遵吾命，违背言词了不成。有心还要说几句，倒只怕，耽误你到后园拜。红光一闪影无踪，这佳人，哎哟一声把眼睁。】

云小姐在梦中惊醒，浑身香汗直流，定了定神，细听角楼，鼓打三更。佳人翻身坐起，也不叫丫鬟，腹内沉吟暗想说：“方才明明白白一位神圣托梦与我，口称是我公公，叫我别寻拙见，快到花园拜求天地，自有神灵救你脱离此处，也得节义双全。又说儿夫被害神佛搭救，现在外省避难，等科考三年进京得中，夫妻重逢，一门欢喜。这件事真正叫我为难。”又一想：“管他是真是假，我且到花园去应一应梦，看是如何。”小姐想罢，连忙下床，将灯吹灭，蹑足潜踪，出离绣户，径奔花园。

【云小姐，款步出离他的绣户，单身独自奔花园。转过马房又望后，园门不远咫尺前。佳人迈步朝里走，月朗星稀如白昼，夜风吹体透衣寒。时方冬尽初春景，万物逢春皆盎然。云小姐，心虚惟恐人瞧见，不住回头四下观。两步并作一步走，少时来在太湖前。夜深那有香炉案，没奈何，撮草为香一禀虔。这佳人，一撩罗裙双膝跪，叩头进礼拜上天。心事不肯明言讲，默默的，始末情由诉一番。至诚恭敬求神圣，惨切悲哀泪如泉。一腔烦恼堆心上，滴溜溜，冤气冲空透碧天。这一日，正遇菩萨朝佛祖，转回南海过幽燕。猛然间，冤气一股总不散，这菩萨，回目一观早了然。王瑞林，古庙逢灾贫僧救，云秀兰，今日有难又把我缠，冤气拦云冲霄汉。他夫妻，前世前生与我有缘。既然天意难违背，辞不得辛苦与烦难。想罢回头叫龙女，急速回归罗霄山。出家人，完成因果才回转，不必相随在后边。龙女答应说遵旨，手捧金瓶奔正南。不言龙女归南海，听任观音降下凡。落在那，云公家内花厅后，吓坏土地与花仙

。一齐前来参法驾，躬身施礼拜金颜。菩萨分付且退后，各归本位静听宣。二神诺诺说遵旨，菩萨复又显佛端。变了个，年老婆婆拄拐杖，径过花厅会秀兰。来至小姐身背后，小姐蓦听有人唤。叫他奶名心胆寒。反身爬起回头看，只当是，生身老母到花园。】

云小姐正在太湖石前拜求天地，忽听有人叫他奶名。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九

话说云小姐吓了一跳，只当是陈浩命前来寻他。反身爬起借着月光仔细观看，是一个年老的婆婆，手拄拐杖走到跟前。小姐一见又惊又喜，壮着胆子，才待要问，那婆婆就启齿开言叫声：“秀兰休怕，不必吃惊。你的心事老身早已知道。你也不必追问老身的行踪。你须紧闭两目不可睁开。老身请一阵神风，送你一个安身之处，等待风定尘稀，脚沾了实地，方须睁开二目。切记，切记！”小姐闻听此言也就不敢再问，就知道老爷托梦是真，此人必是神圣下界，连忙倒身下转。拜谢已毕，站起身，紧闭二目侍立在菩萨身旁。大士一见，默诵真言，宣召神圣。

【观音母，真言咒语刚三遍，佛门法力果然精。忽听一阵风声响，风婆从天降园中。见了大士忙施礼，有何用处请言明。菩萨闻言开金口，风婆留神仔细听。贫僧请你无别故，有个缘故在其中。云氏秀兰身有难，家中不可把身容。请你快刮风三阵，送到河南邯郸城。北门外面尼僧庙，水月庵前须住风。风婆闻听遵法旨，霎时立刻逞威灵。刚见那，明月星辰当空照，登时间，黄沙迷目眼难睁。冷风阵阵刮来紧，风婆空中不暂停。越刮越大越有劲，风里边，卷起云家女裙英。忽忽悠悠神不定，如登云雾一般同。耳内只听忽忽响，胜如虎啸令人惊。大士后面显本相，朵朵金莲起在空。佛门法术真奇妙，送到邯郸一座城。按下观音且不表，再把佳人明一明。耳内听得风声住，脚沾实地看分明。原来一座松林内，面前还有柬一封。佳人拾起拆开看，才知菩萨下九重。】

云小姐看那柬帖上的言词，有诗八句说的明白。说道是：

我本观音降九重，神风送你出京城。

此去正北有古庙，尼庵带发且修行。

瑞林还在未曾死，他年运转受皇封。

夫妻自有团圆日，不必心中担怕惊。

后面还有一行小字写的明白，“如遇至急，自有神灵保护于你。”小姐看罢，才知观音圣母临凡，复又望空拜谢。小姐拜谢已结，站起身来，又把柬帖观看，心中暗想：“叫我投奔正北尼庵，暂且带发修行言词，竟与梦中一样，想来菩萨与公公之言俱为实言。忽然想起：“我只顾在此迟延，若日已东升

，路上有行人走动，我乃孤身幼女，被人瞧见，岂不生疑。不如我且奔正北找寻古庙存身，再作道理。小姐想罢，举目往正北观瞧，只见隐隐旗杆，想有庙宇，相距约有二里多地，又不知是菩萨说的庙宇不是。无奈只得往前奔走。不多一时来到跟前，喘吁吁定睛观看，果是一座庙宇。山门上横写着“敕建水月庵”五个金字。小姐正然观看，只听得吱扭扭门响，从里面出来一个尼姑，打扮的甚是幽雅。小姐一见满心欢喜，连忙上前万福，口称：“师父，我要拜佛。”这尼姑见秀兰官宦之家小姐模样，甚是诧异，说道：“清晨，荒郊旷野，女菩萨从何而来？请进庙内待茶。”小姐看这尼姑甚是爽快，并不推辞，跟随走进庵内。尼姑把山门关上。这佳人慢闪秋波，抬头观看，但见庙貌巍峨，殿宇辉煌，幽雅非常。

【这佳人，一边走着一边看，尼庵古刹果非常。庙貌巍峨祥云护，殿宇辉煌映彩光。紫雾缭绕耀人眼，钟鼓楼阁分两旁。东廊内，列坐十八个罗汉，降龙伏虎甚刚强。西廊内，捏塑天仙圣母像，送子催生佑儿郎。又只见，大雄宝殿中间盖，雕刻彩画柱清亮。哼哈二将分左右，伽蓝护法四金刚。转过庙门往后走，二层宝殿在中央。护法韦驮擎宝杵，护卫圣母把威扬。两边配殿有神圣，火祖雷神与药王。佳人看罢往里走，紧随尼僧脚步忙。绕过二层宝殿后，面前就是一神堂。】

水月庵内有五个尼姑，掌庵的老尼有六十多岁，法号西来，为人端正，四个门徒名叫悟道、悟明、悟真、悟行，都有三十多岁，虽不知养性修真，也不至引邪。领进小姐来的却是第三个门徒悟真。这日清早，西来正在禅堂打坐，忽听帘栊响，闪目观瞧。

【闪目留神睁睛看，抬头仔细看分明。但只见，悟真领进一女子，举止端方大不同。芙蓉粉面娇又嫩，秋波杏眼放光明。两道春山如新月，乌云巧挽髻盘龙。樱桃微露鲜如米，腰如杨柳一般同。鼻似玉琢生下彩，耳垂金环黄登登。

身穿着，蓝团项领貂皮袄。腰系着，罗裙八幅响叮咚。体态风流天然俏，典雅温柔性儿灵。说什么，塞北之行昭君女，不亚如，月殿嫦娥下九重。老尼一见忙站起，合掌当胸问一声。何方女子来到此，请归坐位献茶羹。小姐闻听抬头看，慢闪秋波观尼僧。只见他，青缎僧帽头上戴，暖袜棉鞋足下蹬。青布道袍遮身体，腰束黄绒九股绳。容貌虽老精神满，眉如白雪眼似星。面带斯文多良善，声音说话赛铜钟。小姐看罢忙施礼，万福开言把师称。】

道婆献茶。茶罢搁盏。老尼开言口呼：“贵客光降敝刹，不知有何见教？”小姐见问，口呼：“师父，听奴讲来。”

【云小姐，开口就把师父叫，细耳留神在上听。弟子姓韩名瑞日，祖孙辈

辈住京城。我父朝中作御史，正直清廉断事明。因此圣上心欢喜，金殿龙楼大加封。特放了，湖广武昌布政使，我母女，相随上任出京城。都只为，钦限紧急不怠慢，每日半夜奔途程。一路平安来到此，今夜忽然遇怪风。走石飞沙迷人目，乱打轿夫与家丁。只刮得，四零五落没投奔，也不知，何方鬼怪与神灵。奴家栽出轿子外，两手紧抱不放松。今朝风定沉息后，正眼观瞧吃一惊。左右为难无去向，无奈何，投奔神堂古庙中。恳求师父垂慈念，容奴带发暂修行。待等父女相逢日，那时重谢老师翁。佳人说到伤心处，痛泪如雨往下倾。假设虚词一席话，哄信了，水月庵里老尼僧。】

西来闻听小姐之言，信以为真，连声叹息说：“今夜刮的那样大风，原来有这个缘故。”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十

话说西来口呼：“小姐不必伤感，既然情愿带发修行，出家人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，就收你作一个门徒，有何不可？”小姐闻言，连忙下拜。西来给小姐也起了个法名，叫作悟礼。将四个徒弟叫到跟前，彼此相见。又打扫了一间干净小房，叫悟道陪他安寝。小姐问：“此处是那一省，这庙属何处管？”老尼说：“此处乃是河南彰德府邯郸县。离此五里之遥，就是邯郸县的城池。咱们这庙外叫作行化村，周围也有十几户人家。”小姐才知是邯郸县地方。自此以后，小姐就在水月庵带发修行。却喜此庙全仗几亩义田香火地度日，并无施主，甚是冷落。这话暂且不表。

再说御史云龙在彩棚之内，忙乱了一天，身体乏困，一觉睡到天亮方才起来。正要梳洗去上衙门，忽听丫鬟仆妇一片喧叫之声。菊花气喘吁吁，奔进后房。高叫：“老爷夫人在上，不，不好了！小姐没了影儿了！”老爷一声断喝：“丫头满嘴胡说，就该掌嘴。”菊花着急，复又口尊：“老爷，小姐真没了影儿了，奴才怎敢撒慌。老爷夫人不信请到后面去瞧。”云公夫妇闻听此言，两人连忙走到女儿的房内，果然不见了小姐。心内着忙，又往后园去寻找，见花园门锁定。老爷夫人心内惊疑，回转上房。陈诰命哭哭啼啼。云公心中纳闷儿：“莫非他软弱身形会跳墙逃走不成，似乎断无此理。这件事竟闷杀老夫了。”没奈何叫家人们四下细细寻访，不许声扬。一连数日，再也访问不着小姐的下落。不觉一月有余，云公十分着急，无奈舍着老脸到了花学士家，据实告诉了一遍。学士闻听连称奇怪，也无可如何，叫云公将定礼退回，另给儿子挑选亲事。

且说河南彰德府邯郸县城内有一个秀才，此人姓水名如镜，号是清心，有五十多岁，乃是一位饱学先生，为人甚是刚正。因见世道平常，因此不求功名，隐居城内。妻子柳氏，去年一病身亡，膝下无儿，只有一位爱女。这佳人奶

名月婵，年方一十八岁，生得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，诗词歌赋，礼乐文章，无不通晓，更兼四德三从，孝顺父母。自从他母亲亡故以后，他就每日啼哭。且说水清心虽是书香之后，但家业凋零，甚是寒苦。住着五间草房，只有一个丫鬟扶侍小姐，名唤秋香。还有一个院子，名唤水治。主仆四人，只仗着两顷农田度日，因此甚是艰难。这日正是清明佳节，水清心治办了祭礼，叫院公挑着，又雇了一乘小轿，给姑娘坐着。秋香紧跟同行。水如镜远远相随。出了东门，竟奔他的坟莹而走。水如镜看见城外的佳景，果然幽雅非常。

【水清心，举目留神抬头看，景致幽雅不非凡。只见那，春山春水春如画，春树春林春景天。红扑扑，桃杏花开如盆火。绿深深，柔枝嫩柳锁着烟。叫喳喳，春鸟爱鸣如相恋。碧滔滔，水绕池塘野丝莲。荡悠悠，春风扑面多和暖。乱纷纷，粉蝶穿花两翅扇。这正是，韶光明媚春景芳，景物融和暖气宣。紫竹林中黄莺噪，绿杨深处画眉言。有信宾鸿低处落，无休燕子绕河边。对对鸳鸯交颈卧，双双禽鸟栖矮莲。扁扁轻舟漂水面，阵阵香车坐红颜。处处祭扫先人墓，家家坟头把土添。阁观楼台声婉转，竟都是，公子王孙耍笑顽。说不尽，山明水秀清幽景。看不了，风和日暖艳阳天。转湾抹角来的快，他的那，古墓先坟在眼前。】

水清心父女来到坟前，轿夫摘杆落轿。水月婵款动金莲到了坟前。水治将祭礼摆下，水如镜与小姐连忙跪倒，拜祭先人坟墓。水治、秋香二人也在下面叩头，又将东西抬到柳氏奶奶的坟前，父女两个复又行礼。水秀才是个男子，看着祖父与妻子的坟墓，虽然伤心，哭了两场，就坐在旁边不哭了。惟有小小姐泪流香腮，十分悲痛。

【小姐靠在坟边跪，观情阵阵甚酸心。樱桃口内把娘叫，叫一声，破肚开肠养我的人。因何一旦身辞世，撇下父女好伤心。可怜爹爹无生子，孩儿是个女钗裙。虽能说来不能作，以后怎能顾老亲。可叹父老身衰败，忽悠之间到六旬。娘亲未必心安稳，只怕你，虽说命定情难禁。就只是，不得团圆过几春。小姐哭的十分痛，只哭得，颈颜难抬裂碎心。泪珠犹如花上露，惨声儿，真似莺语在乔林。秋香使女来回劝，水小姐，止泪停拜立起身。】

水小姐哭够半晌，丫鬟再三相劝，方才止泪停拜，立起身形。院子烧化了纸钱。佳人又来到父亲面前，席地而坐。秀才叫声：“我儿你看春色融和，真是艳阳景象，可见一年四季，惟有春光明媚。”水治就把祭礼东西摆上些许，暂且吃上一杯解解闷怀。热了一壶酒，递给丫鬟秋香。秋香先斟一杯，送与主人，然后斟了半杯，送在姑娘面前。小姐不会饮酒，不过陪着父亲闲谈说话。水老者吃了一杯，复又斟上望着小姐叫声：“我儿，你小时也读过书，资质

聪明，为父的意思要作一首诗句，称赞这个景致。我就随口说上两句，我儿你说下两句，咱父女且解一解闷怀。”小姐闻听说道：“父亲分付，孩儿谨遵。”水老者点头就随口说道：

四季融和总在春，百般红紫抖精神。

水小姐听父亲吟完了上两句，他不慌不忙随口续了两句说道：

梢公烟野体情放，且乐尊前酒数巡。

水翁听罢，不由得拍手称赞说：“我儿联得甚好，真算诗礼人家女儿。”

【好一个，且乐尊前酒数巡。文词敏捷称我心。你虽生来是女子，能作诗文胜父亲。说着端杯连饮尽，丫鬟伺候不敢斟。活该大祸从天降，来了行凶作恶人。】

且说邯郸县城西有个聚贤村，只是数户人家居住，内中住着一个恶棍姓蔡，名护，外号赛牛头，三十多岁。此人生的兔头蛇眼，鼠耳鹰腮，原是个毛贼，犯事脱逃，隐藏村间十几年，竟弄了个小小家业，接交的都是些匪类。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十一

话说恶棍蔡护，会合了两个匪类，一个叫断路鬼段三；一个叫铁皮鼓高二。三个恶贼打了一葫芦酒，包了一包子菜，一来踏青，二来图的是偷看那四外上坟青春妇女。

【三个恶贼在一处，挨肩搭膀去闲游。拿着酒菜各处走，六只贼眼乱溜瞅。东边瞧来西边望，胡言乱语瞎混诌。段三说，今日咱们来取东，不可到处想停留。葫芦里边现成酒，下酒东西包里收。一边走着一边饮，嘴对葫芦任意抽。走着喝来喝着走，才趁心怀解闷愁。高二闻听说有趣，咱三人，开怀畅饮要轮流。那个若是偏喝酒，就是个，八百斤的老鳖头。说罢葫芦举将起，连忙递给赛牛头。】

铁皮鼓高二将葫芦举起递给蔡护，说：“蔡大哥年长，自然先让你，第二个是段三哥，第三才是我咧。”蔡护带笑说：“二位讲的有趣。也罢，我就先喝。”把葫芦接过，嘴对嘴古嘟嘟一连气八口，递给段三。段三接来也照样喝了几口，高二也喝了几口，打开包儿吃了些荤菜。包上包儿，说说笑笑，又往前走。正然走着，蔡护眼尖早已瞧见一座坟院，里边有两三个妇女，连忙将段三、高二一拉说：“你二人顺着我的手瞧，坟院里不是几个女客吗？”段三、高二齐说：“不错，咱们何不去观看观看。蔡大哥三十多岁，还没有嫂子，今日倘若天缘凑巧，遇着个美貌女子，烦个媒人去求一门亲事，岂不是好。”

【三个贼，说说笑笑忙挪步，绕过树林上土台。来到坟前离不远，几株大树面前排。俱各藏在树背后，留神偷看女裙钗。但见坟前人几个，一男一女坐

尘埃。男人看去年纪老，他那衣衫像秀才。斯斯文文席地坐，年幼女子甚美哉。乌云高髻如墨染，簪环花翠鬓边排。绸袄团花红腕袖，绫衫五色可身裁。耳边一对珊瑚坠，轻轻摇动称香腮。春山两道如新月，杏眼含情粉面白。珠唇一点樱桃嫩，讲话银牙露出来。玉指尖尖端酒盏，吟诗答对有文才。莺声燕语天然俏，稳中典雅实在乖。亚赛巫山神女样，紫府仙臣下玉街。段三暗里频声赞，高二时下也看呆，齿水粘涎流下来。独有贼人恶蔡护，连连夸奖好女子，邯鄲少有美女孩。我若得他为妻子，强如那，万顷良田发大财。蔡护称赞多一会，浑身稀软步难抬。】

蔡护见水小姐生的如花似玉，急得抓耳挠腮。正然观瞧不舍，只见老者说道：“我儿天已过午，咱们回家去吧。”

【说罢男女齐站起，下面奴仆不敢停。丫鬟院子齐收拾，伺候慌忙要进城。月婵小姐上了轿，水翁家人步下行。登时出了坟莹外，篱障间隐万恶凶。】

水秀才父女回家不表。

且说蔡护自言自语：“可惜一个仙女上天去了。”段三、高二走到背后说：“蔡大哥何不赶上天去。”赛牛头叫声：“二们贤弟，这个女子天下少有，可惜没有缘份，不能叫我饱看，偏又坐轿而去了。”恶贼蔡护忙开口，叫声二位听我言。

【方才上坟这女子，生得美貌似天仙。不知名姓住何处，美人此去我无缘。怎得烦人去打听，问他名姓住那边。那时再想妥当计，不过花上些银钱。蔡护说罢又搓手，只听段三又开言。】

段三叫声：“蔡大哥不必着急，待我效劳，替你打听打听何如？”蔡护十分欢喜说：“贤弟须要快去快来。”

【蔡贼口内胡言讲，段三说是哥放心。说声慢哉迈开步，如飞似箭后面跟。二人等候时多会，才见段三送信音。】

蔡护正然心焦，忽见段三回来，走得气喘吁吁，坐在松林定了定神，这才开言说道：“蔡大哥，小弟方才打听明白，听我告诉于你。”

【段三叫声蔡兄长，听我说明就里原。方才上坟这女子，他家住在城里边。西门以内担花巷，祖上当年作过官。现在秀才水如镜，今年年纪五十三。坐轿就是他亲女，年方十八正少年。千伶百俐人难比，女子名叫水月婵。秀才安稳随时过，每日闭户念书篇。从来不与人交往，禀性刚直另一般。老哥想要那女子，竟比登天难上难。】

段三说：“大哥你当他是何人之后，他祖上作过吏部天官，父亲作过学士。他的夫人柳氏去年亡故，一年多了，膝下无儿，只有此女，不但风流美貌，而且知书识字，刺凤描龙，无所不会。他那左邻右舍俱都知道老水古怪，每

日关门读书，也不想作官，也不与人交接往来，守着两顷农田度日。一日到晚，关门闭户。你想要与他见面，当时也不能够。听说他要择一个读书之人，还要才貌双全，才能给他为婿。我看大哥你除了有戥子糟钱，要讲别的，只怕老水未必看的中你。”

【段三有语将哥叫，不用胡思想美人。不是小弟得罪你，那一样儿配钗裙。尊容不但黑又瘦，还有麻子是裂唇。尖嘴猴腮耳朵小，脑袋沉大圆轱轮。身量只高有五尺，又不识字与通文。你说你有钱和钞，那老水，不爱金来不爱银。这宗勾当难成就，劝老哥，不如歇了妄想心。小弟俱是实情话，只因咱，素日相好才敢云。蔡护听罢不言语，也觉得，自己平常不如人。】

蔡护听见段三说了一番言语，又耻笑他生的人品不及，自己也觉没趣，沉吟不语，想道：“也不怨老段之言，我原本长的可惨。”想罢，说道：“二位贤弟，我的人品原也丑陋，你二人既与劣兄相好，少不得借你二位点光儿，替我装这个门面。你二位到底比我生的平正些儿，暂且作个替身。我叫个媒人，径往水宅求亲。那老水要相看女婿，你兄弟两个内不论那一位顶替顶替。等着事成之后，定要重重的谢你。倘若没有衣帽，一概全交给愚兄。”段三闻听不觉的哈哈大笑，惹的高二也笑将起来。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十二

父去喊冤水清心，皆因恶棍使奸心。

贿赂邯郸田知县，蔡护设计诓佳人。

话说段三闻听蔡护之言，不由的哈哈大笑说：“蔡大哥，你未从起这个主意，也不看看我二人的容颜，充得下去，充不下去。”

【若说顶替这件事，十分为难怎应承。尊驾生的十分丑，我们长的也稀松。你看我身矮又胖，从小瞎了一眼睛。五岁出花麻子大，鼻子掉了剩窟窿。高兄黑麻驴子脸，一张大嘴捌寸零。秃子葫芦头发少，说话结巴讲不清。就便替你充女婿，相看时，他可喜爱那一宗。咱三人，难兄难弟总相同。只能是，作个朋友是正经。若想美女作妻子，想掉脑袋用不中。段三说罢扫兴话，惹的那，高二咧嘴笑盈盈。】

高二说：“咱三人都使不得，蔡大哥另外想个方法才好。”高二说：“蔡大哥不用着急，小的到有一个计策。”瞧了瞧旁边有人不肯言讲，连忙把蔡护拉到跟前说了几句，又往段三耳边也说了几句。二人闻听齐说：“好计，就依高兄的计策而行。常言说：“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愚兄明日就去料里便了。”

【铁皮鼓高二定一计，蔡护欢喜就依言。次早梳洗换衣帽，急忙迈步进城间。恶贼要把熟人找，心急两腿走如烟。穿街过巷来的快，一箭不远在面前。

】

这一家是谁？乃是个走百家门的媒婆，姓高，年纪四十多岁，丈夫早亡，无儿无女，现今守寡，在外说媒度日。高媒婆有个浑名：“小雌雄眼”。因他两个眼睛一大一小，故此起了这个外号。因他巧嘴坑人，还有一个外号“高老鹅”。闲言少叙。蔡护来至门前，用手敲门。

【蔡护外面将门叫，里面答应有人言。作活的忙把门开放，就把贼人让里边。高媒一见是蔡护，慌忙让坐便开言。带笑口称蔡爷好，那些风儿刮到此间。高媒陪着同坐下，有语开言叫李兰。】

高媒叫声：“李兰快倒茶来。”作活的连忙端过茶来。高媒说：“蔡大爷到此有何事情？”蔡护就把遇见水秀才的女儿上坟，才貌双全，要想娶他为妻，烦你去求亲的话说了一遍。高老鹅闻言说：“蔡大爷，这件婚姻我不敢满应。那水老者为人古怪，你既托我，少不的变个法儿去讲，过一两天你来听信便了。”

【蔡护听了心欢喜，看来此事有八成。临走叮咛又嘱咐，仍然取路出了城。接下恶贼吾不表，再把媒婆明一明。打发蔡护出门去，几度展转在心中。水小姐生的多齐整，风流美貌甚聪明。有人求亲好几次，老水总是不应承。原本势力宦门后，自然要，相女择婿把婚成。蔡老大，无非是个土财主，不成材料丑形容。若要提说相女婿，倒只怕，妄费功夫用不中。方才当面央求我，我怎好，说他丑陋事难成。树有皮来人有脸，况且他，家道殷实算富翁。岂有个，赶着财神找棍打，去说时，又怕穷酸不肯应。这事真真难杀我，左思右想事难成。】

高老鹅想了半晌并无妙计，说：“也罢，且到水家见景生情，自有主意。”到了次日，梳洗打扮，嘱咐作活的看家，他就出门。迈开那双一尺二的金莲，径往担花巷水宅而来。用手敲门，老院子水治连忙开门问说：“高大嫂有何事情？”高老鹅说：“今日特来见见大爷，有要紧的话说。”水治说：“你略站一站，等我告诉去。”且说水老者正在上房闷坐，只见院子进来，说：“禀爷高媒婆前来要见。”水清心闻听心中暗想，媒婆无非求亲而已：“叫他进来。”院子答应出来说：“我告诉了，你进去吧。”

【高媒听说往里走，不多一时到上房。进门问说大爷好，你老贵体可安康。老者点头忙让坐，就叫使女待茶汤。登时将茶来吃罢，水秀才，坐上开言问端详。】

水秀才问：“什么风把你刮来，有何事情？”

【老高闻听秀才问，他把水爷尊一声。老身前来有一事，特为求亲到府中。聚贤村中蔡财主，家业豪富甚从容。年方三十无奶奶，要娶个，名门小姐到

家中。蔡相公读书又知礼，人品端正又老成。大爷若是来应允，择一个，上好良辰把礼行。高媒说罢一席话，水老带笑两三声。开口叫声高大嫂，你要留神听我言。财主二字休言讲，老水从来不爱钱。就是生了一孝女，早晚常在我身边。孩儿偏又丧了母，兄弟全无孤又单。你今前来求亲事，且等我，打听明白送信还。】

老水是个朽棒子，高老鹅只得答应，进去看了看小姐，告辞而去。这且不提。

且说水老打发媒婆去后，叫过院子水治来，出城打听，到午后方才回来，告诉蔡护的声名不好。老人家十分恼怒，大骂媒婆，怒气不息。列公，水老者若为别的事，小姐也好劝解劝解。她见父亲唾骂媒婆，怎好上前相劝，无奈何叫丫鬟秋香跪求劝解。老人家并不理，索性甩袖出门。只见他两脚不停，不多时，来到高媒门前，看了一眼，门儿紧闭，不管好歹，两只手望门上连拍乱打，高声喊叫说：“高婆子快出来，有话问你。”

【水老将门拍又打，口中乱喊叫媒婆。别在里面来装死，快些出来有话说。你若躲着不见我，我就打进你巢窝。使用东西都摔碎，砸你吃饭碗和锅。但问你，撒谎欺人却为何。居近乡亲来劝问，拍门生气为什么。水老连说气杀我，两眼直瞪把手搓。不言秀才外边闹，再说撒谎高媒婆。】

高老鹅看见作活的跑进来说是：“奶奶，咱门外是秀才老水前来嚷闹，将门乱打，不知为什么，我也不敢开门去问。”高老鹅就知是。这一葫芦子药，走百家门的人专能随机应变，他就亲自出来，将门开放，果是秀才水如镜。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十三

话说高媒婆满面赔笑，叫声：“水太爷因何生气，请到里边去坐。”

【高媒赔笑往里让，口中连把太爷称。婆子有何得罪处，你老前来把气生。且请到家把茶献，不周之处望说明。定然磕头要赔罪，水太爷，贵手高抬容一容。好一个，通达时路媒婆嘴，说的清心不作声。】

水秀才虽然性暴，到底是个读书人，见媒婆赔笑往里让，气也消了，连那吵喊的闲话也都没有了。停了一会，才开言说：“我也不到你家吃茶。”就当众乡亲，把高媒求亲，打听蔡护是个匪类，故此生气前来吵闹的话说了一遍。高媒自知理亏，一声不吭。众人再三劝解。水老用手指着说道：“便宜这个老东西，从今不许上我的门。”众乡人都说：“高老鹅惹祸遭灾。”也就散了。高老鹅心中不忿，叹气说：“这老水叫人可恼，常言说一家有女百家求，你不应许也罢了，为何闹上我的门来。”

【高老鹅，气难消，说是秀才太放刁。不应亲事还可恕，为什么，找上门

来骂老高。仗着身上有顶带，乡亲不让半分毫。自尊自大谁怕你，老穷酸，敢拔老娘半根毛。媒婆忿怒好气恼，忽听有人把门敲。】

老婆子出来把门开放，见是赛牛头蔡护，让进房中。蔡护说：“高大嫂，所托之事有成无成？因何脸上带着气恼。”高媒说：“蔡大爷再别提，我给尊驾求亲，无故的受了一场恶气，听我说来。”

【媒婆就把大爷叫，听我告诉就里情。那日登门把亲提，好言美语不动容。他说还要差人访，慢慢商量把事行。再往下讲他不理，我就进他女儿房中。果然女子十分美，比那幼小大不同。我只得，搭讪辞别回家转，不曾望，惹下饥慌事一宗。】

高老鹅故意唉了两声，说：“蔡大爷，这个饥荒还是因你而起。罢，罢！以后你老另叫人到水家说媒，我再也不敢惹他了。”蔡护听说，不由的着急，叫声：“高大嫂，别糊里糊涂的讲话，快些说个明白。”列公常言说：媒婆口，无量斗。他见蔡护着急，又是个恶人，暗想：“何不加上些言语，叫老蔡和老水结冤斗气，我袖手旁观，看个热闹，岂不快乐！”

蔡护着急开言问，媒婆随机就加言。

【说道是，老水不肯应亲事，慢慢商量把信传。打发我，回家等候过几天。那一日，到我门前喊连天，高媒长来寡妇短，欺心胆大诬姻缘。不看你的年纪老，定然写帖送当官。还有那，许多言语真厉害，难以对着大爷言。】

高媒说着，他又故意不说了，蔡护心头冒火，叫声：“高大嫂，老水言语厉害，想是说我什么，快些告诉与我。”

【老高见问又答话，叫一声，大爷你且听分明。若提老水他的话，他说你，小人妄想结姻缘。那蔡护，本是无头一狂鬼，平素作恶惯行凶。他又说，我本官宦书香后，怎把爱女嫁畜生。蔡姓虽然家豪富，损人利己不正经。一遍言语还未了，只听得，恶贼喊叫不住声。】

蔡护一声喊叫：“好一个不识抬举的老穷酸，不应亲事倒也罢了，最不该当着媒人，毁骂于我。”

【蔡护恼，气不休，大骂穷酸秀士流。不应婚姻还有可，你为何，信口伤人没来由。依仗你是簧门客，乡里乡亲都不留。老贼既然毁骂我，无非和我要结仇。略使小计显手段，这杂种，叫你试试赛牛头。】

蔡护骂够多时，叫声：“高大嫂不必生气，有我和他作对，与你无干。”说罢，从腰内摸出一块银子，足有一两，说是些许薄意，送你买杯酒吃吧。高媒一见，满心欢喜说：“事情没成，怎好受大爷的东西。”口里说着，早已伸手接过，收到贼口袋里边去了。蔡护起身作别出门，一腔恼怒。走了二三里路，就遇见了断路鬼段三。叫声：“大哥从那里来，脸色这般不好。”蔡护闻

听，就和段三坐在一家石阶上。刚要谈起，可巧高二也来到了。蔡护就把水家不应亲事，辱骂生气的话对二人说了一遍。接着说道：“二位贤弟，咱三人十分相好，愚兄这口恶气不能得出，须要替我报此仇恨，才显兄弟们的义气。”

【蔡护说着气难诉，坐在尘埃嘴咕嘟。不住呼唤两贤弟，须替我，想法雪恨把气出。须得要，杀了老水心才乐，再把亲生爱女图。常言量小非君子，若是无毒不丈夫。花银花钱交给我，你二人，善谋定计把哥扶。断路鬼低头心暗想，时间闷坏铁皮鼓。三人商议时多会，断路鬼一计上心头。开言就把大哥叫，有一条，妙计不知意如何。】

蔡护就问：“什么计策？”段三向二人耳边说了一遍。二人一齐点头，说此计甚妙，须要快快办理。三人连忙起身回到本村，一齐到家吃了酒饭。蔡护取出白银三十两，递给高二。高二接过揣起说道：“你二人在家等候，将事办妥回来给信。”说罢，出门迈步进城来找朋友。列公，你当铁皮鼓前来找谁？他找的就是本县田子寿的管家刁保。上回说过，田子寿名叫黄大寿，他因害死王瑞林得了温凉盏，和恶奴刁保进京，把温凉盏献给阁老严嵩，得了一个知县。就升在邯郸县来，改名叫田子寿。刁保得了管家。二人不干好事，苦害良民，贪赃受贿。恶奴在外拉蓬扯纤，交接土豪。所以恶人遇见凶徒，分外相好。高二平素走通衙门，溜上风沟子。故此，与刁保来往。闲话休提，再说高二匆匆走到城里，低头准备言词，忽然有人叫说：“高兄弟往那里去？”

【高二进城走不远，忽听对面有人声。举目留神仔细看，不觉欢喜笑盈盈。说道是，特来衙内将哥找，可巧半路就相逢。刁保闻言将头点，何不进铺饮三盅。】

高二说：“很好，街上也难说话。”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十四

话说高二、刁保二人进了酒铺，捡了一个干净座儿，看了看并无一人喝酒，十分雅静。要了两壶酒，两碟子果品。酒保送到面前，各自出去。高二先给刁保斟上，自己也斟一杯。不多一时饮干，彼此说了些闲话。刁保叫声：“高兄弟，找我何不说明你有什么勾当？我和你不同别人，若有为难之事，无不效劳。”

【高二听说罢，叫声刁大哥。我今来找你，一事要相托。只因为，小庄有个好朋友，八拜为交把头磕。此人姓蔡名蔡护，家内富足好过活。前者城外将坟上，遇见个，青年美貌女娇娥。打听住在担花巷，还没女婿与公婆。父亲姓水是秀士，名叫如镜五十多。蔡兄一心恋此女，拜托老鹅高媒婆。前去求亲见老水，秀士无礼话难说。大骂媒人不算帐，出言又骂蔡大哥。光棍长来匪类短，滔天大话甚难学。乡亲解劝也不理，仗着顶带把人磨。不应亲事犹自可，毁

骂乡亲为什么。蔡某找了一口气，饭不吃来酒不喝。要想与他来打闹，惹不起，斯文一脉可奈何。我们都是好朋友，袖手旁观使不得。故此特来将哥找，替他报仇设计谋。想个方法出了气，他情愿，二百纹银谢大哥。先送纹银二十两，暂且收下买酒喝。高二说着将银取，笑脸相陪掌上托。刁保接来忙收起，说道是，愚兄遵命去张罗。】

看官，财帛动人心，眼球是白的，眼珠是黑的。正经人还要贪图，别说是小人，刁保叫声：“贤弟，这件事全在我。俗语说的明白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一不作二不休。要害水秀才甚容易，我替你回明老爷自有个摆布。倘若灵应，银子定是要的。”高二说：“我在刁哥管家面前，也敢撒谎吗？”刁保点头说：“明日仍旧在这里等我，自有信息。衙前人多不便讲话。”二人说罢，又喝了一回，这才算了酒钱，分手而去。

【高二酒铺托刁保，设计图谋要害人。使了银子二十两，他又剩了十两银。铁皮鼓，十两银子来赚起，执手相别把路分。不说那，高二出城给回信，再说那，恶奴刁保转衙门，急忙来把主人见，外书房，禀告奸贼田县尊。蔡护欲要把仇报，又说道，许下官府二百银。知县闻听心暗喜，登时间，腹内展转把计寻。】

田知县想了一个计策，连忙叫声：“刁保，你去外面分付刑房书，把昨日那两个强盗的案卷，须要如此这般，务必改写妥当，本县自有重赏。”刁保答应出去，告诉书办，果然改了口供。到了次早，书办将案卷揣将进来，悄悄的给县官看过。田子寿十分欢喜，就把前事暗暗说知，许下赏刑房二十两银子。这个书办姓王，名朝俊。因他笔下厉害，能叫人生人死，故此给他送了个浑号叫王判官。他是知县的心腹人，为人狠毒无比。他改写了贼情案卷，又去监中买能通了两个贼盗。诸事办妥，只等官坐堂审问。

【恶奴刁保受了贿，买通赃吏与赃官。高二复又来讨信，又和刁保讲事端。县官阴谋说一遍，刁保接着又开言。大爷立刻要使钱，刑房老师也立等，常言说，船家不打过河钱。高二闻听忙答应，急忙迈步转回还。蔡护听说心欢喜，忙把那，二百纹银包个严。暗差高二来交待，但等着，知县差人出票签。】

且说知县受了二百赃银，赏了刑房二十两，赏了刁保十两，里边传出说道：“老爷要坐早堂。”不多一时，里面传梆三下，外边云牌三声。那些皂吏青衣书办门子三班衙役一齐伺候喊堂威，各拿竹板铁锁站在两旁。官府出来坐在暖阁以内，门子立在公案旁边，高声分付：“快把前日拿的两个毛贼提来听审。”“哦！”一声响应。

【堂上分付提贼犯，执青青衣跑到衙。提出毛贼人两个，一齐跪在大常前。一出假戏要真唱，拍案大喝田县官。身为百姓不学好，作贼偷盗惹祸端。一

党共有人几个，谁是窝主快明言。偷了几处财和物，快些招来莫隐瞒。窝主是谁名和姓，快把情由告本官。你若不说真实话，定把你，夹棍夹来板子扇。两个毛贼听说罢，他二人，口中连连叫青天。】

两个毛贼闻听官府审问，口尊：“青天大老爷，听小人禀来。”

【两个毛贼爬半步，一同开言禀情由。小的二人同一伙，乃是半路结拜朋。我家原在京中住，齐化门内四牌楼。六条胡同望东走，家门住在流水沟。因为饥寒实难受，各处溜瞅把财偷。怕的是，京城禁地防范紧，兔子难吃窝边草，没酒没肉直犯愁。趁着和暖齐拿腿，那日顺路到涿州。半夜爬城南门进，元亨当铺有名头。偷了纹银三百两，顺着西路保定溜。保定完县住几日，五郎村，偷了两只大黄牛。趁着囊中有银子，又到河南信阳州。今又来在邯郸县，缎子铺，偷了两匹青绉绸。活该事犯要倒运，遇见差人王四侯。将我二人来拿住，堂前听审诉根由。句句实言无有假，怎敢欺瞒百里侯。此外并无人同伙，却有个，冀门秀才一儒流。常在他家来居住，不过藏身把财偷。毛贼说完一席话，田知县，坐上不住乱点头。】

县官闻听毛贼禀说，并无余党，只有一个冀门秀才，常在他家居住。知县点头问说：“这秀才姓甚名谁，住在那里？”贼人禀说：“他住在担花巷，姓水名如镜，号叫清心。”知县说：“这么看来水秀才竟是窝主了。”两个贼人说道：“陆陆续续他也使过不到二百银子。”知县立刻票签，差了两个捕快，不叫拿锁，因他是个秀才，把他传到本衙就问了，再作定夺。”两个差人接签出衙，往担花巷水宅而来。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十五

话说两个差人奉命来到水宅门首。

【两个差人奉官命，拿签来传水秀才。转湾抹角到门首，外面忙把门来拍。水家院公忙答应，走将出来把门开。一见差人急忙问，二位何事到此来。】

院子见是县里的衙役，就问说：“二位到此有何事情？”两个原差说道：“我们老爷请你家老相公到衙中有话讲。”水治急忙转身进内，将前言告诉一遍。水老闻听心中纳闷。

【老者闻听知县请，心中不解是何因。暗想我俩无来往，何事请我进衙门。既是父母要呼唤，少不得，要往公厅见县尊。立刻房中来穿戴，穿靴戴帽换衣衿。水翁刚然收拾罢，出来了，膝下娇生惯养人。】

水月婵小姐从内房走出来，问道：“父亲，穿戴衣帽，要往何处去？”如镜叫声：“我儿，本县差人请我说话。”佳人闻听，尊声：“父亲那县官与咱并无来往，他今无故来请，未必是好意。若依为儿之言，不如说个有病，暂且

不去，叫水治暗去打听，方才稳当。”

【月婵小姐多伶俐，忙启朱唇拦父亲。知县与咱无来往，其中只怕有别因。知县老田名声坏，贪赃受贿害黎民。请你必然无好意，古怪奇谋害父亲。若依我说不去好，暂且推病在家门。老者闻听将儿叫，不许害怕免疑心。】

“我儿不必害怕，田知县虽然名声不好，我与他素不相关。我乃黉门秀士，他来请我必是学中有什么科考之事文书到县，才来请我。待我走上一遭便知明白。”说罢，分付水治关门，“我到县里就回。”迈步与两个衙役同行。小姐见父亲不听话，无奈何，只得在家听信。

且说水老者跟差人到衙门，一同进去，抬头看见县官坐在暖阁，三班站立两边，只听人喊说：“秀才进！”两边一齐喊堂威，把水老者吓了一跳。走至公案前，深深打了一恭，口称：“老父母在上，晚生水如镜叩见。”往常秀才见县尊行礼，县民离位旁边还礼让坐待茶；今日乃是坐堂审事，故此不像往常的光景。

【田知县，看见秀才来行礼，故意坐上不理论。启齿开言往下问，叫声秀才水清心。犯了王法可知罪，推聋装哑闹斯文。如镜闻听心纳闷，此事不懂半毫分。打恭口尊老父母，我犯了，什么王法作罪人。只知闭户将书念，自幼轻易不出门。发贫东道主坚固，遵礼守法要保身。为何说我将法犯，望祈说明就里因。县民听罢一席话，断喝秀才乱胡云。】

县官满面含嗔一声断喝，说：“！！我且问你既读孔圣之书，必达周公之礼，身在黉门就该遵法，为何窝藏贼人在家，希图银钱，是何道理！”

【县官恼恨怒冲冲，就把如镜叫一声。你既读书为秀士，因何犯法与贼同。今日事情已败露，快些说与本县听。倘若隐瞒不招认，我把你，革去夜衿问罪名。如镜闻言吓一跳，连把青天父母称。无故说我是窝主，干证何人甚口供。县官怒说还要赖，忙叫人，带上李玉田和牛同。】

田知县分付把李玉田、牛同带上堂来。两边答应带上牛同、李玉田跪在下面。知县说：“这不是水秀才在此，你们快些对质。”两个毛贼闻听县官之言，故意抬头看着如镜，劝说：“水相公不用隐瞒了，如今已经犯事，你也认了吧！”

【两个贼，并不认的水老者，故意亲热叫相公。你也使了银二百，咱三人原是一道同。我们皆住担花巷，府上招待并非轻。今日犯事该受罪，你若不认用何中。我们两个偷财物，你也难辞窝主名。老水闻听二贼话，气的乱颤不绝声。两眼直勾用口唾，说道是，你们两个真畜生。素不相识敢诬赖，无故坑害为何情。受谁嘱托图贿赂，平地风波把祸生。我不认识你两个，何曾隐藏在家中。并无使你二百两，血口喷人了不成。如镜时下气破胆，浑身打战泪盈盈。

又是急来又是怕，恨不得，一头碰死地流平。水秀才，心中暴躁将天叫，县官时下喝一声。】

田知县一声断喝说：“！！水如镜你仗着秀才，见了本官并无礼貌。你作了窝主事犯，当官还不下跪。”叫书办快写一道文书，告诉两学革退他的衣衿，定要着实追问。刑房书办王朝俊答应去写文书。县官分付将两个贼暂且收监，等我审问明白定罪结案，将秀才带到班房留心看守，等两学回文到来再行严审。下面答应，俱各带将下去，知县打点退堂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水小姐见父亲往县衙里去了，半日不见回来，只觉耳热眼跳，心里不定，忙叫水治前去瞧瞧。去了半日，院子听见人说，你主人摊了贼情，赖他是窝主，只吓的魂不附体，连忙跑回家中，直进上房，高声说道：“小姐，不好了！老主人被贼诬赖入贼情，赖作窝主。县官已经审问，现拘禁衙内。”把经过告诉佳人一遍。

【院子水治回家转，情由告诉女佳人。月婵小姐闻此事，轰去七魄走三魂。只急的，捶胸跺脚腮流泪。紧锁蛾眉脸似金。樱桃口内把天叫，为什么，无缘无故害好人。怨老父，不听女儿拦阻话，偏去官衙见县尊。可怜我，母死只剩女和父，孤苦零丁过光阴。我父刚直无外务，乐道守分最安贫。不知是，谁人害我天伦父，要结冤仇害好人。赖我父亲是窝主，贼咬入骨透三分。我父年老身软弱，怎当得，身受严刑痛怎禁。倘若有些好和歹，孤单幼女靠何人。佳人哭的如酒醉，使女连把小姐尊。】

水月婵哭的似醉如痴，秋香口尊：“姑娘少要悲伤，老主人受此陷害，不过现在衙门并未受刑收监。若依奴婢愚见，明日叫院公去打听。老主人是个秀才，就要枷打也得行文书，革了衣衿，才能枷打。快叫院公打听两学里有何动静。小姐急忙写一张冤状，到临期姑娘当堂递状，替父明冤。田知县准了便罢，若是不准，定是官吏都受了贿赂。那时别辞辛苦，竟往彰德府府衙喊冤，何怕那万恶的知县。奴婢拙言如此，姑娘再想。”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十六

恶贼巧定计牢笼，诓哄佳人入火坑。

月婵一怒不怕死，县衙秀才受苦刑。

话说水小姐闻听秋香之言，点头说道：“也讲的有理，你去告诉水治，叫他再去打听，务要急速回家送信。”小姐这才拿纸写了鸣冤的状词。且说恶奴刁保见把秀才水清心看在班房，等两学回文好动刑拷问，急忙前去给高二送信。这也不提。且说这日，高二、段三与蔡护会在一处，高二开言讲话：

【三个恶贼会一处，高二启齿便开言。叫声大哥听我讲，前者那事已交官。秀才老水县看守，县尊一定不容宽。管家刁保给了信，老头儿，矢口不认难

上难。一旦衣衿被革退，不怕穷酸飞上天。蔡护点头说不错，我只是，盼他早早丧黄泉。一来出了这口气，二来还想美婵娟。段三闻听扑吃笑，你竟不会打算盘。】

段三叫声蔡大哥，“现今祸害离了眼，水家还有何人，不趁此时想个妙计，还要等到几时。总说了罢，生米作成熟饭，那时才算完全。小弟说的是也不是？”蔡护闻听段三之言，拍手大笑说：“段兄弟说的实在有理，你就想个计策，总要娶得美人到手，必要重重相谢。”段三说：“事不宜迟，大哥收拾两间东房，摆下喜酒，也不用鼓手媒人，只用雇下一乘小轿，我与高兄弟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，保管蔡大哥洞房花烛，稳作新郎。即便大哥的人品不及那女子，身入牢笼，少不得也要依从。”

【蔡护闻言好喜欢，眉开眼笑连声赞，这个方法真巧妙，我就依着老三言。明日就去糊房子，一切摆设甚周全。收拾几桌好酒菜，能花几个浪糟钱。后日早晨雇轿子，烦劳兄弟走一番。说过事成定要谢，朋友之中岂谎言。段三高二齐答应，大哥只管放心宽。】

蔡护听见段三、高二替他诳亲，恶贼十分欢喜，也就自去料理收拾预备，又去整理鲜艳衣服。一日到晚梳洗打扮，光洗澡洗了倒有四五天，香肥皂用了有五十多块。把新衣穿上，扬扬得意，恶贼妄想要作新郎。

【蔡护妄想作新郎，裱糊屋子作洞房。使用东西都摆上，又办了，美味酒席与茶汤。一日洗了七遍脸，洗澡然后换衣裳。搓了肥皂五十块，闻了又闻喷喷香。准备齐全痴心想。明日就要会娇娘。十分得意洞房坐。出来进去喜非常。心中复又暗生气，气的容貌太平常。偏偏长的不像样，到处人人嫌的黄。毁了重新作一作，又无爹来又无娘。恶贼抱怨生的丑，拿过镜子照面庞。】

恶贼照罢，掀帘走到外面，忽见段三、高二走到面前。段三带笑说：“哥，人是衣裳马是鞍，叫这衣帽一衬，比先俊了好些。”高二也说：“你身上异味清香。”两个溜沟子的你一言我一语，又是打瓜子，又是臊皮，把个蔡护逗的大笑。他叫声：“二位贤弟，须要早早前去，回来好喝喜酒。”

【二人闻言齐答应，忙忙举步同进城。雇了一顶小轿子，时间急走不消停。安排天罗和地网，专等佳人进牢笼。不言段三与高二，再把佳人明一明。】

月婵小姐自从父亲陷入贼情，在家中坐立不安，怕的是学里回文革了秀才，父亲必受枷打，那时好去明冤告状。这佳人不但才貌兼全，且还生性纯孝。好些日子不见父亲回家，他的体瘦形消，容颜大变。

【月婵小姐思想父，杏眼滔滔泪不干。佳人每日多悲痛，茶不喝来饭懒餐。正是小姐心愁苦，丫鬟有语便开言。】

小姐正然烦恼，秋香口尊：“姑娘，院公从早出去，此时还没回来，恐怕

有人见他打听信息，把他也拿了去，那时怎好？”小姐说：“也罢，天气还早，你急忙出去寻找寻找，我在家中等你。”秋香连忙出门去了，小姐把门关上。且说段三叫声：“高兄弟，轿子到了担花巷水宅门口，你就照看这轿子，我去见景生情，断然不错。”高二点头。段三来到门前，连叩门环，叫道：“快些开门。”

【段三用手来敲门，说道是，快些开门莫消停。连声不住来呼唤，惊动了，里面小姐暗吃惊。无奈出来望外问，有何紧事你说明。家中仆人都有事，你何人快讲明。段三闻听里面话，就知是，月婵佳人说话声。】

段三听见里面，答言说奴仆们都没在家。细听声音却是女子，不是月婵还有何人答话。他就故意开言，慌慌张张说话：

【段三门外高声叫，故意慌张把话言。说道是，水太爷衙门受了罪，严刑拷问在堂前。秀才已经被革退，老人家，屈打成招真可怜。县爷公堂发了怒，直言道，贼人一党不容宽。已经打了三十板，死去活来好几番。主仆定了贼情罪，不久就要去坐监。水爷不能回家转，烦我前来把信传。接了小姐衙门去，见面还有嘱咐言。再迟一会不能见，父女重逢难上难。段三说罢一席话，这不就，吓坏佳人水月婵。】

段三一遍鬼话，只吓的小姐芳心乱跳，樱桃口内大放悲声。又听得门外说道：“这哭的莫非是水太爷的姑娘吗？”小姐说：“奴家正是。我因院公水治去了半天不见回来，才把丫鬟差去打听。家中一人没有，奴家怎么去得。”段三外边说：“我雇了一乘轿子，一来一去，轿夫都开发了。此事等不得使女，只好把门锁上，快快前去。再若延迟，令尊入监中，要想见面只怕不可能了。”月婵小姐问道：“你贵姓高名？怎与老父相识？”段三说：“我姓段名路，是令尊的朋友，也是个秀才。不必细问，快些前去才好。”小姐闻言，信以为真，暗想：事到此时也顾不得羞臊，去见父亲要紧。只得开言说道：“你是父亲的朋友，就是奴的叔父，待我开门请你进来坐坐，等奴家收拾收拾，才好彼此同去。”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十七

话说水小姐把段三让进房中坐下。

【段三听说忙答应，只见那，无奈佳人开了门。就让恶贼房中坐，走去屋内换衣裙。鸣冤状子揣怀内，不敢迟延就动身。用锁来把门锁上，上轿垂帘走如云。段三后面来随定，高二悄悄暗里跟。轿夫走路多急快，登时间，出了邯郸西正门。走不多时抬头看，时下来到聚贤村。】

轿子到了聚贤村蔡家院内，高二、段三早已躲避。轿夫摘杆落轿，小姐走将出来一看，不知这是何处，正然发呆，只见一个年老的妇人走到跟前带笑口

尊：“小姐请到房里坐。”

【小姐院中来站定，心中纳闷犯疑猜。说道是，此间不像官衙署，却似个，平民百姓旧家宅。他说道，我的父亲身受罪，严刑枷打苦难挨。院子水治在何处，想必是，俱各入监门不开。看不见，辕门影壁在那里，青衣皂吏那边排。看光景，好像庄农人居住，其中缘故怀鬼胎。小姐猜疑时多会，芳心一转早明白。】

佳人猜够多时，心下明白说：“不好，定是贼人设计将奴诓哄。不知此处是何地方，待我问他一声。”想罢，带笑含羞叫声：“妈妈，奴家是到县衙看我父亲，怎么把我抬到这里，你们这是什么地方，快快告诉于我。”

【老婆闻听问，只把小姐称。且请房中坐，告诉你分明。说罢掀帘往里让，同行来到洞房中。佳人抬头四壁看，裱糊一新透眼明。箱柜铺盖全都有，使用东西尽现成。也有些，床帐琴棋和书画，墙壁上，红纸对联血点红。佳人看罢开言问，姓甚名谁快说明。】

月婵小姐问老妇人，“你们是什么人家，姓甚名谁，告诉于我。我是瞧我父亲而来，把奴抬到这里又不见天伦之面，又不见院公，快些送我回去便罢，倘有别情只怕你们都不干净。”

【佳人说罢一席话，老婆儿，叫声小姐莫着急。要见令尊最容易，明日送你到县里。不但你，父女见面多欢喜。还保管，身体平安把祸离。今日在此暂住下，作上一门好亲戚。水姑娘，你也大了很该懂，难道说，男大当婚女当嫁，门当户对无人提。我家爷，叫我和你讲底细。】

老婆子陪着笑脸道：“实对小姐说，我们这里叫聚贤村。我家大爷姓蔡名护，是村里头一个财主，良田千顷，牛马成群，高房大院，使奴唤婢，穿的是锦缎细绫，吃的是山珍美味。论体面，府县州官，谁不认得，出门骑骡压马，城里城外谁不尊敬。蔡员外他老有个外号叫赛牛头。只因姓字厉害，一唤齐来，是牛头夜叉。老身就是蔡宅的院婆，无丈夫也无儿女。我姓全，今年六十多岁，只因到处随和，街坊们给我送个浑号，叫我全将就。若依我的愚见，姑娘你也年纪大了，你母亲辞世，随着鳏居老父，怎么过得。不如暂且将就了罢。”

【小姐依我全将就，我家爷一定把你疼。只用县里送份礼，保管你，爹爹绝不受苦刑。放着个，财主女婿怎能穷。我家爷，青春尚未娶奶奶。水姑娘，你也年少两相应。得欢乐处且欢乐，春光一过再难逢。老婆儿，说着带笑往前蹭，顺便儿，又端清香茶一盅。叫声姑娘解解渴，要吃饽饽都现成。为你摆下酒席筵，各样点心热腾腾。我劝你，暂放愁眉止悲痛，且开笑颜免伤情，何不打扮来梳洗，我替你，端过绫花照玉容。另把那，乌云重整钗环戴，脂粉重

施打扮精。再穿上，一套新衣拴环配，罗裙八幅系腰中。依然打扮多娇美，成就百年事一宗。佳人当时怒冲冲，娥眉紧皱银牙错，筛糠打战泪盈盈。用手指定高声骂，骂的是，万恶无知野畜生。我本是，宦门之女千金体，怎能肯，依顺刁民败坏名。说着说着腮流泪，肝肠冒火眼圆睁。上前揪住老婆子，照脸先将嘴巴扔。然后下口肩头咬，老婆儿，嚎滔痛哭不住声。高叫姑娘别生气，何必打骂动无情。于我何干快松手，依与不依你任凭。小姐抓住总不放，连抓带咬脚又蹬。叫的紧来打的紧，性烈佳人手不停。正然打的无休止，惊动了，蔡护恶贼进房中。】

全婆子原是老鸨子出身，现给蔡家为奴，年虽花甲，但那花言巧语不用演习，那是从小会的。他替主人来顺说小姐，那知佳人是个烈女，挨了一顿好打，只撕的满面稀烂，咬的蓬头子莲，要想脱身，小姐死也不放。蔡护迈步走将进来，将老婆子拉开，全氏得便提着裤子，飞跑而去。

且说水小姐正然大恼，忽见一个男子走进房中，坐在交椅之上。小姐此时也就顾不得羞臊，坐在床前便问：“你们是何等人家，青天白日，哄人妇女，身该何罪？”

【生气佳人开言问，说道是，你是何人把我围。朗朗青天行无礼，强霸淫邪心行鬼。我本是，宦门之后千金女，岂顺行凶作恶贼。快些送我回家去，一笔勾消免是非。倘若胡行欺良善，告到当官把命追。越说越恼浑身战，越哭越痛更伤悲。嚎滔不住把天叫，为什么，但把我们父女亏。佳人哭叫声嘶哑，只急的，杏眼秋波血泪垂。】

水小姐看见这个男子坐在交椅之后，虽然衣貌鲜明，人品有如鬼怪一般。小姐只是哭骂不止。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十八

话说蔡护设计诓了水小姐来家，叫全婆子去顺说佳人，指望依允成就亲事，不想月婵是个烈女，把个老婆子手抓口咬。刚刚拉开，这回子，月婵满口恶贼骂他。恶贼满心是气，又不肯使，只得忍气吞声口尊：“水小姐不用动气，且听一言相劝。”

【恶贼蔡护叫小姐，不必烦恼免伤惨。我见你上坟吟诗句，可喜你，才貌高强都占全。我才央媒求亲事，去讲婚姻到父亲。谁知你，令尊不应倒生气，恶语伤人太不堪。依仗秀才顶戴，何人平地结仇冤。陷入贼情身受罪，自作自受理当然。还不知，性命将来保不保，冤惹祸招身孽缠。劝小姐，成就好事为你好，休要叫屈又喊冤。依顺亲事有好处，保管你，父女明日就团圆。你若是，不听良言我就恼，水浇皮鞭打个难。入我牢笼难脱逃，不怕你，腾云飞上九重天。蔡护说罢刁恶话，把一个，性烈佳人气炸肝。月婵恼怒咬银牙，恶

贼太也眼睛瞎。强逼幼女身该死，作恶行凶真可杀。细听方才这些话，竟是你，设计图谋害我家。不如快些杀了我，省的费嘴又磨牙。小姐说着浑身战，水千金，杏眼双双泪如麻。】

蔡护见佳人，罗帕蒙头，衣着不整，杏眼含羞，蛾眉双锁，脸无脂粉，腰似干柴，看见这个光景，心中甚是不悦，又被佳人骂了一顿，左思右想说：“他这样形影，加上喊叫，实在不雅，必须换了妆扮。此时，要成亲也无趣味。不如将他留在家中，叫丫鬟仆妇百般哄恁，他得了好吃好穿，自然依从。再叫人给他一信，只说他父亲已经死了，丫头没了着落，不怕他不依从。”蔡护想罢，故意回嗔作喜，叫声：“水小姐，你也不必悲痛，既然到此，你且忍耐，待我明日救你父亲出来，你父女相见，那时还从啊不从？”水月婵心中暗转：“这个恶贼心里到底不舍，我且哄他一哄，等他救出天伦，我与爹爹见面时再与恶贼算帐，岂不妥当。”佳人想罢，故意站起，口尊：“蔡大爷果有意救出我父，奴家愿意侍奉。”蔡贼闻听十分欢喜，急忙叫了个小丫鬟到房中伺候。又说道：“水小姐才到咱家，你须用心扶侍，不要擅离左右，要什么东西，屋里都有。吃穿银钱任凭小姐取用。我今且到外书房睡觉。明日我托人前去，救水太爷出监。等接出你亲家太爷来，才和小姐完婚。小心伺候。”说罢，出了洞房往前面而去，倒像个正人君子。这且不提。

且说使女秋香来找院公，离县衙不远看见水治。丫鬟问说：“老主人怎么样了？”院公说：“学里文书没到，咱二人快些回去。”走到门首，只见大门上锁，二人吃了一惊。去问街房都答应不知，二人十分惊恐。

【丫鬟院公见门锁，二人心内甚吃惊。秋香说，小姐方才在家内，我才出门找院公。不知锁门何方去，叫人心中总不明。莫非小姐寻了死，再不然，一定家中遭了凶。歹人知道其中事，硬进家中把恶行。水治说，且把锁头来砸下，看一看，里面光景就能明。】

院公拾了一块砖头，尽力将锁头砸下，二人推门进去，各处瞧看，那有姑娘踪影。

【院公丫鬟各处看，不见姑娘影和踪。秋香急的连声叫，水治无言发愣怔。就里情由猜不透，这事应当了不成。秋香说，不是我县前去找你，你还在，街上挪蹭乱咕臈。水治听罢无言讲，二人难解就里情。】

二人呆了半日，院公叫声：“秋香事到如今，也就不赖你我，须得分头去找。”二人也不顾门户不门户，寻了一把锁头，照旧把门锁上。院公说：“咱二人分头去找，晚上回来见面。”各自走开。

【院公秋香找小姐，单把秋香表一番，大街小巷去寻找，只好瞧看却难言。心急未曾吃午饭，一时饥饿甚非凡。女孩人家多羞臊，要买个，饽饽充饥又

无钱。姑娘长来小姐短，叫的喉咙嗓子干。丧胆亡魂又害怕，捶胸跺脚泪涟涟。偏偏瞧着天色晚，一轮红日垂西山。无奈抽身回里跑，又如那，丧家之狗一样般。刚刚赶到城门口，城门两扇早关严。】

秋香跑的气喘吁吁，赶到城前，城门已经关上，只急的两泪交流，连声叫苦。

【两扇城门又关闭，丫鬟一见甚惊慌。跺脚连连声叫苦，双流珠泪好凄凉。今夜何处宿一晚，幼女如何在外乡。也不识，千金小姐无踪影。分明是，老天要杀我秋香。】

秋香想：“我跟随小姐上坟，听见院公说离坟不远正西，就是杏花村，村旁有我家姑娘的师父西来尼僧庙宇——水月庵。我何不到那里，一则借宿，二则找找姑娘，或者见面也未可定。”想罢，转身径往正西，两脚不停。幸是月亮天，照的明亮，担惊受怕，走了一个更次来到庙跟前。只见山门紧闭，连忙用手击户叫声：“西师傅，快些开门！”

【秋香外面将门叩，放开喉咙叫几声。看庙狗儿汪汪咬，惊动庙内老尼僧。忙叫徒弟出来看，小尼答应不消停。出来忙把门开放，认得使女到庵中。】

小尼悟行认的是水宅使女，叫声：“秋香姐，你可好吗？快些进来见我师父。”说罢，关了山门，一齐来到禅房。老尼一见问说：“太爷和姑娘都好吗？坐下喝茶。”秋香问说：“西师父，我家小姐可曾到此？”老尼闻言，说是姑娘并未来我庙里，秋香姐今日黑灯瞎火，忽然前来，又问小姐，其中有什么缘故吗？”秋香叫声：“师父！”就把老秀才被人陷入贼情说了，又接着说：“我去找院公，及至找着水治来家，小姐已无踪影，故此和院公出来分头寻找。天色晚了，城门已闭，无奈才到庵内借宿。”把前后原由告诉了一遍。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十九

话说老尼姑闻听秋香之言，不由的大吃一惊。

【尼僧闻听秋香话，不由心内甚惊疑。说道是，去年你家来上供，合家俱都到这里。我又无事把城进，那知道，你家这样事出奇。若论徒弟水小姐，知书达礼会作诗。十七八岁多孝顺，可怜母死受孤凄。我听见，几处求亲都没许，你老主，一心要择好女婿。姑娘忽又无踪影，其中古怪甚跷蹊。尼僧言词才说罢，徒弟旁边把话提。】

徒弟悟真说道：“秋大姐，你肚中想必饿了，且拿些饭你吃吧。”登时摆了些素斋。吃罢，又与老尼坐着议论。西来叫声：“秋姐姐，你家姑娘既无踪影，明日进城回家，院公也寻不着，那时须得报官才好。”秋香说：“我家爷

的官司未知怎样，不但难以叫老主人知道，就是县官未必肯准。实对老师说，明日找不到姑娘，只有一条道路，一命交于老天罢了。”说着说着，眼中流泪。老尼说：“善哉！善哉！你也不用妄行短见。我想你家姑娘并无一个亲故，他是未出闺门的小姐，一定是被歹人拐骗。”正然讲话，只见尼僧第五个徒弟走进房来。大家坐下，他这第五个徒弟名唤悟礼，就是御史云老爷的千金，名唤秀兰。云小姐走进房中，看见一个年幼的女子，是个使女打扮，就问老尼。老尼也不隐瞒，把原由对悟礼说了一遍。又说这水月禅也是我徒弟给他起了个法名，叫水月山。因他姓水，我这庙宇又叫水月庵，因为这个缘故所起。悟礼听罢，也就点头赞叹。

【正然说话交二鼓，大家收拾去安眠。留下秋香庵里睡，送他到，悟礼净室房里边。老尼小尼各去睡，惟有这，秋香陪伴云秀兰。两个俱是俗家女，无意相逢甚投缘。二人复又说话间，忽见那，戴发尼僧泪涟涟。】

且说秋香年方二八，生的人品俊巧，心性聪明，是水小姐从小贴身的使女，也识几个字儿。他起先只顾望老尼说话，这会子来到悟礼的房内，还未安寝，只见悟礼二目落泪。秋香问说：“五师父为何悲伤？”悟礼叫声：“秋姐才听你说的甚是凄惨，不由的惹起我的烦恼来了。”

【秋香闻听这句话，心中不解问根源。说道是，我家有人常到此，没见你，带发修行在此间。动问你，尊姓大名何方住，从几时，前来居住在尼庵。小师傅，尊容不像平人女，岁数不过二九年。既然伤心有缘故，自然是，遭逢委曲太烦难。咱俩都是俗家女，何不把，心事悄悄说一番。小姐见问又流泪，叫声秋姐你听言。说起我，来历苦恼真难过，我几乎，合你姑娘一样般。方才在，老师屋里看见你，为找小姐到此间，面目脸上必忠厚，不辞艰险旷野间。既然问我何原故，待我告诉你根源。咱们都是遭苦难，你总知道嘴要严。常言说，不如意事有八九，可与人言无二三。佳人说道这两句，他复又，默默无言两泪涟。】

秋香叫声：“五师傅且止悲哀，你我俱是在家之女，往日无怨，近日无仇，你我俱是遭难之人，告诉我有何妨呢？”云小姐近前悄悄把以往的事情说了一遍，又说：“奴的奶名叫云秀兰。秋姐千万嘴头要紧。”秋香闻听连忙站起来说：“姑娘乃是千金小姐，奴婢不知，望其宽恕。”秀兰把手一伸说：“秋姐，不消此言。”连忙伸手拉来坐下。不一时，同榻而眠。到了次早清晨，秋香慌忙起来梳洗，也不等老尼见面，急忙别了秀兰，说：“奴婢前去找寻小姐，回家看看门户，改日再来给姑娘请安。”秀兰反觉难舍，秋香眼含痛泪出庵而去。

【不言秋香回家转，再说担惊老院公。他也出去找主女，不见姑娘影和踪

。无奈回家来等候，又不见，秋香使女转回城。等了一夜到次早，他只是，肉跳心惊身不宁。又急又怕又抱怨，说道是，大祸滔天了不成。家内姑娘无下落，主人又在县衙中。不料我，主仆合家该当死，老天哪，不如先丧我残生。老头儿急双流泪，忽听门外有人行。】

水治正然着急，忽见门外有人行动，抬头观看原来是秋香。院公就问：“秋香你去了一夜，在那里来，姑娘可有下落？”秋香就把在水月庵借宿，找不着小姐的话说了一遍。又问：“水大爷，你是几时回家的？衙门官司怎么样了？”院公说：“我打听学里回文没到，咱家姑娘也无去向。”过了一会，院公想了一计，说：“我记得你跟着姑娘学会写字，你何不用纸写一个招子，我拿到街头，或者有人知道下落，或是谁家收留，得个音信也未可知。”丫鬟说：“水大爷，你的主意倒还妥当，就是如此。你且坐下，待我拿出笔砚立刻写来。”

【秋香时下不怠慢，铺下纸来把墨研。告禀急忙来书写，他那里，未曾举笔痛心酸，说道是，招子从来寻驴马，或者是，孩子失迷在那边。我家今日找小姐，合那光景一样般。秋香女，一边说着一边写，最可怜，墨已干时泪未干。不多一时写完了，院公说，还得从头念一番。】

秋香闻言，含着眼泪把招子举起念来。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二十

刚正忠厚水清心，屈打成招入监门。

使女秋香去看主，月婵定计哄贼人。

话说秋香含着眼泪，拿起招子，说道：“你老听真。本月十六日，家中自不小心迷失姑娘一口，年十八岁，头戴如意花钻一对，鬓边插着纸花一朵，身穿红绸棉袄，外罩青缎披风，腰系八幅罗裙，脚穿红鞋。收留者谢银三两，报信得谢银五钱。若是不信，招子为证。”

【小秋香，念罢招子递过去。水治接来拿手中，用根秫秸来夹起，要到街前走一程。迈步来到大街上，看着招子说几声。这里走来那里走，来往之人一齐瞧，都说是，这个老儿有点疯，招子原是为牲口，或者找寻小儿童。岂有个，十八岁盘头大闺女，竟会迷失无影踪。分明其中有原故，他竟还，拿着招子来念诵。也不怕人来耻笑，胡弄三光事一宗。众人纷纷来议论，院公只当耳旁风。拿着招子各自去，一时间，两腿如飞别处行。】

这且不提。且说邯郸县城内，二位教官见知县送到文书说：“秀才水如镜作了贼盗的窝主。”教官详了学院，写了个条：“革去秀才。”回文到县，知县见了文书，次早升堂，把水老者带上来，青衣皂吏一齐喊堂威，说：“水如镜快些跪下。”水老者才要问话，田知县在公案上也喝令跪下。水如镜说

：“学生身在黉门，依照王法，不应下跪。”知县叫人把文书拿来给他看看。

【青衣答应将文递，如镜接来看一巡，果是文书革顶戴，老者观瞧无话云。口中说道天杀我，浑身打战面如金。空中神佛无有眼，平地风波害好人。水如镜，又不损人与利己，并无邪淫奸盗心。身无职分同百姓，少不得，要把王法律例遵。口中连连说冤枉，垂手低头跪在尘。】

田知县这个赃官，他受了贿赂，要昧着心肠夹打水如镜，说：“我把你这老狗才。我且问你，因何私通贼盗作窝主，快些从实招来，免的三推六问。”

【赃官座上往下问，叫声糊涂老狗才。窝藏贼盗在家内，不遵王法妄贪财。今日学里回文到，去了衣衿革秀才。但要支吾哄本县，两腿夹严不放开。县官言语才说罢，清心长叹把口开。口尊亲堂老父母，此事冤屈招不来。安分守己来过日，总不会，妄作胡为惹祸灾。两个贼人不认识，平空诬赖把心歪。望老爷，还要平公疼百姓，爱民如子坐八抬。】

清心言语才说罢，知县怒气满胸怀。一声断喝说：“哇！老狗才，满口胡言，常言说，不打不招。”分付两边给我拉将下去，重打三十。

【赃官分付拉下去，只听得，青衣呐喊不住声。抖锁提绳往上跑，揪住清心不放松。揪翻撂倒尘埃地，退去中衣就上刑。两个按着一个打，只打的，阵阵发昏血水红。三十大刚打罢，上面吆喝住了刑。】

三十板打完，青衣把水如镜抬上，跪在案前。县官叫声：“水如镜，如今打也不招，想必还要挺刑。你再不招，我就要动夹棍了”。

【赃官上面叫招认，如镜说，影相并无怎么应，即便将我用刀剃，我也是，负屈含冤不招承。老爷须当发慈悲，为民父母要想情。不可听信旁人话，也要留个好声名。县官闻言冲冲怒，刁民胡说理难容。头上乌纱望上挺，他把那，惊堂拍的响连声。喝叫两边抬夹棍，给我拉下老畜生。快些狠狠来夹起，不许丝毫予放松。任凭你，钢筋铁骨不怕死，定叫你把案情应。】

县官分付夹起来，两边衙役一齐喊堂威，望上飞跑，将水如镜拉下来，扒去鞋袜，两腿套上夹棍，一个揪着头发，两个拉住绳头，就要动手。

【夹棍套在踝子骨，两个青衣拉住绳。水生时下魂不在，连把青天叫几声。清心并未作窝主，也无有，隐藏窃盗与贼通。就便今日夹死我，老爷你，妄害良民是屈情。县官闻听全不理，他在那，座上开言分付一声。】

赃官在座上并不听如镜之言，分付给我夹起来。

【上面分付快夹起，青衣们，喊堂动手吓人魂。两个使劲齐用力，嘎吱吱，连声直响痛发昏。皂吏又把绳拴紧，清心两腿疼十分。青衣又把头掀起，对面就把凉水喷。照脸一口臭冷气，如镜苏醒把话云。】

刑法太狠如何禁受？老秀才顶梁骨上三魂出窍，七魄归泉，紧咬牙关，双

合二目。水如镜慢慢苏醒过来，只觉浑身发木，下半节就如泥塑一般，竟不是自己的身子了。县官又问说：“水如镜招啊不招？再若不招就用杠子撬了。”两边衙役喊叫：“快招啊！”

【知县又叫快招认，水老者，心中好似滚油煎。登时复又生了气，不由的，忿怒攻心冒火烟。望上开言就说话，叫了声，屈家良民田县官。你今身为一县主，反倒坏法把赃贪。串通了，强盗匪类行奸计。你本应，察拿奸恶把民安。你只顾，依仗权势行残暴，报应循环在眼前。不如早早杀了我，免得你，一片奸心总不干。越说越恼越发恨，只急的，怒目横眉骂县官。赃官长来县官短，咱俩今朝把命捐。县官闻听如镜骂，不由的，紧皱贼眉眼睁圆。】

田知县见水如镜出言不逊，指名大骂，坐上含嗔，无名火起。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二十一

话说田知县用手一指叫声：“水如镜，你胆大包天，竟敢骂本县。”水老者叫一声：“田子寿，我这条命交给你这赃官罢了，要夹要打任凭于你。”知县闻言越发火起，又要叫人用杠子撬打。只见书办王判官在旁口尊：“老爷，水如镜既然不招，暂且收监，窃盗案件不甚重大，改日再审，另定口供。老爷且请消消怒气，回后用饭罢了。”田知县听了书判之言，座上点头，分付：“水如镜既然不招，一时难以定案，暂且收监，改日严加拷问。”说罢，欠身退堂。青衣上前提锁，衙役松了夹棍。老秀才登时又是一阵发昏，醒转过来，用锁套上。进男牢交付禁卒带去。三班退出，打点闭门。这且不提。

且说院子水治年纪已老，早晚受了些劳苦，又受了些惊吓，茶饭不能应时，不免病卧在床。水家平空遭祸，父南女北，只剩下使女秋香看守门户，扶侍院公，两条肠子，一肠牵挂小姐；一条惦着老主人。

【院公水治身得病，只剩下，使女秋香守在家。想念小姐和老主，时刻惦念泪如麻。早晚间，还要扶侍老院子，捶腿捶腰送水茶。仁义美貌小使女，不离寸步只看家。按下水宅且不表，再表佳人在蔡家。】

水月婵住在蔡护家中，虽有丫鬟扶侍，早晚端饭端茶，殷勤伺候，吃穿用度却很便宜。蔡护又不来缠绕，虽然安静，到底心中害怕，又牵挂着父亲未知吉凶。一天到晚也不想梳洗，也不想吃用，就是本身衣裙穿戴，坐在房中两泪汪汪蛾眉紧皱。

【幸喜蔡护不缠扰，又无计施可脱身。蔡家奴仆来相哄，小姐不理半毫分。放着那，绫罗绸缎全不看，珍馐美味不沾唇。思念父亲想使女，秋波杏眼泪纷纷。几次要想寻自尽，怎奈他，房中时刻不离人。不言月婵遭大难，且把恶贼讲一巡。】

蔡护用稳军计稳住佳人，一连就有十几日。几次要往洞房和水小姐成亲，怎奈佳人总不梳洗，泪眼愁眉，面黄肌瘦，觉得十分无趣。又怕佳人问他父亲的下落，如何答应，又叫丫鬟使女前去百般哄恁他总不理。若要硬行，又怕女子寻死，左难右难十分闷倦。忽然走出门来，就遇见段三、高二一齐叫声：“大哥这些日子可曾恭喜没有？”蔡护见问，唉了一声，说道：“小姐进门半个多月，尽管百般哄恁，分毫不理，仍是照常哭泣。因他这般光景，竟把我的兴头打了。我曾许下救他父亲出监，他却应许成亲，又怕救他父亲出来，女子一时变卦。我前者想了一个主意，只说他父亲已经亡故，女子闻知也不过哭上几场，料他已无父母，身无依靠，不顺从我还飞到那里去。”

【蔡护说罢一席话，铁皮鼓，先就开言叫大哥。这个计策虽然好，还要思量细颠夺。你若家中去撒谎，怕他生疑事不合。我今替你出主意，你竟家里去坐着。等我到府去送信，小弟前去把话说。自有花言和巧语，说讲出来定不拙。只要那，水家姑娘亲听见，我的哥，定然成就女娇娥。高二说罢段三喜，还是老二点子多。】

蔡护说：“一人不及二人智，高兄弟比我想的真巧。事不宜迟，就是此事好。”段三扑嗤一笑说：“哥，这就是门后头放”“金，等不到黑了。不如混过一夜，明日到府，得个真信。”蔡护点头说道：“就依此计而行。”这且不提。

且说水老者跟着禁卒，进了监牢。禁子问说：“你老人家可是担花巷水相公吗？”水如镜说：“大哥，小老儿正是。你尊姓大名怎么认识我？”禁子闻听，让老者会坐在尘埃。自己也坐在一旁说：“老相公，听我说来。”

【禁子开言道，尊声老相公，若问其中故，听我说分明。我以前，水月庵中当老道，作活扶侍众尼僧。姓黄名字叫黄银，今年三十还有零。我记得，那年相公庵里去，西来喜爱千金女，认作徒弟起法名。吕氏奶奶可硬朗，还有个，家人水治老院公。有个丫鬟十一二，名唤秋香甚聪明。我因为，一口闲气离了庙，当个禁子在监中。水爷今日因何故，这样的，枷锁临身受苦刑。你老犯了什么罪，始末原由对我明。水老闻听禁子问，未曾说话泪直倾。】

水如镜叫声：“黄大哥，你认的我，我却不大留心。我老婆子旧年亡故，只因我平素不与人家来往，又不随时，不知得罪了谁，竟被两个不认识的贼盗，赖我使了二百两银子，作了窝主。县官革了我的秀才，把我打了三十板子，打的肉绽皮开，又夹了一夹棍，夹的我筋骨皆碎。”说着，说着，不觉放声大哭。又用手指着监外大骂：“狗知县贪赃枉法，诬害良民。”黄银连忙劝说：“老相公不要惹祸，官府倘若听见，我这屁股真真就要烂了。”

【禁子闻言忙劝解，叫声相公你听言。听我相劝且忍耐，不如设法保平安

。第一大事保身体。现在他，一亩三分地里边。板子夹棍是玩意，百姓人人出怨言。有个恶奴名刁保，书办名称王判官。伙同贪赃又受贿，害人残生当等闲。我劝你老消消气，低头忍受保平安。禁子说罢一席话，把一个，心直先生气炸肝。】

这时如镜看见窃盗牛同、李玉田戴着铁锁，从对面房中走出来，不由的气往上撞，用手一指，开言大骂：

【老者一见无名动，两个凶贼骂几声。我与你，素不相识无仇恨，因何把我陷贼情。老者越骂越生气，手指牢边骂县公。水爷高声来大骂，只听得，禁子开言劝一声。】

牛同、李玉田两个毛贼明知受了贿买，原是凭空诬赖，不敢言语，只得低着头，各自躲开。禁子又劝了一回，水老者怒气微息，只是长吁短叹。禁子叫声：“水大爷，你老受此苦处，家中并不知道，府上老院公怎么也不来看看。”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二十二

话说禁子黄银端了一碗热汤，递给水老说：“老相公你有了年纪了，不要担着饥饿，这是我吃的一点不堪的面汤，你且喝口压压饥饿。”老者点头说：“难得黄大哥这片好心。”连忙接过喝了几口。禁子说：“老相公你且耐性坐坐，我烦个朋友到你府上送信。”老者说：“蒙你看顾，实在感激。只求急快，感恩不尽。”果然黄银烦人到水家送了个信。

【不言如镜身受罪，再说水宅得信因。院子水治病才好，秋香忧愁甚伤心。眼中不住流痛泪，说道是，太爷受苦人难禁。姑娘偏又无踪影，倒只怕，老主闻知必更嗔。小丫鬟，为难多时无其奈，叫一声，大爷留神听我云。】

秋香对水治说道：“老爷受罪坐在监中，你老又走不动，说不得，我去看看才是正理。”水治说：“秋大姐说的很是，你就走上一遭，一则探探主人定了何罪，二则送点盘费，太爷也好使用，那个地方非钱不行。”秋香答应，立刻打点首饰。

【好一个，年轻幼小秋香女。要往监中看主人。连忙打点首饰罢。说道是，大爷留心看守门。迈步如梭来的快，一时到了县衙门。守门的，开言问说那女人，你在此，探头缩脑找何人。】

女孩儿年轻初次进衙门，一则害怕，二则又不知找寻何人，才能领着进监。刚到了辕门以里，两边张望，只见一个把门的快手，一声断喝说：“你这女子在此作什么？你找何人？”秋香忙说：“我家主人现在监中，我想探望老主人，求大爷行个方便，带奴进去。我送酒钱给大爷吃酒罢。”说罢，从腰中取

出二百钱来递过去。俗语说的好：有钱能使鬼推磨。快手得钱说：“跟了我来。”

【快手说罢头里走，秋香后面紧随跟。进了衙门朝西拐，绕过后堂到监门。虎头门前来站住，看监伙计你听真。水家有人来探望，使女前来看主人。】

快手说罢，扬长而去。里边禁子听的明白，就知信传到了，连忙走出将门开放，二人彼此观瞧叫声：“秋大姐你好吗？可还认得我吗？”秋香说：“你可是在水月庵作活的黄大哥吗？”黄银答道：“正是，如今我在这里当禁子了，你来看老相公快些进来。”说毕，关上监门登时来在牢房，用手一指说：“那不是你家老相公，你进来吧。”秋香进了牢房，见到水如镜坐在尘埃，蓬头垢面，二目双合。丫鬟一阵心酸，赶上前来双手拉住跪在面前，叫了声：“我的老爷。”水如镜正然思家想女，身上棒疮疼痛。忽然听见有人叫老爷，悲声惨切，把老者吓了一跳，睁眼一看，瞧见了使女秋香。

【水老者，看见使女面前跪，悲切切，手拉衣衫叫主人。如镜一见刀剜胆，不由痛哭泪淋淋。口中连把秋香叫，你如何，会来监内看我身。小年纪，抛头露面街前走，难为你，担惊受怕进衙门。可怜你，看守门户伴小姐，今日里，又看年高老主人。真真的，幼女胆量赛男身。水治为何他不到，倒叫你，年轻女子进衙门。快些起来告诉我，秋香落泪立起身。】

秋香含悲带痛站将起来，老者就把已往的原由告诉丫鬟。又问水治为何不来，小姐在家可好吗？秋香见问小姐，心内吃惊，回音禀说：“小姐在家却也平安，就是心里挂念太爷。院公水治现染时症，不能进监请安，故此奴婢前来。”水老点头只当真情。秋香说着拿出一包银子说道：“禀爷，这是家里存的白银五两。太爷收在身边使用便了。”水老接过收起说：“秋香你回去吧，青年幼女不便留在此间，回家陪伴姑娘。他若涕哭，用言劝解。我若有命出监，我的儿，我把你与姑娘一样聘嫁，不辜负你小小幼女一点孝心。”老者说着放声大哭。秋香说：“我要去了，你老自己保重要紧。”说话之间，禁子走来了。丫鬟递了银子一两，叫声：“黄大哥你平素为人最好，从前水月庵中俱都相熟，今日在此当差，凡百事情求你照看老主人，奴家感激不尽。”说着，双膝跪倒，眼中流泪。

【秋香落泪双膝跪，叫声黄爷听我言。白银一两暂收下，些须敬意莫憎嫌。早晚照看我家主，昔日相熟水月庵。倘若老主出牢狱，你使我重生一样般。我就认你为义父，送终养老当儿男。乃是个，女子不能别孝敬，我却会，缝连补绽与你穿。好一个，聪明女子将人买，说的那，牢头禁子泪涟涟。叫声秋姐言太重，你只管，放心且自转回还。白银一两我不要，患难之中你用钱。秋香闻听开言讲，叫声黄爷听我言，你不收银我不起。老者时下也开言，叫声大哥

收了罢，你不收银我无颜。禁子无奈来收起，小秋香，方才站起泪不干。又向主人说奴去，擦泪停悲出了监。不说那，丫鬟回家告水治，也不说，老者如镜在南监。书中单表何人等，说说那，断路鬼恶贼名段三。】

段三这一日手中十分空虚，想了一个发财的主意，来到蔡护家中，撒谎说是有个作外官的亲戚回来，须得借套新衣，还有几十两银子买些水酒礼物送进城去，打个秋风，过午回来，照数奉还。蔡护因他是个朋友，只当真事，借了一套衣服，二十两银子。段三千恩万谢。次日五鼓起身，悄悄竟奔京都而去。这也不提。这日早晨，铁皮鼓高二起来梳洗穿衣，想着给蔡护送信。原是头一日定的鬼计，一清早来在蔡护门首，故意用手敲门高声叫说：“蔡大哥在家吗？”家人开门来看说：“是高二爷来了吗？”急忙进去告诉。蔡护故意站在洞房门外高声说道：“大清早晨，高兄弟到此何事，快些请进来。”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二十三

话说高二故意的慌慌张张走将进来。

【蔡护故意窗外站，只见高二走进来。叫声大哥我来送信，这事须要听明白。令岳水爷监内死，得了暴病赴泉台。快些打点进城去，急急殡殓好抬埋。言罢故意说慢哉，又叫大哥备棺材。恶贼着急说怎好，急忙掀帘走进来。开言就把小姐叫，令尊可叹有奇灾。我打算，今日进城去打点，保他暂且出监来。身得疾病偏亡故，可怜你，父女永远两离开。我今既然作女婿，少不得，去买装裹与棺材。刨一个，深深坑儿去埋葬，尽一尽，翁婿情肠理应该。说罢故意不怠慢，装作似，低头迈步口中唉。作弊行奸哄小姐，他指望，佳人以此定和偕。月婵听说父亲死，不由的，房中痛哭泪盈腮。爹爹呀，平素为人多正气，却因何，无端大祸又飞灾。想你走的也不远，等一等，孩儿同你赴泉台。越哭越痛声不住，只哭的，秋波血泪染香腮。】

水月婵哭够多时，丫鬟在旁边解劝，无奈止泪停悲。只见蔡护走进房来叫声：“贤妻，请免悲伤，人死不能复生。我差人拿了五十两银子去料理令尊后事，只管放心。”小姐闻听低垂粉颈，总不言语。恶贼开言说：“小姐，令尊今已去世，料你此身更又孤苦，不如今晚成亲，明日也好同你进城，到家料理你家务。若不成亲，师出无名，怎么同行前去。”

【恶贼又来哄小姐，只想成亲与交欢。撒谎撂屁心不善，弄成圈套造虚言。分付快些收拾酒，我与小姐饮一盅。一则是，先替奶奶解解恼。二来是，完结百岁美良缘。恶贼越说心越喜，只乐的，抓耳挠腮长笑颜。蔡护只想偕连理，水小姐，芳心暗里吓一蹶。】

蔡护分付丫鬟仆妇：“快把簪环首饰衣裙等物取来，伺候你奶奶梳洗。

”说罢，出房催着家人收拾，就要送进洞房。丫鬟使女闻听主人分付，急忙取衣服首饰物件。两个小丫鬟端洗脸水，支镜子，梳篦子，这才一齐上前口尊：“奶奶，请你老梳洗穿戴。”

【丫鬟们，齐说奶奶请梳洗，脂粉钗环准备全。我家爷，等着你老同饮酒，今夜里，还要作对并头莲。佳人闻听这句话，心下着忙吓一蹶。暗想这晚脱不过，恶贼这次不容宽。少时饮酒定然醉，未免的，仗酒横行把奴缠。老天哪，奴身今日逢绝地，想必是，神佛有意杀月婵。】

佳人前思后想没有脱身之计，又见丫鬟仆妇口尊：“奶奶请梳洗穿戴，完了好吃酒饭。”小姐越发害怕，暗说：“不好，今日定然难躲。”忽然想出一个主意：这个狠贼他既将奴留在此间半月有余，逼奴成亲作他妻子，我父又亡故，我不依从他，明日断不带奴进城见我天伦的尸灵。罢，罢！宁可丧了这条性命，我父女活时不能相见，死后相逢也是枉然。与其作个孝女，不如消除心头之恨。想罢，叫声：“丫鬟，你们不必都在房中，只用两个小些的扶侍我就是了。”众人一齐答应。就有那仆妇说道：“姐姐，他可依了，想是害羞，不用咱们也罢。把夏莲、春梅留下服侍她，你可出去请爷进房，一件大事岂不完了。”

【众人闻听齐说好，留下一对小丫鬟。二人都有十三岁，服侍小姐在房前。蔡护正往上房走，仆妇告诉事根源。恶贼听说十分喜，分付快把酒菜端。家人一齐忙答应，洞房以内设杯盘。又说道，不用下那长寿面，子孙饽饽慢慢端。劝着你，奶奶多吃几个，好等着，来春给我养儿男。生下一个夸门子，叫你大爷好喜欢。恶贼说着高声笑，真家似，鬼哭狼嚎一样般。】

蔡护是个豁嘴子，忽然大笑，把一张嘴咧在三处。再说月婵小姐看仆妇俱都散了，留下两个丫鬟不过十二三岁，房中伺候佳人，也就梳洗了一会，也不戴那钗环首饰，不擦脂粉，不穿带颜色衣服，呆呆的坐在房内。恶贼在窗外就问：“你奶奶梳洗完了没有？”两个丫鬟说：“回爷，奶奶已经梳洗完了。”恶贼分付厨下预备酒席上来。家人答应一声，不多时擦抹桌案，将酒席摆列停当。仆妇上前把酒一齐斟上。

【仆妇把酒来斟上，蔡护含笑走近前。口呼贤妻饮一盏，今日结下好姻缘。咱二人，如鱼似水成恩爱，真个是，郎才女貌两相欢。家道富足人难比，吃穿尽有广银钱。牛马成群无其数，细缎绫罗随意穿。高房大屋来居住，美味佳肴任意餐。你今与我成夫妇，生来造化非等闲。说着拿杯来让酒，可与贤妻同饮干。】

小姐暗暗切齿，无奈何口尊：“相公，奴家从来不会饮酒。”恶贼见佳人还口答话，喜了个心痒难挠，说道：“美人既不饮酒，何不用些菜饭，晚上还

有子孙饽饽，贤妻还要多吃几个，好养个夸门子儿。”

【恶贼拿杯腮带笑，悦色和容满面春。坐在对面浑身软，热地蚰蜒卷几分。拿起筷子来夹菜，贤妻用个热点心。天长日久把日子过，不啖茶饭损精神。不必害羞吃些罢，顺意开怀我放心。】

蔡护说着说着，夹起一块肉来，望小姐嘴上一递，佳人把身一歪，躲将过去。恶贼笑了一笑，接着一连又是七八杯。月婵见贼徒酒有八分，心中暗暗打算。

【好色贼徒又贪酒，醉眼乜斜叫佳人。趁着青春还不乐，转眼间，鬓发如雪白似银。那时节，回想青年时已过，错过光阴无处寻。恶贼说着又饮酒，一轮红日往西沉。】

天色已晚，掌上银灯。恶贼大醉，分付说：“你奶奶没有吃饭，快撤了残席，端子孙饽饽，别饿坏我的美人。”仆妇一齐答应，登时端了小菜，摆上子孙饽饽，又把床铺好。恶贼说：“各自散去，房中有我照管奶奶咧。”丫鬟仆妇俱已明白，一齐咧嘴而笑，各自散去，屋里只剩下蔡护和小姐。

【恶贼打发人都散，连忙关上洞房门。挪过银灯面带笑，乜斜醉眼看钗裙。口中连把美人叫，热腾腾饽饽味又新。里边包着一兜肉，吃上几个点点心。恶贼徒，子孙饽饽拿在手，嬉皮赖脸靠进身。手扶着，小姐素肩如面软，一阵阵，香气扑人可以闻。佳人含羞垂粉颈，他的那，芳心乱跳两眉频。腹中暗把贼徒骂，银牙咬碎恨十分。无奈低头不言语，赛牛头，意马难拴似火焚。】

蔡护端着那盘子孙饽饽，走到佳人面前，拿了一双筷子递给小姐，叫声：“奶奶趁热儿吃几个罢。”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二十四

性烈佳人水月婵，刺死蔡护恶贼奸。

不亏观音临凡世，烈女早已命归泉。

话说佳人见蔡护紧着纠缠，心中思想：贼徒已经醉了，须得如此这般才能脱身。烈女主意已定，他就慢启朱唇，口尊：“相公既然要奴为妻，须要先说明白，奴家就依。”恶贼乜斜着两眼叫声：“美人，你既依我，就要吃我身上的肉，也是愿意的。”佳人说：“有三件。”蔡护说：“那三件？”烈女说头一件：

【仆妇丫鬟都不用，叫他们，各干营生离洞房。第二件，奴想父亲死的苦，我还要，作篇祭祀好文章，明日灵前去烧化。第三件，念奴还是闺门女，请郎君，灭烛宽衣先上床。恶贼听罢哈哈笑，这都容易碍何妨。】

蔡贼说：“贤妻你这三件，俱都合理，我都应允。”佳人说：“既然如此，相公请先安歇。奴家作篇祭文，随后相陪就是了。”恶贼带笑说：“是，遵

命。”就去摘帽脱衣，先上床去睡了。口内又说：“美人，你就快作祭文，我在床上等你。”

【恶贼上床先睡下，口内连连叫美人。快些作文别怠慢，等你共枕好同寝。早早成就恩和爱，别要使我太焦心。佳人切齿忙答应，故意延迟写祭文。】

列公，水小姐作祭文原是支吾，他早已拿定主意，性命付于流水。不多一时，恶贼已经睡熟。佳人暗想：“若要悬梁自尽，我父亲死在监中，无人报仇雪白，白养我一场。今日至此，都是这狠贼。”想到其间，不觉蛾眉一竖。把心一横，说道：“也罢，趁他大醉，何不将他刺死再去逃走。一则给人除害；二则算给我父亲报仇。”

【烈女内心发了狠，一时怒气锁眉梢。连忙就把衣裙系，重新用帕把头包。一边收拾一边怕，暗暗担惊又发毛。又恐怕，仆妇丫鬟把门紧。又怕那，蔡护贼人没睡着。回头又把恶贼看，只见他，酒气扑人醉滔滔。佳人一时四下看，手拿银灯各处瞧。寻找多时无利刃，不由心似滚油浇。再若延迟恶贼醒，奴身今晚不能逃。只急的，打战筛糠体乱摇。只急的，口中暗把青天叫。只急的，杏眼双双泪珠飘。佳人正然发急躁，忽见那，床上贼人身乱摇。】

小姐正然找不着利刃，忽见恶贼在床上伸了个懒腰，口内又叫：“美人快上床来，好交鸾凤。”把个佳人吓的胆裂魂飞，只当恶贼酒醒。听了听复又打呼，这才放下心怀，又去留神细看。恰好事又凑巧，只见衣架上面挂着一把三棱宝剑，连忙上前使劲从鞘内拉将出来，却是一把锋利的利刃。佳人满心欢喜，把衣袖挽了一挽，手拿宝剑轻移莲步，走至床前。只见蔡护仰面朝上睡熟，佳人顿时杀星附体。

【节烈佳人拿宝剑，挽上袖子掖衣裳。轻轻把被来掀起，蔡护凶徒在梦乡。烈女这时不怠慢，立刻动手举钢锋。对准了咽喉望里刺，一声响亮事难当。赛牛头，混朦之中难挣扎，活该命尽不能防。哎哟一声罢了我，嗓子已经冒红光。小姐骑在贼身上，使尽平生力一场。只刺的，鲜血直流四下淌。只刺的，手脚乱动混张狂。只见那，金寝绣被朱砂染，斩了一对绣鸳鸯。佳人恐怕他不死，浑身使劲剑摇晃，等了半晌不见动，凶徒闭目见阎王。烈女方才住了手，力软精疲坐在床。心中不住扑登跳，手脚难抬遍体凉。歇了半盏茶时候，看见明月上纱窗。忙把那，血染衣服来脱下。换一件新衣走出房，明月当空瞧真切，这佳人，悄悄吹灭那银灯。】

佳人将灯吹灭，恐怕屋里有亮。这是一个巧见识。又把门关严，这才迈步往前走。心中乱跳，复又寻思，不知大门在那边。幸亏月色明亮，又往前走，忽然瞧看大门紧闭。来到跟前，看了看，虽然拴闭，却无锁头。用力将门拴抽下来，将门开了半扇，挨身出去，抬头一望，果是村庄旷野。

【佳人走出大门外，看了看，果是旷野小村庄。心中不住突突跳，不觉秋波泪两行。说道是，奴家自幼在家内，从来不知到门旁。今日里，担惊冒险伤人命，报仇雪恨理应当。怎奈我，脚小又难行远路，旷野荒郊路渺茫。东西南北不能认，何处逃脱去躲藏。佳人想罢无其奈，迈动金莲脚步忙。】

小姐想：“也罢，事已至此，少不得逃出这个村子，再拿主意。”糊里糊涂走出村来，只觉两腿疼痛有些费力，又恐有人随后赶来，无奈忍着疼痛，两气奔走了十数多里，力软身乏，实在不能走了，坐在尘埃。正是夏末秋初，忽然一阵风，吹得寒冷难当。佳人想起往事，一阵伤心，杏眼中纷纷落泪。

【佳人伤悲坐尘埃，想后思前泪两行。奴今杀了恶蔡护，人命关天怎么当。要想躲灾去逃难，不认的，南北东西那一方。欲待找路把城进，半夜三更路渺茫。况且难把家回转，连累水治与秋香。我只有，一人有罪一人受，断不肯，遗笑邯郸论短长。荒郊旷野无人走，我是个，青年幼女一姑娘。就便走尽天涯路，知疼知热在那乡。佳人想到着急处，不如一命见阎王。一则好见天伦父，节义留传万古扬。金风透体衣裙冷，腹内无食饿怎当。只忧老父生扯散，却叫贼人把我诓。今夜荒郊将身死，立志全节作外丧。吉人自有天保护，惊动菩萨降下方。】

水月婵要寻自尽，早已惊动观世音。菩萨正在云端经过，看见一股冤气冲空。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二十五

话说观音大士见一股冤气冲空，早知其意，说道：“善哉，善哉！墨女星有难，不免搭救一番。”说罢，掩住金光，摇身一变，变了个须发皆白的老者，头戴一顶草帽，身穿一件布袄，脚蹬麻鞋，推着一辆小车随后走来。把佳人吓了一跳，看了看是个推车的老者，只得将身闪在一边。忽见老头儿也停住脚步，开言问说：“这位姑娘是从那里来的？天气才交五鼓，你听听村里鸡儿才叫头遍，你一个孤身幼女如何便宜。你若是和我同路，何不告诉于我，你就坐了我的车上，大家好走。若不同路，竟请自便罢了。”

【佳人闻听老者话，心中喜惧两相连。怕的是，老者叫他上车子，惟恐其中有祸端。倘若是，刨根问底盘问我，编造假话难上难。喜的是，老者叫他车上坐，比着那，迈步行程不费难。佳人腹中来辗转，自尽心肠撂一边。】

老者又说：“这位姑娘不必多心，趁着天还没亮，若是同路，快上车好走。”烈女随口答应说：“老人家，奴要上京去的。”老头儿听说：“正好，我也要进京，快上车来坐下，大家好走。”佳人闻听，说：“虽然蒙你携带，奴家腰中分文全无，如何坐得车呢？”

【老者微微笑，有语叫姑娘，快来车上坐，无钱又何妨。我看你，年轻幼

女荒郊外，徒步登程怎么当。万一路上有差错，遇见歹人怎提防。方才问你京中去，我也是，投奔亲戚到帝邦。有钱无钱何妨碍，心中不必乱猜想。佳人闻听忙点头，老人家好个热心肠。萍水相逢多仁义，感念你，良善恩情断不忘。说着就把车来上。老头儿，两手推车脚步忙。说是走来十分快，亚赛腾云驾雾忙。】

佳人坐在车上，老者推起如飞似箭。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：

月婵小姐真命苦，节烈存心刺蔡护。

逃灾避难走他方，旷野荒郊多奇处。

吉人难里会呈祥，自有解救离乡土。

坐车佳人二九年，推车老者八十五。

吱扭吱扭快如飞，只见老头扭屁股。

那晓一盏热茶工，已经过了彰德府。

神仙妙用，凡人那里知道，没到天明，走了几百里路。这时月婵因几天未进饮食，饥肠辘辘，叫声：“老人家奴的腹中饥饿，寻个镇甸，将我头上银簪变卖一支，买些茶饭吃才好。”老头说：“小姑娘这里没有卖的，你饥饿了，我车上那小口袋里装着现成的馒头，随便且吃几个，等天明再寻个去处喝些茶水。”小姐答应，果从口袋里拿出来，竟是稀软的白面馒头，一时间就吃了三四个。

【水小姐，车上馒头来吃罢，忽然腹内暗沉吟。只顾车上一路走。不知那，老者是谁那里人。须要将他问一问，就是同行也放心。佳人想罢忙启齿，老人家留神听奴云。】

水月婵叫声：“老人家，我还不曾通问高姓大名，家住何处，今年高寿多少，家中还有何人？”

【老者闻听问，叫声小姑娘。我姓观来名大士，并无妻女和儿郎。早过了，花甲开处难讲寿，不过是，随便吃穿走四方。就是一件心肠热，专意爱，济困扶危救善良。我这来，因为心内多烦恼，要见个，新鲜世面开眼光。姑娘你在何方住，姓字名谁住那方。想必你，有了灾难离故土，姑娘须要诉端详。佳人听见老者问，无言对答暗思量。烈女勉强来答应，开言叫声老人家，奴家就在县里住，今年年纪正十八。姓水名叫婵月孝，只因我，爹爹今年娶后妈。不疼前妻亲生女，百般打骂欺负咱。无之奈何才逃走，夤夜悄悄离开家。原曾想，寻个自尽将身丧，你老行善把恩加。叫我上车同行路，重生父母不大差。佳人说罢前后话，老头儿，推车不住笑哈哈。点头复又把佛念，念了声，救苦观世音菩萨。二人复又往前走，老者步下走如风。佳人车上不知道，那知神佛暗加工。别说相距一千里，就是万里顷刻中。刚走的，天才发晓东方亮，一抬头

，看见京都锦绣城。】

二人到了彰仪门，两边铺面才开。老头儿把车推到一个茶馆门前，走进铺中要了一碗清茶，拿到车上，给佳人喝了几口。不多一时，街上人多起来，十分热闹。那些作买作卖，轿马车辆，经商旅客，实在繁华。老头儿推车继续往前行走，眼前一座庙宇，庙门上额写的是“#建报国禅寺”六个大字。老头儿说：“姑娘，在这庙门前歇息歇息，大家好作定夺。”二人来到庙门，坐在台阶之上。老头儿这才口称姑娘：

【老者有语来讲，叫声姑娘听我言。此时已到京都内，还要同行到那边。我虽年老男子，你是女子在青年。此处却又无亲眷，那里安身弄吃穿。又无亲来又无故，咱们称呼彼此难。须要商量一个主意，各干营生到两全。】

佳人闻听老者之言，心内暗转：“奴家刺死蔡护，原要逃在外边寻个自尽，恐怕落人之手。忽遇见老者，来在京城，我有个主意。”佳人说：“老人家，咱二人不如认作父女，才好称呼。”老者说：“这却使得。还有一事也要商量明白。此时父女相称，到也容易，但无下脚处，怎么生活。”

【佳人闻听心暗想，老者说话甚通情。我二人，同居也非长久策。各想道路好谋生。一时难想好主意，不由的，一时急躁泪盈盈。】

佳人想不出道路，只急的短叹长吁。老者开言叫声：“姑娘，我倒有一个主意。京都乃是大邦之地，什么显官大官巨万的财主没有，不如投个人家，讲不得为奴作婢。一则隐姓埋名；二则得个安身之处，强似跟着我一个推车之人。况且我又年老，风中之烛，瓦上之霜。倘有病灾，你更不得方便。依我所行，断然不错。”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二十六

话说佳人闻听老头儿之言，说道：“计策倒好，就只一件，是初到此间又无熟人，知道谁家买我。”烈女说着，不由的秋波内珠泪涌，簌簌直滚。

【佳人说到伤心处，痛泪双双往下流。离家才把京来进，此处人生面不熟。又没个，引进之人去打听，前行何处把身投。小姐说着多伤感，凄凉凉，紧皱蛾眉面带愁。】

小姐十分为难。老者说：“姑娘，我如今有个主意，你叫我爹爹，我叫你女孩。因为母亲去世，父亲年老不能养赡，故此寻个主儿卖身。一则可以吃饭穿衣；二则卖几两银子给爹爹作个棺材本，有人要买，也未可知。”佳人点头说：“就是如此。”老者说：“你上车坐下，待我寻个草标儿。”老者寻了个草标插在小姐背后，故意望着佳人叫声：“我儿。”烈女无奈也叫声：“爹、爹。”

【苦命佳人要寻主，粉项低垂插草标。眼泪汪汪暗伤切，心内想家万分焦

。水小姐，车上含悲心内痛。老头儿，推着车子四下瞧。顺城门内大街上，西单牌楼往北瞧。甘石桥，热闹去处把车住。老头儿，故意为难把话招。小老儿今日卖亲女，只为家寒甚难熬。我孩儿，母亲已死实难顾，行好爷们德行高。我小女，卖身只要银五两，立张卖契就开交。老者说的多凄惨，众人围着问根苗。不说那，多人赞叹齐言讲，来了个，醉鬼牙徒唤小毛。】

且说宛平县的人牙子小毛，喝的一溜歪斜，来到跟前，见众人围着一辆小车你言我语，他也走来观看，问了问才知这件勾当。他说道：“老头儿，你女孩十几岁了。”老者说：“十八岁了。”又问：“你姓什么？”回言：“小老儿姓观。”“你这女儿叫什么名字？”老者说：“名唤观姐。”小毛闻听把眼一翻，说：“怎么他也姓观？”众人都认的小毛，知道他平素爱喝一盅，一齐大笑叫声：“狐仙爷的顶马醉猫，大清早晨就醉了。他老子姓观，女子自然也姓观，不要混搅。你是牙行给这女子寻个主儿。他只要五两身价。你认的人家多，何不行个好，他自然谢你个脚步钱。”小毛也斜两眼说：“这个容易，五两身价，若说成了谢我四两六钱银子罢咧。”众人大笑说：“别闹了，统共五两银子，给你四两六钱，岂不是都归你了。”小毛说：“那就给他个四两六钱，送我四钱。”众人说：“这还不离，你不必耽误工夫，若有人家何不替他料理料理？”小毛点头说：“是，现在御史云宅里要买个使女，也罢，你爷儿俩跟了我来。”

【小毛说罢头里走，一溜歪邪脚不停。老头儿，推着车子紧跟定，围绕闲人散个净。一直径往正北走，四牌楼，刚刚过去在正东。才进胡同离不远，只见那，云宅不远咫尺中。且不言，小毛带人来找主，再把夫人明一明。】

云老爷的夫人陈氏诰命，这日坐在房中，忽然想起女儿，不由的一阵伤心眼中落泪。

【陈诰命，这日房中来闲坐。想起亲生女秀兰。不由眼中双流泪，不辞而去因何故，想坏娘亲苦不堪。娇儿呀，来了罢么来了罢，早早快把故乡还。诰命哭的如酒醉，只见那，仆妇丫鬟劝一团。】

一个丫鬟走将进来说：“禀太太，人牙子小毛儿领了一个年轻的女子来，说咱家要买个丫鬟，带来给太太观看。”诰命说：“既然如此，领他进来我看一看。”

【丫鬟答应走出去，领进卖身女钗裙。云宅主仆齐观看，见佳人，举动风流又斯文。浑身装扮多缟素，乌云上，只有银簪一两根。又见他，蛾眉杏眼芙蓉面，一点樱桃染朱唇。姿容俊美多典雅，体态风流骨骼沉。站在一旁不言语，凝眸沉思有精神。丫鬟仆妇齐赞叹，说道是，这个女子貌超群。好像咱家大小姐，模样仿佛女千金。不说使女齐言讲，再说诰命更留神。】

陈氏诰命见女子走进房中站在一旁，低垂粉颈泪眼愁眉，细看姿色，真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，越看越俏，且与秀兰小姐模样相仿，复又想起亲女，眼中落泪。问说：“女子，你今年十几岁，何处人氏，为何卖身，要多少身价？”水小姐见两边使女丫鬟垂手站立，一个个穿戴鲜明。又见床上坐着一个夫人，装扮素静，人品端方，年纪有五旬开外，就知是云老爷的夫人。小姐见问，往前走了几步，口尊：“诰命。”他就照着推车的老者商量之言说了一遍。陈诰命闻听点头说道：“原来是父亲出名卖女。既是如此，我就留你使用便了。”果然云夫人给了五两银子。老者立了一张文书。老头儿谢了小毛四钱银子，各自散去。自此以后，云老爷夫妇却也欢喜，因他和秀兰相似，将小姐另眼看待。这且不表。

且说恶贼蔡护被水小姐刺死，佳人脱逃，到了次日早饭时候不见房中动静，又不开门，几个仆妇丫鬟走来一齐说道：“大爷与奶奶成亲，此时还睡觉不成。”内中一个有年纪的说道：“小丫鬟夏莲你进去看看。”夏莲走到门前将门一推，里边并没插着，侧身进去望里一看，把小丫鬟吓的跌了个跟头，爬起怪叫说：“不好了！你们快进来看看，大爷被人杀死，满床上都是血了。”

【蔡家家人听说罢，轰去七魄走三魂。疾溜古咚往里跑，一齐进了洞房门。探头探脑往里看，满床腥血躺一人。蔡护身死双合眼，喉头刺中脸似金。还有把，带血宝剑扔在地，房中不见女钗裙。料他不能远处去，脚小焉能脱了身。大爷死的还不久，急忙去，捉拿凶手莫消停。又叫地方将官报，铁皮鼓前来问原因。】

一邻有事，四邻不安，一个村里谁不知道谁家。蔡护被人刺死家中乱嚷乱闹，高二闻信走来问了缘故，急忙叫地方前去报官。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二十七

话说蔡家奴仆把房门关好，不敢擅动，只等着官府相验，才敢装裹。众人各处寻找水小姐，并无影象。这且不提。

且说知县听见人禀报：“城外聚贤村蔡员外与水月婵完婚，半夜里水月婵刺死蔡护，惧罪脱逃。”知县闻听，又与书办王判官商议，三日之内吃了蔡家一笔赃银二百两。高二过付交给恶奴刁保，只说水月婵原是明媒正娶。田知县验了尸伤，蔡家收拾入殓，开丧披孝，择日出殡。不敢埋贼囚在村外，只等拿住凶手才能原案。

赃官堂上表签，差了两个捕役张昆、赵三，到了水宅用手击户。叫了半日出来一个老者，年纪有七旬上下，吁吁带喘。开了大门，水治定睛细看是两个差人，说：“二位上差到此有何公干？”张昆说：“我们奉县尊所差，到此着拿凶手蔡水氏。”水治说：“我家老主人不在家，现在监中，我家那有凶手

，想是二位找错了门了。”赵三说：“你这里不姓水，难道姓火不成，不用望我们装样了，我们一定要人。”水治说：“上差小老儿这件事不明白，还求二位把原由对我说明。”赵三说：“告诉你，你家姑娘把蔡护刺死了，大概情节如此。”水治说：“我家姑娘半月以前渺无踪影，各处访问不知下落。”张昆说：“咱的官差要紧，那有工夫听这些闲话。你既是他的家人，就得问你。”说罢，怀中取锁，就要望脖子上套。赵三说：“伙计锁他作什么，他一个有早晨没晚上的老头子，拿了去也不中用，不如另去捉拿凶手还是正理。”张昆这才揣起锁来说：“看你年老留个相遇，且装壶酒我们喝了好走。”

【院子水治年纪老，人情事事尽明白，就知差人要想财。无奈之何把口开，我家内，没有正主难款待。我是个，家奴那里有资财。既然二位要喝酒，少不得，当个钱来送上差。说罢走进房里去，不多时，拿着衣服走出来。】

老头子拿了一件衣服，就烦差人拿去当了四百铜钱，交还票子，二人连个生受不道。院子水治听见这个信息，才知小姐的下落，定是被人哄到蔡家被奸行刺。如今又不知逃往何方。只见丫鬟秋香回到家中，院公就把原由告诉一遍。秋香说：“够了够了，方才我若在家，差人定然拿我前去。”院公说：“此时还不妥当，只怕县里还有人来询问，如今你且躲开只等事情平定，你再回家罢了。”秋香说：“有个主意在此，我有个舅母现在开封府城里居住，是个寡妇，我若到那里躲避躲避，那时见景生情，再作道理。”

【书中简短不多讲，小秋香，打点行装别院公。急忙出门登途路，潜身要到府开封。舅母家中来住下，暗里打听主人公。书中按下闲言语，再把公差另表明。】

按下秋香隐藏开封府。再说两个差人，离了水家，捉拿凶手，并无头绪，少不得出城走走。刚出了城，遇见高二，让进酒铺，喝了两壶。高二说：“你二位想必要拿凶手？”“正是。”高二说：“水家可曾去过吗？”差人说：“已经去过并无影象。”高二说：“我听说离城正西上水月庵里有水家的香火，你二位何不到那里找上一找。”两个差人点头，又喝了会子，才出铺。高二会了酒钱大家分手。

【两个差人出酒铺，依着那，匪类凶徒高二言。说说笑笑往前走，要到那，水月庵中找一番。道路不远来的快，古庙禅林在眼前。】

二人来到山门，张昆说：“咱们且别叫门，惊动里边，万一凶手闻知躲藏。须要想个主意才好。”转念中，又说：“有了，这庙后的墙壁倒塌，跳过墙去有何不可。”赵三说：“使得，使得。”

【两个公差商议定，连忙走到庵后边。跳过豁口往前走，举目留神听又观。活该无事生出事，院中站立女钗裙。张昆一见犯思想，水家女子在此间。庙

里的，尼姑都是光脑袋，这一个，定是凶手躲尼庵。相罢轻轻来说话，他那里，悄悄有语叫老三。二人商议不怠慢，慌忙展步到跟前。大声吆喝拿凶手，几时潜逃在此庵。害死人命真胆大，岂不知，王法无私律例严。不用多说快些走，老爷拿你问根源。二人说罢不怠慢，从怀内，掏出无情锁一般。立把佳人来锁上，登时间，吓的佳人魂上天。庙内的，老少尼僧出来看，大家齐来问根源。两差人，如狼似虎来站定，不容问话眼睁圆。说道是，休要多说快退后，窝藏凶手反装憨。母秃驴，枉自念经把佛念，要知道，犯法怎得善容宽。说着说着望外走，登时拉去女红颜。】

两个差人不容分辩冤枉，冤哉！把一个苦命离家的小姐拿往衙门。佳人总要站住，说明原故，衙役并不容他。列位明公，这就是戴发修行的秀兰云小姐，差人当是水小姐在此躲藏，故此锁拿前来。到了衙门，正遇赃官坐堂，二人上前跪倒禀明，田知县分付带上堂来。

【县官分付带凶手，皂吏青衣喊一声。立刻带上云小姐，赃官举目看分明。只见他，素袄罗裙多雅致，风流体态又轻盈。又见他，蛾眉愁锁娇无语，杏眼秋波两泪倾。战兢兢，心中害怕双膝跪。田县官，坐下开言喊一声。】

大凡做官的人要审事之时，先看犯人的形容善恶，再考查言语谈问，务须心平气和，才能辨是非屈直。田知县原是个愚卤之人，又贪赃受贿，遇见这种官府未曾坐堂，恨不得把大堂喊的震塌了，这才问事。闲言少叙，田知县自己在堂上，先就喊了一声，也不问青红皂白往下开言，叫声：“水月婵你因何嫁了蔡护，不肯依从成亲，反倒杀死亲夫，是何原故？藏在水月庵中，只望脱过怎得能够。今被拿获，给我从实说来。倘若不招，定要动刑拷问。”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二十八

佳人顶替坐监牢，只为红颜薄命招。

瑞林进京去应试，报仇雪恨债难消。

话说知县在公案上瞧见云小姐在阶下站着，这个贼把眼一瞪，狗嘴一张，一声断喝说：“那个女子还不跪下么？你把那谋杀亲夫的情由快些实招，免的三推六问。”

【云小姐，闻听知县上面问，有语开言老爷称。奴家不是水姓女，寄住尼庵在庙中。员外蔡护不知晓，杀人行刺又何曾。只求老爷想情理，另拿凶手问分明。奴本是，随父上任到别省。走到这，一阵狂风突然起，父女分散难相逢。尼庵以内暂留停，等着家内来寻找，得便就要转回城。老父差人错拿了，我并非，水家女子去行凶。知县听罢微微笑，嘴硬丫头叫两声。分明杀死你亲夫，内中各自有隐情。谅你不肯说实话，须得要，拷打严审问口供。不见棺材不

掉泪，不到黄河心不明。分付两边快拶起，问出情由定罪名。青衣一齐往上跪，围住佳人不放松。拉起十指套上拶，佳人时下把魂惊。哎声不止流痛泪，两边衙役就拢绳。十指尖尖难禁受，一阵昏迷闭双睛。疼的他，腰肢乱颤流香汗。疼的他，粉面阵阵紫又青。昏了半晌又苏醒，叫声冤枉请留情。堂上县官冷冷笑，说道是再若执迷定不容。】

知县说：“这个丫头，再若不招，还要叫你吃别的亏了。”小姐闻听，哭的颈颜难抬，高叫：“青天老爷没有的事情，我并不姓水呀！老爷。”

【云小姐，十指尖尖疼难忍，珠泪双双痛断肠。口中连把青天叫，望祈据理细参详。奴家并非水氏女。为什么，定叫屈招把罪当。老爷呀，你乃一县民父母，养儿育女作亲堂。将来高升别处去，邯郸县，脱靴盖庙立祠堂。万民衣来万民伞，千秋万古姓名香。为什么，拿着张三当李四，拷打平人混遭殃。怜悯革命饶了罢，感恩诵德竟焚香。县官坐上听说罢，大声喊，丫头你敢抗公堂。】

知县叫声：“大胆的奴才，小小年纪下得这样毒手，事情败露还不招承，你竟敢忍刑受苦。叫两边给我夹起来。”两边复又动手。书办王判官口尊：“老爷，这女子既不招认，暂且不必加刑，把他收监。明日差人到水月庵，把庙内尼僧锁拿前来与他推审。他就不姓水，问他留的何人之女。况且庙中既有水家的香火，水月婵的下落，尼僧必然知道。再动严刑拷打，不怕不招。”县官说：“这也说的有理。”分付将女子收监，立刻发签一枝，仍叫张昆、赵三前去锁拿尼姑，早堂听审。说罢，退堂。

次日早晨，两个差人将尼姑五位全拿到大堂，把秀兰提出监来，僧俗六人异口同音：水月婵逃走，不知下落。县官问：“为何擅自收留俗家女子，必有原故。”老尼西来说道：“此女并非水月婵。因他随父亲上任，途中遇见大风刮散，失迷路径来到我庵，等着本家找寻，就叫领去，并无别的原故。他姓韩，在庙中住了有一年了。”知县听了这些言语，也就没了主意。悄悄叫声：“王书办这事如何审问？”

【县官一时无主意，又与书办细商量。女子他说不姓水，尼姑言词也相当。再若夹打还照旧，不得凶手怎完场。审了这个问那个，本县天天竟坐堂。水如镜，贼情一案还未了，又出来，女子行凶事一桩。赃官说罢一席话，书办说老爷再思量。】

书办说：“老爷，如今水氏行凶，惧罪脱逃，若不定案详报，定有承审不理的罪过。且水如镜还在监中，贼情一案也没审结，现在这个凶杀案件又和水家有关，一时难以判明。且不如将错就错，所有人犯一概收监，不用再审。但恐审不出口供，不但有承审不理的不是，还有诬良为盗的参罚，不如径行收监

，竟把他们俱各定罪上报，一则可以结案，二则又免了隐瞒不报承审不理的参罚。只要保全前程，管他是非屈直。望老爷三思再想。”

【好一个，万恶滔天王书办，说的那，县官时下喜非常。说道主意真不错，算计巧妙比我强。坐上立刻就分付，罪犯收监再主张。及时打点把堂退，书办也就进班房。提笔就把口供定，这些人，有如做梦在黄粱。且不论，杀人书办赃知县。再把那，负屈秀兰表一番。】

且说云小姐头一日在监中整整哭了一夜，十指被拶疼痛难言。监中漆黑如同阴司，抬头举目，胆战心惊，心如刀割。

【佳人独坐监牢内，想后思前两泪淋。可怜十指受了拶，筋骨疼的似摘心。想起父母多悲惨，苦死爱女秀兰身。曾记得，菩萨救我留柬帖，说道是，有日团圆见故人。故此尼庵暂耐守，不成望，平地风波大祸临。杀人水氏在何处，把奴家，赖作为非行刺人。自幼父母多娇养，怎受得，十指刑伤真刺心。佳人哭的如酒醉，不亚如，断线风筝针刺心。】

女牢头在旁解劝多时，秀兰方才止住泪痕。这时，只听得稀里哗唧进来了五个戴锁的尼僧。云秀兰认的是水月庵师徒，不由的一阵心酸，二目落泪。

【云秀兰，一见西来心酸痛，不由二目泪纷纷，口内连连尊师父，可怜我，无故遭屈真苦情。虽然昨日没招认，大约赃官不肯容。西来闻听刀剜胆，呆睁二目泪直倾。不言师徒齐伤感，把话暂停另表人。书中再说何人等，御史云宅明一明。】

西来老尼师徒五人和秀兰小姐在监中哭成一处。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二十九

话说御史云行瑞和陈夫人在家闲坐，忽然想起买的那个丫鬟，分付掌家婆给我把那新买的女子叫来。家人答应一声把月婵小姐领至阶前，望着云公双膝跪倒。

【仆妇领进水小姐，老夫妻，一齐闪目看佳人。只见他，虽然贫寒多稳重，不像那，田妇山姑与村民。肉香躯，全无半点轻狂气。俏神儿，别有一宗典雅文。明显着，百美千娇羞切切。暗藏着，三真九烈意沉沉。柳眉儿，恨锁春山愁暗举。杏眼儿，泪含秋水倍有神。不擦脂粉天然俏，不同寻常女人们。只见他，脚步轻盈柳腰摆，轻开小口启朱唇。花姿招展深深拜，燕语莺声老爷尊。转身又把夫人拜，老夫人，连忙相掺把话云。】

夫人见小姐行礼，满面堆欢，说：“我的儿，你不必行礼。”月婵闻言，立身在旁边侍立。夫人望御史开言说：“老爷，我看此女容貌非寻常可比。”

【仁慈夫人腮含笑，眼望御史把老爷尊。这女子，投身认主非所愿，作婢

为奴非本心。你看他，眉头紧皱定忧虑，眼泪汪汪岂无音。若将此女为奴婢，据我观瞧不忍心。你和我，年过五旬将老迈，可喜他，年方二九正青春。怎能将他青春误，背地怨我恨终身。惹的平人生议论，暗损阴功得罪深。】

俗语说的好，一言兴邦，一言丧邦。陈夫人这一喜欢，把御史提醒，满面堆欢说：“夫人说的有理，依夫人怎样一个主意，下官领教。”夫人带笑说：“妾有一言，望老爷裁夺。”

【夫人未语先带笑，开言有语把夫尊。我看此女多沉重，不同寻常女钗裙。一定心地多良善，不是忘恩负义人。来的正是好机会，这是他，生来造化命有因。女儿秀兰无踪影，把他认作女千金。将来招婿成半子，眼前暂且作双亲。跟着妾身堪作伴，习学针线讲经文。选上个，文武全才乘龙婿，郎才女貌好婚姻。事事周全得其所，也显得，你我疼他一片心。夫人说罢一席话，只等老爷把话云。】

云御史说：“夫人此事正合我意，就是如此。”

【陈夫人，闻听御史他依允，心中欢喜笑颜生。眼望月婵把姑娘叫，我的儿，快来拜见你天伦。水月婵，走上前来忙叩首，四起八拜认双亲。这佳人，磕下头去腮流泪，燕语莺声把话云。把我这，下贱身躯来抬爱，叫孩儿刻骨不忘恩。恩上加恩深似海，却叫奴家怎么禁。粉身碎骨难答报，也只是，早晚焚香祷告神。愿爹娘，福如东海长流水，寿比南山不老松。叩拜已毕平身起，陈夫人，就叫小姐换衣裙。急向妆台去梳洗，打扮的，粉妆玉琢难描画。只见他，复到堂前重施礼。云老爷，分付厨下设杯巡。家人答应不怠慢，连忙擦桌不消停。中堂当时设酒筵，云公夫妇饮杯巡。水小姐各敬三杯酒，御史云公把话云。阖府男女称小姐，和我亲生一样同。若有不尊我的话，一字言差打断筋。众家人齐把堂来上，口尊小姐和夫人。不言月婵得了地，把话暂停另表人。】

且说公子王瑞林在苗员外家教书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就有一年有余。把苗栋教的进了学，中了个案首。员外十分欢喜，亲朋庆贺，自不必说。这日清晨，田员外分付安排酒筵酬谢公子，父子二人亲到书房把公子让在上面，分宾主坐定。

【叙礼已毕分宾主，家人时下献茶羹。不多一时摆上酒，美味佳肴色色新。虽无烹龙与宰凤，肉山酒海一样同。员外说，酒薄菜淡不成敬，略表父子一点诚。分付苗栋快斟酒，略谢恩师教诲恩。公子说，皆因员外阴功大，将来还要上青云。些许微劳何挂齿，学生该当尽尽心。苗栋敬罢三盏酒，宾主快乐饮刘伶。员外说，既蒙先生不见弃，放量开怀饮几盅。公子说，员外赏食我尽领，不敢装假闹虚情。他二人，畅饮开怀说闲话，苗员外，有语开言问一声。】

员外说：“先生明秋乃乡试之年，进京应试吗？”公子答道：“学生十载寒窗，为的是此时，明年岂有不去之理。”员外说：“明年先生进京求名，我一客不烦二主，还求先生把小儿携带学习学习，不知尊意如何？倘蒙应允自当重谢。至于车马人夫盘费自有老汉料理，不用先生操心。”公子口尊员外：

【公子闻言呼员外，在上留神请细听。尊府居住一年半，多蒙照看我学生。令郎跟我这件事，学生怎敢不应承。但只是，功名大事难预定，得失有命苍天情。王瑞林，一则求名去赴考，二来京中去认亲。恐怕耽误令郎事，不得相随转回程。京中若是羁绊住，倒叫我，受人之托无始终。】

员外说：“先生不必为难，我叫犬子跟随先生进京，进场之时恳求照应，但能完毕科场，老汉岂敢过望。先生投亲，任遂其便。”公子心中大喜，点头应允。这日酒阑席散。自此以后公子感念员外敬重斯文，十分尽心与苗栋讲说诗文。不觉五个月的光景，又到了冬尽春回。

【光阴似箭催人老，日月如梭口赞少年。世上江山不改色，不知人换几千般。公子秋围要赶考，见了员外便开言。说道是，趁着春光时令好，须当早早赴京间。员外点头说有理，打点行装全在咱。】

公子与苗员外议要进京乡试，苗任闻言点头应允，说：“此事交于老汉”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三十

话说王公子择定二月初十日起身，员外叫人预备车马收拾行装。到了这日，员外前厅摆酒饯行，拿出了三百两纹银，路上盘费。苗栋主仆三人和公子王瑞林一同起身，离了卫县，径奔北京大路。

【师徒登程离卫县，直奔京都大路行。行程正是三春景，河开冰化水流清。荡荡和风吹人面，丝丝细雨撒黄尘。果然是，饥食渴饮登途路，日日行程旷野中。又只见，乱乱纷纷白杨树，飘飘荡荡柳垂金。来来往往穿花蝶，闹闹哄哄莲蕊风。辽辽远远云中雁，呢呢喃喃燕子鸣。芳草地似锦绣毯，杏花村醉渔樵人。师徒俩，只为功名贪念重，势必要，不辞跋涉奔途程。朝登古道复古道，未见红尘有红尘。那日正走抬头看，望见京都锦绣城。】

王公子与苗栋主仆四人，那日天交平西时分，过了卢沟桥，望见都城。师徒进了彰仪门，只见城内大街十分热闹。那些作买作卖，轿马车辆，客旅经商，滔滔不断，果与外省不同，真乃是京畿大邦，实在繁华。

【师徒们，进了彰仪门一座，果然热闹不寻常。走着走着天色晚，西方坠落太阳星。主仆要寻找客店，忽听得，道边招呼有人声。他说道，我家店房新翻盖，带五连三正面厅，桌椅床帐俱齐备，裱糊新鲜无臭虫。前后院落多宽敞，草料俱全大马棚。或晕或素佳肴饌，茶水热汤全齐备，服侍殷勤又热情。来

者接风去送行。店帐分明有紧让，饭钱多不相争。相公在此住了罢，错过咱家少主人。师徒闻听止住步，带领家人进店门。店小慌忙接行李，让到房里掌上灯。掸去灰尘净了面，清水漱口点茶羹。歇息片时用过饭，师徒闲谈店房中。书中不言王公子，急回来，再把段三明一明。】

且说断路鬼段三崩了蔡护一套新衣二十两银子，偷上了北京，又逛了几日。这一日在前门大街吊桥边看热闹，对面来了一个人说：“段弟，你几时来的。”把段三吓了一跳，抬目观瞧，不是别人，就是本村住的姓陈，名叫柱儿。段三连忙执手说：“陈大哥数年不见久违，不知你在何处发财？”陈住儿说：“你怎么到了北京？先到酒铺喝上三杯，叙谈叙谈。”段三说：“很好。”二人迈步走进酒铺，拣了个干净座位，对面坐下，要了两壶酒，几样果品，过卖的送至面前。段三先给陈柱儿斟上，自己也斟了一杯，二人饮酒叙话。

【陈柱开言道，叫声段老三，因何离故土，情由对我言。段三听说罢，仁兄请听咱。只因无运气，难忍这饥寒。人说京都好，遍地是银钱。因此把京进，特来混吃穿。小弟进京七八日，无有住处少机缘。再过几日盘费尽，那才活活坑死咱。但能得个安身处，我若忘恩上有天。段三说罢又斟酒，陈柱时下便开言。】

列位明公，这陈柱儿来到京师里，鬼混了几年，仗着狐朋狗友，拉蓬扯纤，弄了几两银子，在南城谋干了一个小马充当。所有本地的富户居民遇有红白事情，他就前去看门伺候，打闲杂儿讨些赏钱。本地的居民给他送了个混号儿叫作陈不动。闲言少叙。陈柱儿听段三之言说：“段兄弟，你今日遇见劣兄，算撞着了。不知你要干个什么应运，有钱是有钱的来历，没钱是没钱的办法。段弟，我不怕你恼，若讲作买作卖你是棒槌吹火一窍儿不通。你若有钱，仗着你这点机灵劲儿，在贡院中买个差使当当倒也罢了。若论上等差使，使费五六十两银买个番子捕役充当，月间凭怎么也有个二十两银子进门。若论愚兄，这们一个差使，不过使费二十两银子，其名叫作小马。凭怎么这一个月也得个十几吊钱。总是各有巧妙不同，事情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还望贤弟斟酌。”段三说：“不瞞哥说，小的此时也不过有十数两银子，恳求兄长怎么调停调停才好。”说罢，从怀中掏出了十两银子递给陈柱儿。陈柱儿接将过来说：“段兄弟这件事真真凑巧，我的一个朋友名叫李五，现在御史门上听差，他如今因身子有病前日望我说要告退。贤弟如肯充当，不过花十二两银子，月间也有十数吊钱的来项。不知贤弟肯拿不肯？”段三大喜说：“蒙哥抬爱，小弟无不应允，只求急快才好。”陈柱儿说：“段兄弟这件事全在我，明日一早还在此处相见。”说罢，又喝了两壶，段三会了酒钱，彼此分手而去。话不可重叙。次日，段三在酒铺中等候陈柱儿。二人相见，陈不动说：“此事给贤弟说

妥了，就是明日当差，你还得找补二两银子。”段三就补了二两银子，要了壶酒饮了一回，说了回闲话。段三会了酒钱，二人出铺散去。这且按下不表。

【按下这，段三陈柱且不表。再说那，苦善良民田县官。只因为，听了恶吏书办话，一切良人关在监。云秀兰，替了月婵水小姐，正是姓李戴张冠。正要打点把堂坐，府里有文把案翻。赃官正自来分付，只见门子跪面前。】

田知县正要升堂把水秀才这宗供案审问详府，只见门子跪倒，说：“禀老爷今有彰德府来了一张谕帖，请老爷过目。”田知县打开公文，见上面写道：

【彰德府正堂，为晓谕事：准布政司咨文，派邯郸县知县田子寿急赴河岸，率领民夫前去筑堤，不得稍有迟缓，切勿至于参处。】

田知县一见连忙分付收拾行装。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三十一

话说田子寿看完谕帖，分付收拾行李车辆，带领恶奴刁保星夜前去应差，把水月婵刺死蔡护的这件公案竟自搁起。这且不表。

再说王公子师徒下在店中，净面已毕，天色已晚，秉上银灯，店主人预备下酒筵给二人接风。店主王老者来在上房见礼叙坐，睁睛细看师徒。

【店主抬头观仔细，目视前来应考人。但只见，师徒不过二十岁，相貌斯文在妙龄。这一个，面如傅粉多聪俊。那一个，面似美玉有精神。这一个，眉清目秀多文雅。那一个，眉高眼大貌惊人。这一个，鼻子中正如悬胆。那一个，眉间两道圣贤文。这一个，唇似丹珠牙排玉。那一个，相貌丰盈耳有轮。一个个，举止安详斯文样，动转挪移性情温。一字方巾头上戴，可体蓝衫是苏绫。腰系丝绦鸳鸯扣，足登朱履趁云跟。店主看罢黉门客，暗暗夸讲两三声。】

店主带笑说：“二位官人请问尊姓大名，家乡何处？”王公子说：“在下姓王名瑞林，河南永宁县人氏。这位姓苗名栋，直隶卫县人氏。我们进京功名投在宝店，万望仙东照看一二。不知仙东贵姓大名？”老者说：“在下姓王名广益。”说罢，叫人把酒席整了一桌摆在上面，执壶在手，师徒二人面前将酒斟满赔笑说：“二位官人，水酒寒菜不成敬意，略表在下一点诚心，官人请酒。”二人把酒干过，王公子提壶在手回敬店东，老者干过说：“在下本该奉陪，家务匆忙，不能久坐，万望恕罪。”公子赔笑说：“店东请便，我们自饮罢。”店主告辞而去。师徒连日赶路身上劳乏，吃了几杯各自安歇。

到了次日早晨，梳洗已毕，用了早饭，手下人来回话说：“禀示老爷和少爷，顺天府出了告示，在正阳门贴挂，为的是报名领卷。打听明白特来报知。”公子说：“贤徒，咱进城去看看告示是在那里报名领卷，多咱入围。”苗栋闻言，心下欢喜，想着不枉进京一场，正要看看城内的繁华。连忙站起，分付家人用心好生看守行李。二人出离店门竟扑大道而来。

【师徒二人往外走，出离招商旅店门。一直径奔正东走，珠市口儿往北行。瞧见正阳门一座，师徒抬头看分明。三街六巷人烟广，尽是经商买卖人。茶馆酒楼丝弦响，宦家子弟伴红裙。生药铺对油盐店，茶坊酒肆闹哄哄。杂粮店配纸马铺，银楼缎店列西东。挂面店对茶叶铺，金珠古玩重经营。衣冠整齐人物俊，礼貌谦和典雅文。都说北京繁华胜，果然景致不同寻。一眼看不尽城外景，进了京都正阳门。师徒走着抬头看，甕圈内，两面大牌挂路东。白粉庄严写大字，笔挥断章写的精。左边写，能算今年魁元客，右边写，善卜头名状元红。匾上写着悬机字，卦名双奇参五行。】

公子王瑞林和苗栋看见悬机子的招牌，望苗栋说：“贤徒，你看这个算命的好大话，何不进去算算，看看流年，今科中啊不中。”苗栋点头说：“师傅言之有理。”王公子往前紧走几步，望悬机子说：“先生烦劳给学生看一看今岁的流年。”

【公子上前忙拱手，开言有语叫先生，替我学生看一看，今岁流年吉和凶。先生闻言忙站起，悬机子，卦盒举起摇三通，口中暗暗来祝赞，祷告虚空过往神。古圣先贤留《周易》，专与人间报吉凶。可有凶爻起白虎，卦中吉兆现青龙。金钱只听连声响，先生留神看分明。】

悬机子摆下金钱，观瞧爻相，坤位地变了，兑为泽，巽为风，变了乾为天。说：“官人你有何事前来问卦？”公子说：“在下不辞千里而来，为今科会试，不知功名如何？”悬机子不由的笑客满面说：“官人我先给你报喜，并非奉承于你。让我把这卦里说明，官人自然明白。现时四月，己火当令，日干一位初爻，青龙动，主有喜事临身。大凡应考之人最喜官文两旺。此卦主官人高中鼎甲。”

【老者说，我看此卦多顺利，保管你，鱼龙变化任飞腾。公子闻言心欢喜，开言有语叫先生，相求给我看八字，细细占算我终身。今年现交二十岁，三月十八午时生。悬机子听完八个字，有语开言把话云，据我细看你贵造，不是寻常以下人。宦门之子宦家后，祖上根基德行深。

官人乃是九岁运，多见刑伤先克父亲，一十四岁逢败运，人离财散各西东。最怕到了十八岁，险把残生性命坑。多亏你的福命大，死里重生两世人。离乡背井多劳苦，幸喜处处遇恩星。今岁应该交好运，眼前不久就升腾。等到今年秋九月，保管平地上青云。寿过古稀官一品，久后子贵又孙荣。】

瑞林听悬机子之言，心下敬服，算的果然不错。望苗栋开言说：“你也占算占算。”苗栋依言投地一恭口呼：“先生也给我占算占算。”那悬机子又把卦盒摇了九摇，倒出来摆在桌上。

【排下金钱看爻相，屈指寻闻算的明。八卦穷通天地理，六爻搜尽鬼神惊

。五爻居静初爻动，原来卦上动青龙。天喜红鸾有好处，高攀丹桂上青云。官人你若不凭信，我把悬机讲个明。】

悬机子说：“官人这个卦看来，管许连科及第。”苗栋听了十分欢喜，连连称谢，拿出二两纹银打发卦礼，辞了悬机子往北而行。只见城墙上贴着告示，上写着：

顺天学政为晓谕事：照得本年八月会试。临迩天下举子务于六月内到本衙门投卷，填写履历，不可迟延。特示。

二人看罢，记在心中，回店房安歇一夜。次日早晨梳洗已毕，公子对苗栋说：“贤徒，我今日要去探亲。”苗栋口尊：“师傅既要探亲，门生也不能相陪，差张全、李义二人跟随师傅前去，未知意下如何？”公子满心欢喜说：“很好。”用了早饭，公子带领两个家人出店门，进了顺城门。一路打听云御史私宅而来。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三十二

瑞林云宅去认亲，月婵小姐配婚姻。

东斗星官中皇榜，亲点河南作代巡。

话说公子王瑞林告辞了苗栋出离店门，带领张全、李义竟奔顺城门而来。进了顺城门，经过西单牌楼往北行。

【一路打听云御史，人人说，家住四牌楼以东，地名叫作红罗厂，走进胡同第二个门。主仆听说忙道谢，一齐忙往正北行。过了牌楼往东走，转湾抹角进胡同，走着走着来的快，来到云宅御史门。书中不说王公子，且把那，御史夫妻明一明。】

这一日，水月婵来到上房问安，赶上陈夫人忽然想起秀兰小姐，不由的一阵伤心，二目中纷纷落泪。

【陈浩命，这日房中闲说话，想起亲生女秀兰。不由眼内双垂泪，太太一阵好心酸。娇儿不知何方去，音信全无在那边。娇儿呀，来了罢么来了罢，为娘的，裂碎心肝实难言。月婵小姐忙施礼，母亲连连尊一番。为何无故心酸痛，老人家少要痛伤惨。夫人闻听这句话，倒把个，浩命时下哭软塌。手拉月婵将儿叫，欠身扶起女钗裙。】

御史云公一旁也解劝了一回，这才止泪停悲。只见家人上前跪倒说：“老爷太太在上，府门外来了一位年幼的书生，带领两个仆人，他自称是西台御史王老爷的公子前来认亲，现在府门求见，特来禀报。”云御史闻听不由吃了一惊。

【云公闻听家人报，不由着忙吃一惊。呆了半晌无言，心中暗转自沉吟。曾记前年秋八月，差云义，去上河南永宁县。我只说，接取女婿把亲就，完

了儿女大事情。不想家人空回转，枉去河南走一程。据他说，张氏夫人身辞世，万贯家财被火焚。只剩孤身王公子，奴仆分散各西东。多亏监生黄大寿，资助公子王瑞林。二人一同把京上，共过黄河水猛紧。失脚踏河水淹死。瑞林一命赴阴城。这事云义捎回信。今一日，为何又来了王瑞林。越思越想感蹊跷，叫来云义把话云。】

云公十分为难，说：“出去，把云义叫来。”云义跪倒口尊：“老爷，叫奴才有何使令？”云公说：“你说王公子死了，为何今日又来认亲呢？”云义望上磕头口尊：“老爷，奴才奉命到了河南访问本处居民，都说公子水淹而死，因此奴才回来。奴才吃了熊心豹胆也不敢撒谎。”云公分付把认亲的公子请到书房相见，家人答应来到王公子的跟前，躬身说：“我家老爷请公子书房相见。”

【公子亲郎心欢喜，暗把弥陀念几声。云公今日把我请，这段姻缘是有成。公子想罢往里走，带领家人慢慢行。脚踩甬路过影壁，举目抬头见大厅。御史云公留神看，目视书生王瑞林。只见他，头戴儒巾镶碧玉，可体蓝衫紧罩身。黄绒丝绦腰中系，齿白唇红貌超群。耳方鼻大天庭满，目秀眉清有精神。一派斯文藏秀气，骨骼清奇似贵人。云公看罢心暗转，看相貌，仿佛当年王瑞林。】

御史细看公子果然不错，心中暗暗夸讲说：“王年兄生了一个成器之子，将来必然光宗耀祖，可见上天有眼，可惜我女儿渺无音信。”老爷想够多时，欠身离座，下了大厅。公子投地一恭，云公用手相掺，把公子让上去，分宾主坐下。家人献茶，茶罢搁盏。云老爷说：“贤契，方才家人来报说，你乃是王年兄的公子前来认亲，你把那始末原由对老夫讲来。”公子离座一恭到底，口尊：“大人在上，容晚生细禀。”

【公子离坐身躬背，大人在上请听言。七于王公是我父，祖居原籍在河南。嘉靖年间曾中举，龙门高跳会登连。初任翰林庶吉士，身作皇家六品官。亲点巡城为御史，爱民如子量宏宽。只因本参严阁老，当今万岁变龙颜。谪贬为民不录用，一口浊气染黄泉。我与寡母回故里，晚生奋志念书篇。不想寡母身染病，又遇家园被火焚。老母惊吓病更重，悠悠一命丧黄泉。殡葬我母完了事，土地房产尽卖完。本地监生黄大寿，前来求教到门前。监生大寿要赴考，预备车辆和盘缠。定要我，结伴同行将京进，正是前年六月间。黄大寿，带领家人名刁保，与晚生，路上殷勤非一般。纵然辛苦不在意，受了些，渴饮饥食非等闲。只因避雨投旅店，与黄生饮酒闲叙谈。只因为，晚生多贪几杯酒，醉后狂为太不堪。却不该，卖弄家传温凉盏，谁知惹下祸大天。次日黄生安歹意，渡过黄河北岸边。过河说是彰德府，前行来至县邯郸。偏遇老天下大雨，错

过宿头无处眠。避雨住在观音庙，将我勒死赴黄泉。温凉宝盞拐了去，不知如今在那边。公子越说心越痛，止不住，口吐悲声泪如泉。】

王公子越说越痛。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三十三

话说王公子说到被害之处，只哭的说不出话来。云公也落泪伤心，说：“贤契，你说的前半节原故不错分毫，后半节原故乃是你被害倾生，我听见人说你并非黄大寿害死，乃是与黄大寿一同抢渡黄河，失脚落水身死，况且人死不能复生，你把这原故细细说来我听。”

【公子闻听云公问，控悲躬身尊大人。黄贼起意害了我，拐去家传宝贵珍。将我扔在观音庙，主仆逃遁影无踪。幸喜晚生不该死，遇见慈悲观世音。老母救苦施灵应，起死还阳又复生。神人之言往东走，离了邯郸小县分。偏遇着，日落黄昏天色晚，看看无处可安身。借宿遇见苗员外，留我教馆恩情深。员外为人极忠厚，伊子苗栋甚聪明。相随受业中案首，门徒年幼入黉门。员外设席将我谢，我在苗宅整二春。今年秋围来赴考，告辞员外财主翁。临来设酒把行钱，又托我，带同伊子进京城。师徒下在招商店，前来奋志求功名。今日进城到尊府，特意前来为投亲。晚生已往从前事，大人想情心下明。云公听罢将头点，有语开言贤契称。】

云老爷闻听公子之言，察言观色，乃是真正亲郎，心中暗暗为难，想：“今日暂且支吾过去，再作主意。”云老爷带笑开言说：“贤契，方才听你说的来历倒也明白。”连忙分付看酒过来，“我与公子洗尘，痛饮三杯。”家人答应一声。

【连忙擦抹调桌椅，中堂让坐列杯盘。上几道，山中走兽云中雁。陆地猪羊海底鳞。虽无烹龙与宰凤，酒如沧海肉似山。老爷擎杯让公子，水酒一杯望包含。公子回言说不敢，酒到杯空一齐干。敬了头杯吃二盞，三巡已过便开言。御史云公呼公子，款待不周莫憎嫌。公子说，岳父隆恩如天大，小婿心中甚不安。云公说，不知黄贼在何处，拿他治罪理当然。公子说，当日被害邯郸县，将我勒死急逃窜，不知今日在那边。云公誓要追逃犯，细查此人访根源。公子闻言忙道谢，翁婿彼此又闲谈。饮酒中间天色晚，看看红日垂西山。公子告辞忙站起，口尊岳父请听言，今日天晚回旅店，异日前来再请安。老爷闻听腮含笑，公子留神听我言。既然告辞不饮酒，且随尊便转回还。过几日，老夫差人搬行李，我与贤婿再叙谈。公子闻听忙答应，带领李义和张全，出了御史宅一座，到了街前奔正南。】

御史云公打发公子去后，回转后堂，腹中暗想，说：“这倒是一宗为难之事。”

【御史回至后堂内，心中暗转自沉吟。思想今日这件事，倒是为难事一宗。有心不认王公子，又负年兄王顺生。秀兰我儿今不在，难与公子说底情。左难右难难杀我，活活难坏我当身。一着错来着着错，一见不明见见混。悔只悔，当初我的主意错，最不该，另与花宅匹配婚。女儿秀兰多烈性，暗自私逃影无踪。既不愿意花家去，你就该，望着爷娘细说明。未知生来未知死，明月路花无处寻。眼前若有娇儿在，何至磨牙费嘴唇。御史想到为难处，不由叹气打唉声。】

云公十分为难，一想何不与夫人商议商议，眼望使女说把太太请来。不多时夫人来至房中。云老爷把公子认亲的话对夫人说了一遍，说：“下官为此事实在为难，特和夫人商议。”

【御史云公长叹气，叫声夫人听下官。今来瑞林王公子，本是御史后辈男。有心不肯将他认，又负当年昔日言。欲待今朝将他认，又无亲生女秀兰。生死存亡无准信，这件事儿甚为难。特请夫人来商议，有何良谋指教咱。】

诰命口尊：“老爷，若论女儿，或生或死，叫人难以猜了，只可慢慢打听。眼前之事，若依我的愚见，不如将桃代李，移花接木，将观大姑娘顶替与他，倒也两全齐美。一则不负所托；二来也免多少唇舌；三来义女也得嫁夫投主。”云老爷闻言，不由的心中大喜，说：“夫人的高见不错。”

【诰命说罢前后话，御史云公甚喜欢。夫人此计真奇妙，移花接木把事完。我看那，义女观姐生的好，与女儿，年貌相当真一般。事已至此无其奈，将桃代李做一番。分付家人和仆妇，不许声扬往外传。走漏风声机关泄，定把奴才打一千。按下御史房中事，再表闺中水月婵。忽然想起从前事，佳人无话自寻思。奴家年长十八岁，机巧心灵性不愚。杀了蔡护身逃难，遇见了，推车老汉姓观的。将奴装在车儿内，一夜行程到京师。认为父女将我卖，卖在了，御史云公私宅里。诰命夫人多慈善，认为义女把恩施。虽然奴家得了地，到底心中不着实。害的奴，老父不知在不在，一家分散各东西。地北天南不见面，生死存亡总不知。佳人越想越忧虑。只见那，丫鬟前来把话提。】

小姐正在房中思想家中事，只见使女春花走进绣房。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三十四

话说春花口尊：“姑娘，万千之喜。”小姐满面含嗔说：“春花，我乃闺中之女，喜从何来？”春花说：“小姐不必动气，自然有个原故，我才敢说。若把这件事说出来，保管你喜之不尽，乐之有余。”

【春花带笑尊小姐，留神在上请听言。今有河南王公子，永宁县内有家园

。只为上京来赶考，投亲离家到此间。定下我家大小姐，云王二姓结姻缘。老爷误听传言，说是公子丧黄泉。因此逼迫云小姐，改嫁花门后辈男。我家小姐不愿意，无穷大祸顷刻间。今日来了王公子，款待酒饭在堂前。虽然认了王门后，老爷心中甚为难。要把小姐配公子，良辰拣选把婚完。眼前不久红鸾兆，郎才女貌并头莲。月婵闻听红了脸，低垂粉颈带羞颜。用手指定春花骂，浪嘴七舌胡乱言。佳人正把春花骂，陈氏夫人到面前。】

佳人一见慌忙站起，夫人归坐，小姐一旁侍立。夫人带笑口呼：“我儿，老身有件大事与你商议。”

【夫人未语腮含笑，叫声娇儿你是听。虽然你是我义女，和我亲生一样同。今有一件大喜事，前来与你说分明。有个河南王公子，人品相貌甚超群。世代书香名门后，御史西台后辈根。现在进京来赶考，高攀丹桂跳龙门。若依老身这件事，我把你，许配公子王瑞林。女貌郎才堪作对，休误这段好婚姻。我们主婚为此事，招赘公子进宅中。完成你的终身事，不知我儿可依从。月婵闻听夫人话，登时羞的脸通红。佳人害臊不言语，粉颈低垂不作声。】

夫人说：“我的儿，终身大事不必碍口害羞，到底你愿意不愿意，只管说来。”小姐口尊：“母亲奴家终身大事，任凭母亲作主。”

【月婵闻听夫人问，带愧含羞把话云。我奴家，多蒙父母来抬爱，认为义女似亲生。粉身碎骨难答报，作女儿，岂肯任性背亲心。终身大事有父母，那有个，女儿自己定婚姻。母亲只管拿主意，孩儿无有不依从。诰命听罢佳人话，心中欢喜面含春。老身但有一句话，嘱咐娇儿紧记心。休要说你是义女，只说你是母亲生。佳人闻听说遵命，母亲不必细叮咛。】

月婵说：“母亲不必叮咛，奴家知道。”陈氏出房而去。丫鬟春花见诰命出房，口尊：“小姐，到底我撒谎了没有，方才还屈骂我呢？”

【佳人闻听春花话，粉颈低垂无语言。口虽不言心欢喜，暗暗只是叫苍天。我若配了王公子，真是天定美良缘。瑞林本是宦门子，文章锦绣紫云烟。有日成名登金榜，将来一定作高官。按下月婵心欢喜，再把那，东斗星官表一番。】

王瑞林带领着苗宅家人回归旅店，见了苗栋，把云宅认亲一事说了一遍。苗栋心中大喜，连忙置酒给王公子庆贺。

【苗栋分付预备酒，庆贺临凡东斗星。你一盏来我一盏，师一巡来徒一巡。饮酒中间闲说话，店中暂住等回音。单等着，拣选良辰和吉日，去到云宅招赘亲。那时有安身处，与贤徒，同居一处讲诗文。苗栋闻言身躬背，朝上深深打一恭，一切全仗恩师力，趁着闲暇且用功。】

师徒饮酒二更才散，一宿晚景不提。到了次日清晨，苗栋就与王公子置买

衣衿，预备云宅就亲之事。这且不提。

云公夫妇商议停当，要将月婵小姐匹配王公子，妆奁俱都齐备，择了良辰吉日，就差家人接取公子。公子满心欢喜，更衣打扮，告辞苗栋，坐跨雕鞍俊马。苗栋相送进了顺城门。苗栋说：“弟子暂且失陪。”

【不言苗栋回旅店，且说公子王瑞林。进了顺城门一座，加鞭匆匆往前行。一直不往别处去，径奔了，御史云公府大门。离鞍下马人通报，御史亲身往外迎。翁婿见面甚欢喜，携手一同上大厅。见礼已毕分宾主，家童立刻献茶羹。公子擎杯看左右，留神仔细看分明。但只见，结彩悬灯多齐整，设摆桌椅和围屏。亲戚朋友无其数，锦衣花帽甚鲜明。俱是同寅文和武，前来贺喜闹哄哄。奴仆小厮来回跑，茶酒张罗脚不停。新娘出来天地拜，叩见父母感恩情。不多一时摆上酒，美馔佳肴色色新。上几道，山中走兽云中雁，陆地猪羊海底鳞。虽无烹龙与宰凤，肉山酒海一样同。安息已毕先敬酒，亲朋贺喜笑盈盈。锣鼓一响唱大戏，头一出，麒麟送子下天宫。二出天官将福赐，三出五代受恩容。戏罢房上亲朋散，天色黄昏秉上灯。丫鬟来把新郎请，瑞林迈步往后行。】

仆妇丫鬟前来说：“请姑爷进洞房。”王公子告辞亲友，往后就走。

【但只见，灯烛辉煌光灿烂。四壁周围雪洞糊，古董玉器案上摆，架上棋画与书琴。一眼看不尽房内景，公子进到洞房中。佳人才子先坐帐，先喝交杯酒一盅。又吃了，子孙饽饽长寿面，忽听醮楼起了更。丫鬟仆妇都退去，两位新人默无声。瑞林仔细看小姐，端详是否似仙妹。只见他，娇羞无语千般俏，风流美貌似仙姑。黑##，乌云俏挽盘龙髻。一层层，难为佳人怎么梳。黄澄澄，压鬓金钗飞彩凤。颤巍巍，耳垂金环镶宝珠。金灿灿，身穿大红绣花袄。飘洒洒，香裙八幅百花图。娇滴滴，芙蓉粉面细又嫩。红芙芙，小口樱桃一点朱。细弯弯，两道蛾眉如新月。白生生，糯米银牙玉不如。俊俏俏，秋波杏眼花含露。瘦怯怯，腰肢无力须人扶。尖生生，十指春葱如嫩笋。一捏捏，金莲窄小步难舒。公子看罢水小姐，喜坏了，金榜题名美丈夫。】

王公子看罢小姐，不由的满心欢喜。王瑞林带笑开言口称：“小姐。”

【瑞林看罢心欢喜，带笑开言把小姐称。今与书生偕连理，姻缘注定非偶然。但愿你我同偕老，举案齐眉过一生。佳人闻言偷眼看，目视才郎王瑞林。只见他，天庭饱满是贵品，地阁方圆福不轻。面如冠玉才情富，眉清目秀有精神。佳人看罢心欢喜，暗暗夸奖两三声。夫妻二人成婚配，一宿晚景到天明。次日清晨堂前拜，瑞林磕头谢岳翁。岳父岳母俱拜罢，夫妻回房诉衷情。过了三朝和五日，便向云公把话云。】

王公子这日忽然想起门徒苗栋，就和云御史说明将苗栋请入云宅，收拾了三间房，以便叫他主仆居住。苗栋到了云宅，拜见了云公，就和王瑞林师徒二

人温习经史，预备考试。

【师徒奋志攻书史，一心努力为功名。昼夜加工不疲倦，展眼工夫一月零。师徒俩，顺天府里挂了号，考期八月在中旬。宗师下马科场进，一个个，领取三卷不消停。至场屋，按题齐把文章作，王瑞林，生来颖悟性聪明。果然是，才高八斗超云汉，游刃有余夺锦尊。三场完毕出贡院，龙虎日，金榜高贴有了名。苗栋中是九十五，王瑞林，会试登科第六名。师徒二人中进士，报入云宅御史门。一连三报来求赏，喜坏云公老夫人。月婵小姐手加额，房内焚香拜谢神。公子家中打听信，单待殿试入词林。九月初三殿试了，亲郎奋志显才能。龙廷对策成魁首，传胪中了状元红。这正是，龙门高跳三级浪，平地春雷响一声。状元领班朝天子，万岁山呼谢圣恩。嘉靖皇爷龙心喜，好一位，才貌双全小俊英。金殿御赐皇封酒，状元跪饮酒三盅。蟒袍玉带君王赐，鬓插金花两段红。那日身赴琼林筵，游街三日过皇城。拜过了，文庙就把同年会，吏部宗师把礼行。诸事已毕参帝主，圣驾跟前来谢恩。】

嘉靖皇帝见公子王瑞林才貌双全，龙心甚喜，传旨：“今科状元，乃是河南永宁县人氏，可以不必回家祭祖，朕就点他为河南巡按，节制全省。榜眼探花及前十八名进士俱入翰林院授职，其余进士皆入礼部报名挑选。”这且不表。

且说王巡按谢恩出朝，归到御史宅中，就把天子点他为河南巡按，钦限紧急，三日内就要起身的话告诉云公夫妇一遍。云公叫人置酒备筵给巡按饯行。云公夫妇陪着巡按小夫妻饮至黄昏，酒阑席散。夫妇对面坐下，月婵小姐口尊：“相公，妾有一件天大的冤情告诉夫主，千万休要泄露消息。”瑞林吃了一惊，口呼：“贤妻，你守着父母，如何有天大的冤情？下官不明倒要领教。”小姐说：“听妾言来。”

【小姐见问长叹气，只把恩爱夫主尊。提起妾身冤枉事，相公留神仔细听。祖居河南彰德府，邯郸县内有家门。幼年丧母遭不幸，父亲名叫水清心。院子水治看门户，使女秋香随妾身。只为那年春三月，奴与老父去上坟。聚贤村中名蔡护，他是光棍头一名。只因见奴生的美，烦高媒，前来见父强求亲。爹爹差人去打听，闻知蔡护似凶神。只因老爷心不愤，去找高媒把理平。虽知媒人多万恶，怀仇记恨在心中。调唆恶棍贼蔡护，安排毒计害天伦。将父判入贼情案，暗托贼官田县尊。知县枉法图贿赂，革去衣衿动大刑。就中取事行奸计，将奴诓进蔡宅中。丫鬟院子不知晓，恶贼蔡护起淫心。与奴强要偕连理，妾身直是不依从。听说爹爹丧监内，未知虚实假和真。恶贼起心逼的紧，料着有死并无生。急中生出一条计，奴家佯许把婚成。将贼灌的酩酊醉，刺死奸贼一命坑。可喜贼家无人晓，夤夜间，悄步潜行走出门。害怕走了好几里，脚小体

弱怎么行。旷野荒郊渴又饿，准定一命赴阴程。活该妾身不该死，难里呈祥有救星。遇见推车一老者，须发皆白有七旬。将奴装在车儿内，半夜三更到北京。认为父女将我卖，卖在云宅御史门。身作丫鬟为使女，身价卖了六两银。听见说，云宅小姐无踪影，将奴顶替女亲生。云公夫妇多慈善，更比亲生分外疼。虽然妾身得了所，并不知，老父存亡死和生。这是奴家冤枉事，我的夫，这里情由可听明。瑞林听罢前后话，他那里，有语开言问一声。】

巡按口呼：“贤妻，这件事可是实吗？”月婵说：“妾身岂敢说谎，还望夫君休要对岳父岳母说明此事。若果上天怜念，到河南与老爷报仇雪恨，那时再与云公夫妇说明此事，也见得恩义两全。今日虽然妾身泄漏此事，也是万不得已。相公且休改常，形于颜色。”巡按说：“贤妻不必叮咛，下官知道。”

【今将起身赴河南，先到彰德府县城。访问水宅这件事，因何无故遭冤情。审明案内人几个，清自清来浑自浑。剪除土豪和恶棍，定拿赃官田县尊。】

巡按说罢一席话，喜坏小姐女钗裙。不知不觉天已三更，夫妻就寝，一宿晚景，不提。到了次日早晨，梳洗已毕，有人跪倒说：“今有五城察院荐送四名吏役在钦差大人门上听差。”巡按分付：“带进来。”手下人不敢怠慢，把四人领至阶前，磕头齐说：“小的段三、白二、陈柱、郑胡，奉上司差来伺候大人。”巡按分付起去，四人平身在门外伺候，叫人预备车辆人夫。到了次早，拜辞了云公夫妇，钦限紧急只得携眷起身，同年官员都在十里长亭。钱行已毕，径奔河南大路而行。

【嘉靖皇爷爱才子，钦点他，代天巡守在河南。亲赐绣龙旗两面，御笔亲提写对联。左边写，净除土豪和恶棍；右边写，访拿赃吏与贪官。又赐一口上方剑，先斩后奏有威权。沿路的，文武官员来护送，可见得，人生富贵忽然间。论走也得好几日，书中那用片时间。那一日，来到河南彰德府，钦差下了马雕鞍。巡抚人马进公馆，这不就，恰动合城文武官。】

钦差到了河南彰德府，下在公馆之内，早已惊动合城文武官员前来迎接按院。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三十五

钦差按院访邯郸，捉拿赃吏与贪官。

温凉宝盞归本主，报仇雪恨庆团圆。

话说巡按王瑞林到了河南彰德府，合省官员迎接钦差进了公馆。不多时，传出话来说：“本院因受风寒，身体欠安，一切官员免见。等发牌，上任之时再行参见。”谁敢不遵，俱各回避。且说王瑞林记着水如镜这段公案，不知生死存亡，如何定罪。想来想去，拿定主意：“我今扮作儒流秀士，亲身私访，有何不可。”

【三思想罢主意定，钦差时下把衣更。戴上儒巾蓝衫换，假扮秀士一簧门。带领书童人一个，要到邯郸访事因。不骑马来不坐轿，主仆二人步下行。这日来到县城里，前来访问众民情。】

主仆二人进了县城，到了担花巷，就问水秀才在那里住。旁人用手指说，在路北第三个门内居住。钦差闻听就和书童说：“你到水宅门上，就说开封府祥符县王秀才前来拜望。书童答应去叫门。院子水治开门说：“尊驾何人，到此何事？”钦差就答言说：“水老相公在家吗？”水治定睛观看，并不认识，说：“我家老主人因遭官司现在监中，待老主人官司完结，再去回拜。”

【院子说罢一席话，抽身就要把门关。钦差一见忙拉住，暂且稍停有话言。我与你主人常来往，至今相别好几年。顺便到此来探望，不曾望，水爷因事遭了官。到底所犯因何事，就里情由对我言。若有什么冤枉事，告诉水爷不费难。与你衙门去告状，保管官司把案翻。水治听罢前后话，他那里，叹气唉声把话言。】

水治开言说：“既是官人要问老主人犯事情由，此处不是说话之处，且进房中，待我细细说来。”

【钦差让进房中坐，水治有语把话云。官人既问这件事，听我从头说实因。老主膝下有一女，年方二九正青春。那日正在家中坐，姓高媒婆来说亲。城外有个蔡财主，要娶个，名门小姐到家中。太爷若是将亲许，择个良辰把礼行。家主说，你虽前来求亲事，且等我，打听明白送信音。高媒无奈出门去，老主差我到聚贤村。蔡护是个无赖鬼，凶恶光棍头一名。主人听说十分怒，去找高媒把理平。媒人自知理亏损，央求主人回家中。过了无有半个月，知县差人请主人。到了县堂见知县，赖主人，窝藏窃盗与贼同。革去衣衿将刑动，屈打成招画口供。带上了，素不相识二贼盗，名叫李玉田和牛同。证着我主是窝主，使了盗贼二百银。使女秋香出门去，我到监中看主人。我家小姐无踪影，去向不知无处寻。找了三天并三夜，听见说，蔡护被刺死家中。差人到处拿凶手，提到小姐乃唤名。拿去尼僧人五个，还有个，戴发修行女钗裙。秋香上了开封府，知县出差未回程。】

瑞林听罢说：“原来如此，这件事明显屈情。我今指你一条明路，求你主人写个状子。现在新科状元亲点河南巡按，姓王名瑞林，也是河南人氏，现在彰德府下马。不久发牌，办事最清廉。你要救主人别辞辛苦，往彰德府呈递状子。钦差发牌之日，不要害怕，前去伸冤告状，保管官司翻案。”水治口呼：“官人就烦你写张状子，果然主人官司完结，必要登门叩谢。”说罢，将纸笔拿来，巡按提笔写了一张状子，递给水治，连忙告辞，说：“等老相公回家，学生再来看望。”扬长而去。水治送出巡按，将门关上，走进房中坐下，

【院子水治心暗想，不由辗转自沉吟。今日来的这秀士，并没会过这个人。细查此人言和语，必定认识主人公。相貌端正品格好，为人说话甚忠诚。他叫我，星夜去上彰德府，专等钦差王太巡。指引叫我去告状，前去鸣冤救主人。若是终能沉冤雪，倒是一宗好事情。舍掉这把生灵骨，也只是，听命由天难认真。院子水治胡盘算，五夜天明爬起身。】

水治天明起来，折变了几百钱，到了县衙去探望老主人。低言小语把要往彰德府巡按跟前告状的话说了一遍。如镜说：“你几时去？”“奴才明日就去。”老者点头。院子又给了黄银三百钱打酒喝，托付照看老主人，这才回家。

到了次日，收拾行李锁了门，径奔彰德府而来。

【不言水治登途路，再把钦差表表他。自从离了担花巷，按院前行到县衙。虽然邯郸县分小，人烟稠密甚繁华。主仆游玩多一会，按院钦差直觉乏。二人齐把茶馆进，拣个座儿要喝茶。茶馆里，吵吵嚷嚷闹喧哗。作买作卖论生涯，士农工商人都有，你言我语把话答。钦差留神听左右，只听背后人喊喳。按院回头观仔细，二人对坐也喝茶。这边厢，坐的相位公门客，未曾说话露黄牙。身体魁伟高又大，南方人氏话呱呱。那边厢，坐着一人十分丑，驴脸衬着大下巴。秃着脑袋毛无有，一张大嘴话结巴。这个说，只因敝友遭不幸，洞房花烛被人杀。那个说，连累旁人真不少，至今凶手未曾拿。这个说，现今老水在监内，还求王兄帮助咱。那个说，不知高兄何见教，望弟说明好应答。这个说，蔡家这场人命案，善罢甘休怎能压。那个说，高兄此事虽托我，只怕费嘴又磨牙。这个说，我替朋友将仇报，还求仁兄把主意拿。那个说，衙中上下人不少，众口难调弟怎答。这个说，小弟愿出银二百，任凭老兄你开发。那个说，皆因人多使费少，叫我作难没有法。这个说，到底老哥何主意，对弟说来好应答。那个说，银子只要三百两，老水性命定然花。二人说罢哈哈笑，交易告成又喝茶。】

这是铁皮鼓高二与书办王朝俊说话，钦差在旁边把话听在心里，心下着忙。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三十六

话说高二吞了蔡护家财，要替他报仇，与书办王朝俊商议谋害水老者。谁知今被按院听见，这也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且说钦差大人心中暗想：“亏我前来私访，不然水老者性命休矣。待我再听他二人说些什么。”高二对王朝俊说：

【高二有话开言道，叫声王哥你是听。

这件事儿托付你，多咱前来听信音。

朝俊见问开言道，此事须得七日工。

明日与他断牢饭，过了三天递病呈。

那个尼姑一样治，管叫老水赴阴城。

高二听罢将头点，就是七日听回音。

这是银子一百两，事完以后再找清。

说罢二人离了坐，出了茶坊一座门。】

钦差见二人出了茶坊，主仆二人会了茶钱，回到公馆。且说水治早晨起身，竟奔彰德府而来。

【按院主仆且不表，再说忠心老家人。不辞辛苦登途路，进了彰德古郡城。逢人就问王巡按，打听钦差信和音。人人说，钦差虽然下了马，未曾上任办民情。只等着，明日良晨黄道日，只怕钦差要出巡。按下水治我不表，再说私访王太巡。得了水家真实信，发牌次日要出巡。文武官员得此信，一个个，昼夜奔忙不暂停。都府带领四喝道，府县州官前站行。副参游击合前护，带领挂甲众官兵。指挥对对排马道，开路锣鸣十三棒，御仗龙旗左右分。金瓜钺斧朝天蹬，童子金枪列几层。一对金戈一对棍，鬼头刀下垂红樱。花捍金枪悬宝位，弓叉撒袋两边分。肃静回避牌四面，清道旗摇舞蔽空。前有八对扎街马，后有衙役与官兵。左边是，杀人斩犯刽子手，右边是，拿官绑将虎贲军。回事官员捧圣旨，钦差印鉴两边分。前护后拥人不少，大轿八抬快似风。上打曲柄黄罗伞，照定了，奉旨钦差王太巡。合省军民齐来看，一个个，携男抱女乱纷纷。这个说，闻听这位王巡按，家住河南县永宁。那个说，看来不过二十岁，宦门子弟好出身，才貌端方果超群。那个说，河南得了好巡按，又要平安过几春。按院今日上了任，巡巷已毕又巡城。大道寻查来的快，官衙不远面前迎。辕门响了三声炮，按院下轿把堂升。耳内只听人呐喊，冤枉冤枉不住声。】

巡按说：“什么人申冤，巡捕官何在？”巡捕官参见说：“卑职伺候。”“快些给我接状上来，不可难为于他。”巡捕官答应一声，将水治带上堂来，接过状词呈上。巡按看罢，就分付将水治且带下去，等明日把人犯聚齐再行审问。回头就望彰德府知府说：“本院常常听得人言，邯郸县知县田子寿贪赃，恶吏王书办玩法。”知府闻听此言，只吓的面目更色，抖衣而颤。按院分付指挥使二名，带领一百名捕役去拿知县田子寿、恶奴刁保、书办王朝俊，还有行贿的高秃子，蔡护的家口和水如镜等一干人犯，一名不许漏。务要明日解到，后日听审。倘若迟误限期，定要重处。指挥答应一声：“卑职谨遵。”带领捕役如飞而去。到了次日，将知县田子寿恶奴刁保刑房王朝俊贼盗牛同、李玉田、高媒婆、高二、蔡护的家人、水清心、水月庵尼僧五人还有云秀兰，一齐解到府堂叫人看守。次日早晨，只听辕门三声炮响，堂上锣鼓几棒，钦差出堂归坐。只见指挥上堂回话说：“将一干人犯俱各拿到。”巡按分付将犯人名

单拿来，过堂点名。按名点罢，说：“先带窃盗牛同、李玉田听审，其余人犯俱在班房伺候。”两边喊堂威。二贼跪在案前。钦差一见不由心中大怒，将惊堂木一拍，骂声：“恶贼你诬害良民，何人主使，快些与我从实招来。”

【钦差座上心大怒，手拍惊堂响连天。两个毛贼齐叩首，按院青天请听言。小的二人同一伙，牛同和我李玉田。京师禁地王法紧，一齐奔走到河南。那一日，偷了当铺银三百，复又顺路到邯郸。缎子铺，偷了两匹青绿缎，遇见差人叫金三。活该事犯要倒运，我俩被捉见县官。审了一次没定案，后来叫我把人攀。王书办，亲到监里通了信，他叫我，攀出姓水老生员。若是说出水如镜，你俩官司把罪宽。实指望，说出水老将罪免，又谁知，倒把小人囚入监。这是我们真实话，按院跟前不敢瞒。】

钦差立刻分付将书办王朝俊带上来。两边高喊说：“犯人进！”王朝俊跪在堂下。巡按说：“牛同、李玉田，你说王书判可是此人不是？”二贼连忙磕头说：“就是此人。”钦差分付把二人的口供记下，把二贼带下去。按院分付把高秃子带上堂来听审。衙役把高二带到堂上跪下。

【高二睁眼望上看，不由着忙吃一惊。但只见，按院犹如阎罗殿，钦差好像五阎君。掌剑指挥天神样，堂上书办判官形。廊下皂吏如小鬼，门子亚赛夜叉形。高二跪在大堂上，巡捕衙役报一声。】

钦差望下观瞧，认的是前日与王书办商议要害水老者的高秃子。开言问说：“你叫何名？”高秃子说：“小人叫高二。”按院微微冷笑，把惊堂木一拍说：“好一个恶贼，竟敢向王书办行贿害人，把详细情况，从实招来，免的三推六问。”

【高二听说吓一跳，不由着忙暗吃惊。往前跪爬两三步，按院连连尊又称。小人并无这件事，冤枉冤枉屈死人。分付两边抬夹棍，哗喇喇，撂下萧何大五刑。一夹棍，夹的恶贼昏过去，也夹了，恶吏书办卖法人。王巡按，不住吆喝望下问，快些招来画口供。你害秀才水如镜，本院心中件件明。有何情分托知县，知县受过多少银。实实招来免受苦，再若不招又加刑。二人不住将头叩，按院青天尊又称。别听旁人虚言语，恶口谎言不可听。巡按听说这句话，望下开言分付一声。】

钦差见高二与王书办不肯招承行贿害人之事，大喝道：“日前，你等在茶馆谋划结果水老的性命，行财纳贿，本院亲眼看见。你二人挺刑不招，指望赖将过去，怎得能够？人心似铁，官法如炉。”分付再给我夹起来。两边一声叫喊，把二人复又夹起。这一次夹棍太狠，二人如何禁受？登时二人疼的顶梁骨三魂出窍，七魄冒烟，双合二目，昏将过去。皂吏上前套上脑箍，将头掀起，对面就是一口凉水，二人倒抽一口冷气，慢慢的苏醒过来。未知如何，下回

分解。

三十七

话说二人苏醒过来，睁开二目，只觉浑身发木，下半截竟如泥塑一般，全不是自己的筋骨了。按院复又问说：“你二人招啊不招？再若不招就用杠子敲了。”两边三班捕役一齐喊叫：“快招！”

【钦差又叫快招认，高秃子，浑身热汗似笼蒸。两手抓地直刨土，心中好似滚油烹。口中直把大人叫，按院息怒且从容。暂且松放将刑住，小人情愿尽招承。钦差听罢将头点，望下分付住了刑。】

按院闻听高二之言，分付把刑具给他松放，叫他从实招来。二人磕头口尊：“大人。”

【高二难把刑来受，情急无奈吐真情。

望上磕头尊按院，口内连连叫大人。

只因小人多寒苦，相遇蔡护作宾朋。

遇见父女将坟上，盘席打坐在埃尘。

只因女子生的好，蔡护观瞧动了心。

央烦小人打听信，家乡名姓对他云。

连忙央烦高才鹄，水家宅内去求亲。

谁知水老不应允，反倒不依骂媒人。

钦差闻听这句话，望下开言问一声。】

钦差望下问说：“高媒婆拿来没有？”指挥说：“高媒在班房以内。”钦差分付：“把高媒婆带上来对词。”不多时，高媒跪在堂上。按院说：“高二，你说的高媒婆可是他吗？”高二说：“就是此人。”高媒嚷说：“青天大人别听高二的話，与小妇人无干。”按院分付掌嘴，左右发喊，只听口劈口劈叭叭连声响，打的顺嘴流血。两边喊说：“高二望下说呀！”

【高二复又开言道，大人在上请听着。那日水老登门骂，气坏老鹄高媒婆。见了蔡护加坏话，无理言词信口说。蔡护闻言心大怒，登时气的直哆嗦。要和老水作硬对，央烦小人把人托。无奈县中寻刁保，求他早晚和知县说。想个方法害水老，情愿花银三百多。知县贪脏受了贿，望大人，问问书办就明白。】

高二说：“嘱托知县家人刁保是小人所为，至于传水如镜屈打成招收监定罪，大人问王朝俊便知。”钦差座上开言说：“王朝俊如实招来。”

【钦差座上忙分付，叫声朝俊快实云。书办这里将头叩，按院青天在上听。只因高二托刁保，设计要害水清心。一包银子二百两，告诉献给田县尊。已将情由一说透，本官知县就生心。呼唤小人来分付，暗托那，贼盗玉田和牛同

。私改案卷行毒计，要害老者水清心。次日开堂审贼盗，水老受罪县衙中。革了秀才把刑动，押在南牢监禁中。这是小人真实话，再问高二便分明。】

钦差望下说：“高二快些招来。”高二供道：

【只因水老在监内，复又商量定机关。他听着，水宅院子出门去，差人诓哄女红颜。我到水宅去撒谎，说道是，水爷受罪在堂前，烦我前来送个信，立等姑娘有话言。月婵不辨真和假，连忙上轿走如烟。将他抬进蔡宅内，强逼佳人偕凤鸾。谁知月婵他不允，闹的他家不得安。蔡护着急无主意，与我又定巧机关。商量就把谣言造，老水病死在南监。指望佳人绝了念，顺从蔡护结姻缘。谁知佳人多性烈，刺死蔡护命归泉。夤夜脱逃无踪影，次日黎明去报官。作作相验埋尸首，访拿凶手又花钱。小人行贿银三百，托付书办王判官。谋杀亲夫定罪案，凶手不得案怎圆。各处访拿水氏女，到了水宅一尼庵。公差见了俗家女，不容分说走上前。又拿尼僧人五个，一齐簇拥到当官。公差当堂消签票，知县升堂问事端。高二说到这句话，按院复又向书办言。】

按院说：“王朝俊，这是你的所为，你可以从实说来。但有一字含糊，我叫你杖下毙命。”王书办望上磕头，口尊：“大人听禀。”

【说道是，知县当堂审女子，无端苦拷动非刑。女子供称不姓水，杀人行刺不知情。知县不肯再究问，与尼姑，一齐关入监禁中。只望朦胧完此案，将俗女，顶替水氏女钗裙。谁知黄河开了口，知县出差两月零。直到如今此事犯，少不得，咱俩承招画口供。钦差听罢一席话，有语开言喝一声。】

钦差把惊堂木一拍，说：“人来！”把这两个奴才再给我夹起来。”两边高喊，二人望上磕头，口尊：“大人我们所供是实，并无谎言。”按院说：“前日你二人在茶馆里商议，要在监内谋害水老者的性命，本院尽知，快些与我招来，免得皮肉受苦。”二人闻听，吃了一惊，就一五一十说将上去。按院点头分付记下口供，将二人带下去。又命将恶奴刁保、田知县带上来听审。登时田知县主仆二人跪在堂上。大人望下观瞧，心中纳闷，原来是黄监生、刁保，正是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，带怒开言，故意问说：“田知县你是何方人氏？”田知县口尊：“大人，卑职是河南永宁县人氏。”钦差说：“我且问你，本县有个饱学秀才王瑞林，你可认得吗？”田子寿闻言吃了一惊，勉强说：“卑职不认得。”钦差一声断喝“哇！满口胡说！你抬头看看本院是谁？”

【巡按座上微冷笑，骂声恶贼瞎眼睛。抬起头来看本院，想当初，你起鬼心天不容。田子寿抬头看一看，原是当年王瑞林。虽然说，福态貌变官袍衬，离不了，二年以前旧形容。看罢之时魂离体，悠悠顶上走当然。半日回过一口气，不由歔嘘叹连声，天网恢恢疏不漏，是我今日恶满盈。】

钦差说：“田知县，你报你的真名上来。”县官一口咬定说：“卑职叫田

子寿。”按院分付给我掌嘴。”上来两个衙役，一连四五个嘴巴，就打的知县顺嘴流血。按院说：“快些报名上来。”知县还说：“卑职名叫田子寿。”按院分付把这恶贼拉下去，重打三十再问。

【王按院，坐上法位无名动。如雷堂威喊连声。分付两边拉下去，重打三十莫放松。左右两边齐呐喊，阔步撩衣往上行。近前拿住田知县，撂倒丢翻嘴按尘。中衣退到踝子骨，大腿臀间搁上刑。两个按着一个打，一个旁边数的清。虽然不是杀人剑，损人皮肉断人筋。一气重打三十板，血水横流满地红。恶贼仍然不招认，高喊诬赖不住声。】

按院大怒，气往上涌说：“这个贼真正可恶，死在眼前还要强辩。”分付看夹棍上来，“给我把他主仆一齐夹起。”

【两边只听人呐喊，似虎如狼一大群。

三根木头分上下，两腿高擎搁上刑。

一背一拢煞住口，嫌松又用脚来蹬。

二人时下真魂冒，泥丸三窍走当中。

半晌回过一口气，心中好似滚油烹。

暂且松放将刑住，卑职情愿吐实情。

按院闻听将头点，望下吆喝住了刑。】

按院分付住刑，两边松了夹棍，叫恶贼招供。田知县望上磕头说：“卑职叫黄大寿。”按院说：“快给我从实招来。”未知如何，下加分解。

三十八

话说王按院闻听田知县报出真名，说：“这就好说了，快些从实招来。”

【恶贼难把刑来受，情急无奈吐真情。卑职名叫黄大寿，家住河南永宁县。当日与按院常来往，商量赴考进京城。只因看见温凉盏，卑职起意生歹心。半路途中天气变，忽然大雨似盆倾。观音庙里暂避雨，大人困倦睡朦胧。卑职忽起杀人意，差刁保，勒死钦差王大人。得了宝盏将京进，献给阁老相府中。认了年七为义父，改姓更名为县尊。我只说，阴阳相隔难见面，谁知道，对头冤家狭路逢。】

按院分付把口供记下，又把谋害水老者的口供誊写，叫田子寿画押。复又分付将水清心和家人水治、水月庵的尼僧五人，还有顶替水月婵的女子，俱各带上堂来本院过目。

【钦差坐下传钧谕，忙坏公门应役人。一齐答应望外走，带进遭屈被害人。公堂一下都跪倒，参见钦差王瑞林。】

王巡按望下观瞧，男女八人除水治没戴枷锁，下剩七人还戴着刑具，遂分付打去刑具。巡按在座上带笑说：“水老相公受屈了，多亏你的家人替主鸣冤

，本院自有发落，暂且下去。”水老者刚要磕头叩谢，按院连忙叫人拉住，退下堂去。按院眼望被屈女子，细细观瞧，面貌与月婵相仿，说：“那女子姓甚名谁，家在何处，何人之女？从实说来，本院自有道理。”

【秀兰闻听按院问，不由心中暗思量。仔细观瞧王巡按，断事公平甚安详。不如我把实情诉，想来大概也无妨。口内连连尊按院，大人且请听端详。奴家家在北京住，西四牌楼有家乡。我父名叫云行瑞，现任御史佐皇堂。母亲陈氏为诰命，奴家自幼未离娘。从小儿，许给王门为秦晋。我公公，西台御史坐朝堂。本参奸党严阁老，气恼回家一命亡。我婆婆，母子不在京中住，扶灵守孝转家乡。一去八年无音信，奴家父母甚着慌。将奴又许花公子，不依奴家强主张。因此无奈私逃走，为全节义重纲常。观音老母来搭救，河中并没死亲郎。神风送到邯郸县，水月庵里耐时光。投奔西来为徒弟，戴发修行在禅房。庵内养静一年半。不料大祸起非常。不知何人杀蔡护，却叫奴家把罪当。秀兰说罢前后话，把一个，按院钦差着了忙。】

按院闻听秀兰之言，大为惊奇。沉吟多时，一想只须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。主意拿定，说：“怎么的，你是御史的千金，多有失敬，且站立一边，本院自有定夺。”又向尼僧五人说话：“你师徒俱各报名上来。”俱各报名已毕，按院点头说：“出家人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，且把这女子交付于你，倘有他父母前来寻找，管叫他领去。此案已结，与你们无关，回庵去罢。”众尼僧磕头下去。钦差复又分付：“黄大寿一千众犯收监，再听发落。”

【按院退堂云牌响，只听当当掩了门。文武官员俱各散，退出衙门应吏人。钦差回房忙分付，置办酒肴莫消停。差人去请水老者，说道是，本院有话诉原因。连声答应往外走，不多时，进来遭屈被害人。王按院，控背躬身往里让，迎接秀士水清心。老者一见才要跪，按院拦挡不放松。携手揽腕一同走，叙礼归坐分主宾。】

仆役献茶，茶罢搁盏。按院分付：“看酒。”老者说：“大人有何见谕？”按院说：“今日特与老丈乐饮三杯，一则压惊，二则贺喜，三则认亲，四则请和骨肉团圆。”

【不多一时摆上酒，中堂列坐端杯盘。虽无烹龙与宰凤，肉山酒海一样同。酒过三巡菜五味，按院有语便开言。分付快把夫人请，忙坏使女和丫鬟。不多一时脚步响，来了佳人水月婵。凝眸抬头观仔细，留神瞧见父年残。佳人一见心酸痛，杏眼秋波泪似泉。父女抱头将亲认，水月婵，已往情由诉一遍。水老者，才得明白前后事，又悲又喜又伤惨。】

月婵父女相认，王瑞林与水老者翁婿相称，不必细说。这日酒阑席散，到了次早，按院叫人修本一道写书信一封，差人星夜到京，连本章带书信投到御

史云宅。

【御史拆封留神看，字字行行写的全。上写着，小婿瑞林三顿首，多拜上，岳父岳母好金安。只因我，河南全省为巡按，巡察到了县邯郸。遇见了，害我仇人黄大寿，改姓更名作县官。贪赃枉法将民害，书办作弊一齐连。监内搜出一女子，口称是，御史千金云秀兰。小婿难辨真和假，还请岳父到河南，真假虚实对一对，免的父女两挂牵。再求岳父一件事，本章一道奏天颜。事关重大须当奏，请旨才能把案完。年月日时下边坠，御史观瞧吓一蹶。】

御史云公连夜修本告假，前往河南，只称嵩山进香。登时把本写完，到了五鼓，嘉靖爷升殿，把本章进献。当今天子看了告假的本章，用笔批写：“准其前往。”又瞧第二道本章不由的龙颜大怒，传旨：“宣师相上殿。”阁老严嵩在班中听见宣他，连忙阶前拜倒，口尊：“万岁，有何圣谕？”天子把本章递给严嵩，说：“看这上边有个监生黄大寿，拐去温凉盏图宝害命，进给严府得了知县，卖法贪赃，苦害良民。这件事你看如何办理？”严嵩口尊：“万岁，这件事臣有失察之罪，若论温凉盏无非酒杯之类，何足为奇。且臣堂堂首相，为个酒杯就放知县，叫他贪赃坏法，连累为臣，臣虽至愚，岂行此事。望祈万岁龙意天裁。依臣愚见，此必外边小人指称严府诬骗，此等恶习断不可长，务须从重治罪，以戒将来。臣言已毕，望主开恩。”嘉靖皇帝点头说：“卿言甚是。”连忙举笔批写：“黄大寿着追温凉盏交给本主，任内贪赃追赃。入官之后，将黄大寿主仆和书办王朝俊即行正法，将蔡护家下仆人、高媒、高二发往烟瘴之地充军。案内受屈人等每人赏银一百两。朕圣旨一体钦遵。将本章发于提堂，速行传递。”严嵩就叫人把温凉盏装在本章之内而去。

且说云御史夫妻二人，次日清晨径奔河南而来。这且不提。

【不言御史登途路，且把钦差表一番。这日正然升堂坐，忽听人报将旨宣。大摆香案忙伺候，跪倒河南按院官。奉天承运皇帝诏，晓谕今科新状元。追出宝盏归旧主，追赃问罪莫容宽。大寿刁保王书办，立刻正法莫迟延。说亲媒婆高老鸱，蔡姓家人女和男，恶徒光棍名高二，烟瘴充军在外边。庵内受屈众人等，每人百两把恩沾。念罢圣旨将恩谢，传人立刻到南监。将贼绑在桩橛上，杀气腾腾刽子手，斜行腰步望上跑，三个人，刀过头落热血蹿。】

按院得了温凉盏心中欢喜，门上人跪倒：“启上大人，今有御史云老爷到来，特来禀报。”按院连忙迎接出来，让到后堂归坐，问候已毕，设酒款待。说起这些缘故，又把云小姐怎样受屈的话说了一遍。云公夫妇面带愧色，就商量次日要到水月庵认女。话休烦叙，到了次日，按院与云公夫妇来到水月庵，拜了菩萨。尼姑西来迎接按院与云公夫妇进禅堂归坐。

【夫妇进了禅堂内，一抬头，看见亲生女秀兰。老夫人，双手抱住亲生女

，好一似，万把钢刀把肺钻。可怜母女分别后，盼你回家眼望穿。可怜你，知书识礼遵闺训，手巧最会刺凤鸾。可怜你，自幼不离娘左右，独行来到县邯郸。无故遭屈受挂误，身受刑法坐南监。母女俩，悲声惨切喉咙哑，手抱千金泪不干。见了你，五行有救不该死，遇见了，巡按姑爷王状元。今日里，夫妇团圆把夫人作，苦尽甜来自有天。母女悲痛总不止，只见那，尼姑西来劝一番。

】

尼姑劝了多时，母女才止住泪痕。云公夫妻赏了五十两香资。回到按院衙内，就安排小姐与按院成其夫妇。次日拜堂已毕，云公夫妇回转京城。瑞林夫妻三人，到永宁县上坟祭祖，又回到邯郸县重修观音庙。王按院后来升到吏部天官。云小姐生了二子，水小姐生了一子，俱各身登科甲；使女秋香也作了夫人。这是温凉盞的收缘结果。有诗为证：

劝君行善莫行奸，昭彰报应有循环。
大寿害人遭恶报，蔡护行凶一命捐。
月婵烈性人钦敬，秀兰节义两双全。
只因王公怀赤胆，才有后辈子孙贤。